揭陽縣志卷之八上

藝文志

志邑者以邑志藝文非以藝文志邑無關邑之山川古蹟國之

典禮大故雖佳弗載史遷傳屈賈相如之倫皆選錄其文賦而 班掾志藝文乃有目而不具其書蓋史職所 紀惟事與言他非

所及也揭邑人文林立家有鴻篇翁襄敏薛行人郭詹事諸賢

曠代逸才著作最盛而舊志所錄亦僅寥寥蓋猶蘭臺遺意也 今重加蒐羅稍增一二俾政教已然之迹與古人未竟之心胥

由以見亦考鏡得失之林非賣菜求益也志藝文

歲寒堂十二石記

東式 層山人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體磯車牛人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

藝文上

記

揭陽 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沒島中真神 縣 志 卷之入 仙所宅也上生芝

草木皆奇偉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已酉

歲季天章為登守吳子野往從之遊時解貳鄉致政退居於登使人 下將轉海至潮子

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 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舶在岸 近好事能致石者

多矣未有取北海置南海者也

附與吳秀才二書

軾啟遠辱專人惠教具審比來起居住勝感慰之至與子野先生遊 幾二十年矣始以李六丈待制師中之言知其為 人李公人豪也於

諭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為餘事而以鍊氣服藥 世少所屈伏獨與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 爲土苴也僕雖未 而子野一見僕便

揭 能行然喜誦其言嘗作論養生一篇為子野出也近者南遷過眞揚 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自到此日夜望之忽得 感愧厚意無以云喻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 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謂僕日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 其南歸相過少留為僕即可其已得而訶策其所 然此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懸相喜者則附遞 所論孟楊申韓諸子皆有理詞氣翛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 而歸眞子今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雖號為瘴癘地 仲知僕迅掃身心澡瀹神氣兀然灰稿之大畧也有書與子野更督 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為往復之禮但欲芘 來教乃知子野尚在北不遠當來赴約也長書稱道過實讀之赧然 陽縣志 卷之人 藝文上記 未至也此外萬萬 之後杜門燒香閉 一書足矣何至使

又與吳秀才

自愛

則善不肖決不敢當幸察之察之 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知過有粉飾以重其罪此賦自別有所寄 人來領書且喜尊體住勝幷示歸鳳賦興寄遠妙詞亦清麗玩味爽

食燕堂記

按郭叔雲摭程子所取韋家宗會之說匾其樓 合宗人之所陳北溪記之歷叙古人宗法曲折 以詔其宗人各盡 日宗會為歲時會

陳

淳 龍 幾 人 漢

堂日食燕北溪記之畧日

其尊尊親親之誠文多不及錄又取禮經族食族燕之義區其寢

飽德不窮之味在焉 親恩義之至者不可以不知也然睦族者家道之 是堂之建豈姑為一燕之樂而已哉冠婚喪祭必 失為人大體於父乾母坤之下是又同宗相率堯舜之域蓋有醉道 正心之學交盡其至而其所以為學節目在孔孟周程之書者又有 家者又在於脩身焉蓋身者家之則也改過遷善懲忿窒終脩身之 明法則宗人旣燕而歸也必當各正爾學各修爾身各齊爾家以無 相恤推先租所以芘覆之澤使宗人無或顯連之 要務身有不脩家何能齊而所以修身者又在乎 婦別男女正長幼序實齊家之大經內治無本外 病然後為尊尊親 相助貧窮患難必 有致知格物誠意 何能睦而所以齊 一節如父子親夫

明貺廟記

藝文上 記

元

劉希孟編脩

歲時致祭明有敬也故潮路三山之神之祀歷代 衆尤異之乃周爱容謀率巾山之麓置祠合祭前 傳當隋時失其甲子以二月下旬五日有神三人 惠以石爲界渡水爲明山西接梅州州以爲鎭越 國宏庇於民式克至於今日休潮於漢為揭陽郡 皇元統一四海懷柔百神累降德音五嶽四瀆名 姓者白書見三人乘馬而來招已為從忽不見未 古楓樹降神之日上生蓮花紺碧色大者盈尺咸 里有獨山越四十里又有奇峰日玉峯峰之右有 自稱昆季受命於天鎭三山託靈於玉筝之界石 名霖田三山鼎峙其英靈之所鍾不生異人則為 志 卷之人 三 有古楓後有石穴 幾陳遂與神俱化 明神理固有之世 **亂石激湍東潮西** 後改為邑於西北 不忒蓋以有功於 以爲異鄉民陳其 廟食於此其地有 出於巾山之石穴 二十里有巾山地 山大川所在官司

揭 雲中日潮州三山神乃詔封明山為清化盛德報國王巾山為助政 廟宇歲時合祭明道中復加封廣靈一字則神大 黎刺潮徑雨害稼衆壽於神而響答爰命屬官以少牢致祭祝以文 潮之二邑梅惠二州在在有祠歲時走集莫敢追 明肅寧國王獨山為惠威宏應豐國王賜廟額曰明貺勅本部增廣 甲神人操戈馳馬突陣師遂大捷劉繼元以降凱旋之夕見於城上 天果雷電以風銀兵敗北南海以平逮太宗征太原次城下忽觀金 濯靈日以益著人遂共尊為化王以為界石之神唐元和十四年昌 昭其異也水旱疾疫有禱必應旣而假 日淫雨旣霽蠶穀以成織女耕男行行欣欣是神之休庇乎人敢不 明受其賜宋藝祖開基劉錶拒命王師南討潮守侍監王某愬乎神 陽縣 志《卷之八 臺文上 記 人以神言封陳為將軍赫聲 寧自肇迹於隋顯 有功於國也倘矣

靈於唐受封於宋迄今至順王申赫若前日事嗚呼威哉神之廟食 於是邦與山為礪與海同流豈徒日捍我一 二邦 以脩

射圃記

明 張 語 羅典進士

補於尺寸也已射也者禮文之大而恭讓之飾也 禮文之事輟而弗講則恭讓缺而爭訟與雖以才力者起而治之無 將 餘 者侵去蓋十有六七矣前吏於茲土者例視禮文之事為迂濶而力 西連古溝水廣四十餘步袤一百八十餘步歲久變爲鄰居民豪猾 學後地之有射圃舊矣南接明倫堂後地北抵北 相才也則作人之法具矣是故孔子觀於鄉射 軟講射禮雖日觀德而文事武備兼資焉異時 今之學校做古制類有射圃之設有由然也潮 出而為世用者皆 古之庠序絃誦之 而知王道之易易 為海濱鄒魯揭陽 郭官溝東鄰民居

哉逐躬詣其地按圖考志執前之豪猾者示以法與義之所不容者 弊者革而於禮文之事尤所加意焉比以公事按 璽以戶部員外郎出守是郡 一呼吸間善者彰而惡者鄭利者興而 又不足以振之也往往置而弗問識者憾焉宏治庚申清流葉侯廷 前人未成之緒者不一而足而揭陽學之廟貌宮牆迩巍然爲一郡 德左右為廂房而弓矢禮器悉備焉又以其餘力 甲矣亭成將責邑令率師徒以時習禮射其中使斯人復觀三代之 俾之鳩工輪材填凹製凸襲石為階築土為垣而 數十年侵地復於一旦於戲厥功偉矣哉迺授邑 學欲率師生舉行古鄉射之禮諸生有以前弊告 不待威之以五木而悉歸所侵地蓋侯恩信之在 縣志卷之人 藝文上 記 柳亭其中榜日觀 嗣叛尊經閣及成 令王君愷以規制 者侯奮然日有是 行兹邑首謁廟視 人心者久矣於是

禮文之事而已哉由茲邑以風一郡由一郡以風 威於數千載下賈生有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囘心 記余因得論禮文之所關繫之大者如此侯名元 異之政云 天下德澤之被蓋有自矣落成之日王君走生員謝天璵林嵩來請 今日之舉不但寓存羊之意而卒收乎化民作人 厚矣出將入相之才駸駸乎拔茅連茹而起人材 而又有任表率勸賞之責者始見恭讓起而爭訟 蓋必有和敬以為志正之本審固以為體直之用 所能豈不信哉雖然禮必待人而後行也故曰尚非其人道不虛行 爨余忝在寅末熟其爲人蓋博大而宏毅者故其官轍所至軟著卓 之實效焉耳特名 於是平日盛矣則 息風俗於是乎日 使器與人兩相濟 而向道類非俗吏 玉成化辛丑進士 一省由一省以及

董君琰邑博義烏虞君鉳緘書幣走生員徐行林球不遠千里以侯 在郡時所創邑學尊經閣記文見屬予憶往時嘗為茲學射團記矣 清流葉侯廷璽守潮之六年威德旁孚令行禁止風俗將丕變矣尋 治甲子秋侯按部至邑始謀創閣將購四方遺書 聖賢之經傳百家子史咸儲之庫續中歲久蒸濕 拙技不欲多呈旣而念侯已去郡而區區憮然之 子遊息藏 也亟為二生諾焉先是邑學無有所謂尊經閣者也凡當代謨訓古 以直道忤當時解官去予方憮然為世道惜之未幾揭陽邑令滇南 工市材為之時郡佐芮君鑑王君傑唐君儼梁君舉邑佐林君楷熊 陽 縣 脩之暇而繙閱焉於是乎畫為規制授 志 卷之人 藝文上 記 六 意庶因之以少洩 諸義官邢龍俾慕 貯其中以便諸士 糜爛殆過半矣宏 張 認再見

美於戲懿哉閣經始於是歲之冬十一月至明年 之原於天命而具於我之方寸得之者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則 成焉高明軒豁雄蓋一邑過者靡不拭目誠偉觀 君致諒邑幕陳君世顯與今董君虞君莫不 老師宿儒皓首窮經者猶有莫知其大義之所在 文字之經弟糟粕也固也但人生幼蒙旣長又為 者也然則獨經云者正所以尊之之意而使學者 答一生使歸諸邑令博刻石以爲諸士子告矣而 味則不免玩物喪志如先正之所謂云爾夫大叩 全經乎則文字之經誠弗可以弗尊也所憂學者 載道之書也至於百家子史言雖各有所主未 唱 事不忘本則候之 爾意筌蹄誦言忘 物欲所斷喪雖以 知所宗也抑予聞 有不以經爲宗焉 也嗟夫經也者聖 乙丑春二月乃告 十和從臾以贊厥 而况於得胸中之 則大鳴予旣以是

出處因併及之

先師廟記

黄壽編修

遂先捐俸資以集材木而判簿毛公進典幕魏公 訓導黄宦亦各捐俸資以給所費而兩齋諸生監 之地今朽弊若斯不即葺理責將焉歸彥昇等深 揭陽為吾潮之屬邑其地濱海卑濕多蠹凡公署 沈君彦昇等日學校風化之源而禮殿又為師生 之深以爲慮適庶務倥偬而未及爲明年癸卯公 不知始於何代年月日無碑文可考其蠹腐之狀 成殿尤甚幾於傾圮永樂王寅夏知縣徐資用 過數十載必遭靈食之患治不以時未有不朽 縣 志、卷之人 藝文上 記 然其言謀以克合 之瞻仰吾徒所尊 腐敗折者學之創 祠宇雖隆棟巨楹 汝爲教諭饒任昌 至官行謁廟禮見 務稍暇乃告邑丞 則閱百載不異而 一邑之士夫聞者

其成亦所宜書遂井書以歸之 其年六月庚申日落成於八月乙卯凡經費一出 貴者率視為泛常而不之恤資用之至揭陽能與僚佐以脩理禮殿 畢官僚師生莫不欣而相慶焉今年春資用以公 夫之所樂輸未嘗一毫匱官而勸民旣落成之三 之榱桷之朽腐者易之丹青黝聖之剝蝕者則整 爲務可謂知所本矣固不可不書而僚佐教官諸 以治揭陽之政資用以是為予告因請記焉予謂 亦莫不捐資以飲助焉於是飯日鳩工衆作畢事 十哲之像暗昧不蠲者則皆飾而新之廟貌尊嚴 生又能一心以贊 今有司簿書所不 煥然改觀始事於 事至京師予問所 月行仲秋釋奠禮 棟樑之撓壞者更 於令佐師生與士 而治之夫子四配

平寇記

李 惠海陽進士

揭陽潮之鉅邑所轄三鄉十二都地沃民饒自韓公昌黎刺潮人知 蛇豕之毒繼而程鄉首惡羅劉寧等聲勢相倚偽 務

往往往恃頑弗率

既歷宋元餘風未

易洪惟我朝奄有萬方海隅 蒼生罔不臣服初年雖有草竊黄壽山曾必長等 蒙欽差巡撫兩廣都憲崑山葉公威以左布政使漳浦陳公亹與陳 侯爵撫之陳公忠厚君子也言無不信令無不行 都權其凶害黄寨等村被其逼脅歲歉民疲豈易 向學士篇文行至今稱為海濱鄉魯戲夫夏賴外薄洋海黄寨內通 籌畫皆出萬全又明春偕都閫安公福亞鄉林陽 餘隻納凶械千餘具其良心發見勢可已矣陳公 侯爵下車之初憂民之憂乃備情上告天子下告 天罰誠可戒矣蠢茲頑民魏崇輝許萬七等仍蹈 與潮州衛指揮陸忠彭遠堅壁固守民賴以安是 通憲副寧波陳公濂俱奉璽書巡督邊備謀猷計 公宣復喻之唯唯聽命奈羅劉寧等狼子野心與 濟却掠鄉村殺越人於貨點不畏死罪豈可容乎 鄉一月九日遇敵於紫桑攻擊間渠魁授首齊從 來竊據夏顏西隴赤窖烏合浮隴華塢月浦大家 以寧矣許萬七等猶不知懼大率醜類攻圍縣治 公燒督其糧憲愈餘姚毛公吉都閩三湘胡公瑛統兵應之潮陽大 九月旣望出師海上時脹公通奮其勇陳公濂發其略大衆慈谿劉 陽 山陳公瑄暨陳侯爵統民快助之濟濟師旅 縣志《卷之人 藝文上 記 罔治而程鄉地方 朱公英發兵於程 遠踐履諳練凡諸 蒙都帥鳳陽張公 許萬七等同惡相 未踰月歸巨艦百 方伯明年夏四月 爲哉大尹南靖陳 稱頭目而藍霖等 井等村大肆蜂螫 覆轍天順四年以 嘯聚於山海明致 同省郡守龍溪周 年秋奉命征夏嶺 爾月不退陳侯爵 桓桓彪虎進退有

尹眉

事也陳侯爵徵文以紀其威余謂古之名臣有功於國家有功於生 歸於善而已賊巢自夏嶺至西隴赤箬俱華不與居住揭陽邊患自 計其數齊從者二千餘悉遵詔命撫入腹裏良善鄉村居住欲其同 其廬居斬首數千顆餘賊奔潰官軍追碣石等澳殺獲及溺水者不 律攻擊有度既會而齊既合而舉山攻水戰勢如推朽破其巢穴火 布政使毛吉為副使周宣為太僕少卿陳瑄為潮州知府陳爵為韶 噫文武一途自古罕見諸公文武兼資德威並施上以忠輔國家下 民者不著功績故太常之紀載於書甘棠之詠著於詩諸公之忠愛 州知府其餘有功官軍民快或陞品秩或賞寶鈔綵幣絹布有差盛 此無虞矣蓋人徒知平寇以安民而不知安民所以安國家之本也 以愛澤生民皆分內事也荷蒙聖恩陞張通為都督充參將陳濂為 陽 縣 志《卷之人 藝文上 記

如此宜勒之石以垂永久焉

遺愛祠記

黄仲昭壽明人

惶將空邑而逸侯亟下令日敢有棄鄉井而逃者死撤民廬舍而以 守復躬詣賊舸諭以禍福賊雖稍却然其勢尚熾未能遽殄民心惶 第拜揭陽知縣為人深沉有智略歲庚辰嶺南山海之寇並起賊首 之間哉於是益募民兵備器械嚴號令約束誓死守之寇薄城侯躬 付我我不能守乃挈妻子以圖幸生不忠甚矣其何以自立於天地 志未幾海冠大至守禦者欲舍而避之侯奮然日朝廷以百里之民 其材木圍匝於外然後築城濬池為守備計不旬日而成民遂有固 魏崇輝羅劉寧等各據要害剽掠諸村落殺越人於貨侯旣請兵戍 侯之有祠從民欲也侯諱爵字良貴漳之南靖人登天順丁丑進士

擐甲胄冒矢石為士卒先相持彌月不少挫賊度不可犯遂遁去旣 請為立祠吳公欣然日禮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 應雖鬼神亦且相之於冥冥之中其視古之循吏何以加諸廣東守 及一載卒柩經潮邑民奔走號哭如哀考妣至於今猶思之不忘成 臣上侯之功朝廷特進一秩旌之尋擢韶州太守以憂制轉高州未 平民疲歲荒侯乃勸富民出粟販之而復發舒其隱詘疏理其蒙茸 利無不興弊無不草復汲汲以勸農桑興學校為首務跡其政事皆 平揭陽之民所以得保其父母妻子不魚肉者皆侯之力也寇亂甫 而朝廷勅藩闔督諸軍討賊復率民兵應之賊齒相繼授首餘黨悉 化辛丑今潮郡守莆田吳公繹思行部至邑邑父老相與述侯之續 一念愛民之心所發故不特其民信之至於祝火而火止禱雨而雨 志、卷之人 藝文上記

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若侯之績揆於理祀之為宜 幣來前屬予記余竊觀夫世之司民社者不啻聚羣羊而牧之以一 報侯也亦將使天下之凡為民牧者知所勸也其用心遠矣哉予因 狼專務已 肥遑恤民瘠而侯之治揭陽乃奮不顧身以全一邑之生 復給田五十畝以供祀事旣訖工吳公乃遣邑庠生邢瑀洪恩奉書 逐卜雙拳寺東偏隙地為祠塑侯像其中而歲時變祀邑民王廷烈 閔吾民兮夫豈聞於死生升侯堂兮儼儀容其若覩民心欣欣兮坎 聚迄今高城深池可以固守將千百載民受其庇則其祀之也固宜 不讓而記之重為作迎送神辭俾其民歌以祀侯其辭曰昔侯之生 而吳公旣從民之欲為侯立祠復徵文勒石以圖其永久匪特所以 **兮父母我氓利為我愛兮患為我平侯今雖逝兮神得遊於太清日**

其擊皷羞文魚兮薦芳醑錫我民母多枯祀事攸終兮侯不可留駕 雲駢兮驂玉虬山有豺母田有蝨侯如不顧兮我將焉求

城池記

陳 瑄 爾州知府

宇民享太平日久城壞豪塹高者平深者塞甚至侵為園圃掘為溝 此乎東瘦牛嶺環乎西潮通南北二溪旦夕來朝三鄉十二都悉寫 築外城八百餘丈越丙申年土人陳途復治如制 夫城池所以固國家安社稷資民居宅民心為億萬斯年計先王之 統會山川勝概道里適均民且富俗可厚紹興已未置縣於茲城未 制重焉者豈細故哉圖經揭陽在漢隸南海至宋隸潮州始卜留黄 有也元至正王辰達魯花赤答不歹因海寇作耗始砌內城二百丈 村不果惟今之玉窖村食焉黃岐山鎮乎北筆架 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十一 逮入我朝混一區 山聳乎南桑浦山

尺騰 紊庶民子來不令而行何也蓋擇可勞而勞之所 石易以垣外城之西北舊增脩七百餘丈通一千六百丈高俱丈二 之以石縣解與領東道在內也嘉靖戊戌重建賴東道道之周圍城 內城之東北舊增脩一百丈通三百丈高一丈五尺濶一丈四尺砌 糧多者編為總甲次者編為小甲長其夫督其工若網在綱有條不 禦外侮而固邦本邑中士庶愈日此舉為吾民造 不數月政通民和多可稱頌惟邊塵未息顧而嘆 渠舊址十無一一罔有能復之者矣天順庚辰因地方山海弗靖朝 廷深念斯民非賢不义大尹陳侯爵字良貴潭之南靖人登丁丑第 奉天子命來任是邑重其選也自到任拳拳以興 一丈六尺城外有濠內有栅開四門日南北 調信而勞是已其 福也迺計畫於丁 學校課農桑為心 東西濬三響日南 日城池不脩何以

揭 心建功業亦惟行其道也後之尹斯邑者尚鑒茲哉 司副使四明陳公濂咸遣綵幣羊酒獎諭至再可謂上不負所託下 事於天順辛已正月望是年六月朔路其成也時海寇猖獗攻圍六 柱於各等口以備賊舸其工程浩大制度周密視前不啻百倍矣與 北馬山俱砌之以石蓋之以樓又架石梁於各門外以便人行環石 史崑山葉公威布政使司左黎政慈谿劉公煒欽差巡視海道按察 子之仕也行其道也非德無以得民心非才無以建功業陳侯得民 得之矣茲惟艱哉予於是時亦宰潮陽同心協道以治平民及予陞 郡守陳侯陞六品秩仍留治斯邑蒙敛差巡撫兩 不負所望者也今者老葉穆黄孔裕等乞文以記脩城顚末於戲君 七次而不能侵者以城之高池之深而守之固也天時地利人和兼 陽縣 廣贊理軍務都御

志《卷之人 藝文上 記

相石亭記

王 昂優進士太

宋氏之終也元兵南渡三宮震動下詔勤王時文山先生天祥守贛 之墮是豈偶然之故哉先生之至誠動物非但此 復元將李恆追於空坑先生與戰敗續當是時先生之兵方過李恆 海道歸求二王開府南劍間關發吉興國永豐間招集義士以圖興 聞韶感泣誓以必死起兵入援旣而出使旱亭被留不屈脫鎭江遵 先生得以南行人因名其石曰相石亦曰神石嗚呼石頑然一物豈 父老言方先生敗空坑而南也趨惠州道海豐抵潮陽至張巡許遠 有意脫先生阨耶蓋先生為國之心萬死不移始終一致彌蹶彌奮 彌敗彌脹金百鍊而愈勁水萬折而必東至誠所 之兵垂及馬伏地不能起隘道之旁巨石墮地以故元兵不獲窮追 格馬為之伏石為 一事也聞諸潮陽

廟側至今謂之日馬墓誠之所感有如此 是也賦畢刑白馬以祭之奠之酒祝若日二公忠義炯炯今日予蓋 廟賦沁園春以吊之今集中所謂為子死孝為臣 與公同心者公而許予忠義願飲吾杯酒已而酒 自乾乃埋馬骨於 死忠死又何妨者

重脩城池記

鄭一初過進士

復隤 單困雖不時與義亦或有之其勢然也幸天眷祐我民正德二年我 或倫摩顯及址而未已也是故今歲脩之明歲則壞此處完之別處 漲巨浸願旬城不沒者數版以少腆之基負重石 風濤日齧於外水源日淫於內加以時方有風癡 我揭有城舊矣夫惟厥土塗泥雙溪夾於南北城基環周表裏皆水 陽 一或有警有司思思預防之急徵發不恤於耕耘科斂槪及於 縣 志 卷之入 藝文上 記 += 載高城宜其或裂 海溢之異雙溪暴

其基址示以規模內外馬路各增二丈水之濱密 載者日固且以吾民久困於此省其財而取之公帑紆其力而募之 陳公諱琳以督學臺臣來丞我邑深觀其民害之 外境凡出於民一無所預土功之若此者古未有 層暨面悉甃以磚而障其中之土而走其上之雨 橋內之所砌者俱灰其縫而密之以溜潦水而捍 比砌以長石石之內則拌匀其土而杵堅之土之 **擦厥土日堅而承** 也 風濤然後城之裏 面復縱横其石與 大者獨在於此固

重建龍頭橋記

薛 侃台進士

公宇之廢猶有新者若斯橋衝要匪官道非仁人 龍頭橋廢久矣宣德王子嘗脩於僧惠慶宏治間 石盡沒民弗便彭山季公自侍御簿吾邑百廢俱 其能為乃召匠計 僅存其半迨今舊 新中離子告之日

費三百二十有奇肇功嘉靖六年秋期年告成數 邑之民咸喜日吾

君之惠也公諱本字明德山陰人

修鷄籠徑記

醉 侃 再見

病焉婚姻喪葬者尤病焉中離子遊山過而憫之 成勒其事與人以志弗忘 矣財取諸牧牧不足取諸約贖約贖不足取諸巨 斯可修第未有為之倡耳日修之何如日力則附 鷄籠徑乃一方要衢石地崎嶇傾狹步可通而擔 召匠修之民果樂助自是崎者平狹者寬傾者復涉者有輿樂矣落 室之由斯徑者乃 詢諸父老父老日 負者病焉輿馬者 鄉之人鄉願赴功

開溪記

薛 侃三見

潮有二水自西北來東日洲溪西日西溪東南繞 陽 縣志 卷之人 藝文上 記 郡治之南二水迴

基矣天時若何日東南無經歲之旱自秋徂春溝 亦有寡而弗願者矣今則異是是故人力齊矣日 天時應矣日天應則事協矣人力若何日古之與 相諸果販鬻以脚商者弗便也人家一五一木動費貨運居者弗便 流相錯弗通僅十里或為渠為池旱乾水溢農者弗便也其地出橋 除子相之具以事復公日事則爾矣地理若何日 丁亥冬予過其處察其可濬而通也以告府主王 依里甲分布東箭鑿田百四十丈濟渠百丈造橋 **廿丈濬渠二百五十丈水派百八十丈龍溪濬池** 也舟楫轉海而後達風濤寇賊民之死者無虛歲 風水且有益是故土水不產溪物是歲產焉地氣 事者必云從衆然 渠皆涸工易為力 兆矣日地兆則事 其鄉之言云潛之 公子章公命經衛 行者弗便也嘉靖 人齊則事集矣遂 百尺脩溪三百丈 四所上莆鑿田百

為記 焦思涉泥肇功正月二十四日越三月哉生魄工畢放舟試之是夕 修橋七所桃山溶渠二百六十丈修橋四所地美鑿田四十丈修溪 潛渠衡不敢者弗償出納有籍有稽噫是舉予與除子泊林子學中 乃雨民喜呼其溪日中離溪呼其橋日涂公橋又日府主之惠也於 之益尤者償之東莆五十里米千餘石出時金四分其新塞者弗償 應價時金百兩窪田受益者償之計田二頃餘畝畝出時金貳錢里 是咸造其庭以謝民懷涂子之勞製軸屬予記之且以為涂子贈是 後至輸工直弗受以築修堤石亭計鑿田一十餘分 百丈橋一所登雲修溪四百丈修橋三所布訖赴功如歸市梅岡以 歐壓田二十餘畝

中離山記

黄 佐香山雄士

濂溪主之象山之得名以陸象山主之倡明道學照映今古由今視 傳以爲陰麗於上下之陽取其中虛則爲明義朱子本義日陰麗於 離封而知中離之義矣夫中離一中虛而外實體柔而用剛故易於 昔離山之得名非以薛中離為之主乎故曰天地間物無常主時焉 離掛日離利貞亭彖日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 陽其象爲火體陰而用陽也中離山之義蓋本諸此夫麗易至於不 中離山之名古未有也其得名於時則自中離先生始蓋天壤間物 而已矣時至則名因主而始彰且中離之說昉於誰乎余嘗讀易至 無常主時焉而已矣時至則名因主而始彰是故濂溪之得名以周 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象日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乎四方而程 卷之人 藝文上記 十五

正麗而正焉則教澤之在離山見於當時垂於後世與重明以麗乎

揭 者乎蓋其學本至誠未有誠而不動者當時名宦若季彭山劉晴川 築焉他如嚴前嚴後奇峰聳秀則有聯句十八景寓焉此蓋離山之 以忠信不欺為主本以良知良能為實學其有得於孔孟正傳之深 中離伸子宗釜來謁請記余嘗思之中離學有淵源師靖軒宗陽明 大觀也余叨年誼受中離先生教益不淺今中離往矣迺弟竹居命 泉以自潔則活水流觴之亭建焉茂對時以育物則蓮塘釣磯之臺 雲中屋偃月窩可觀也以察地理觀海亭望陸壇可賞也至於酌清 中巖三山並聳中通外直有似於離逐名日中離 則有迎仙橋步雲堦之異入門則有中離洞會講堂之奇以觀天文 正乃化天下大人以繼明照乎四方者何異哉聚處四方生徒講明 正學於時竹居子築東山之嚴曰一真嚴東泓子築石門之麓日大 陽 縣 志《卷之人 藝文上 部 山迹其形勝登山

子務亦皆心學相傳科第流芳方興而未艾也雖然方今道學大朗 藩林子光祖楊子日贊楊子惟執處士若陳明德鄭萬化罔不離山 是遊景行行止而士之以文學顯以德行稱者彬彬多出其門中離 諸君日詣離山互相講論鄉士大夫若黄子國卿成子子學郭子維 之盛故特詳為之說以傳不朽焉 異世而同符矣余得離山形勢之奇而又感於 以擢巍科擅芳譽而名重於天下囘視濂溪象山至今耿耿不磨殆 人心復古中離一倡羣和皆有志於聖賢之學而獨能窮其秘此所 一時相與倡明道學

季雨南橋記

黄一道他與府與

名若者志侯德也曷為志民之生生維稼穑維歲嘉靖戊子旱黎民 季雨橋西門橋於隍以達乎大道者也新之者吾邑判會稽季侯也

倂書之 禱旣而二月晦乙未兩侯禱益虔三月戊戌大雨雨竟弗息民爱有 制有經由是水道寬平橋安而城孔固維以悠久役雖微而所關匪 天也而日季不亦虚乎余日是未知天人之攸徵者也匹夫匹婦一 生意稼事悉興命以迓續而橋成於時民因志之不忘也或者日雨 反诊而和夫豈誣哉橋因故址以石樂者二廣踰尋而高僅大道狹 而潮激隍皷爲淵城基胥倫而橋亦就圯侯患而拓之梁石增故之 阻饑已丑春又早百姓喁明命繫日夕吾侯憂之畢力賑救躬以為 細有可書者侯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為名進士御史改判揭陽因 念之善若影響然况吾侯為百姓請命精誠而邈逼者明神可達矣 一高廣倍之用金為兩者若干為工若干日維侯 自區畫費不妄而

陽縣 志 卷之人 藝文上 記

釣鰲橋記

黄佐再

通西北舊跨溪有橋日釣鰲當閩廣通衢至洪武初而圯民病涉則 堪輿家以爲咎亡何果罹寇變道亦胥淪正德時樂新橋於道所議 如非其道也逆民志盭地理紊陰陽之紀豈細故哉揭陽城西有溪 政攸存抑亦有相之道焉是故建置惟宜則天紀經地理正民志寧 王制建國經野必有橋梁以濟人力之難通補神工之弗宰非直惠 以舟渡天順中有司築為直道溪流兩遇舟楫奏製道且直衡邑西

懒然日嘻是誠不可已也乃訪舊橋從頹石锸河~

土以壯橋址得古

門於其外用障衝逼迄嘉靖乙未橋復圯大為民族今丁酉春潮郡

丞晴川劉公以撫巡檄掌邑符學校城池羣廢旣樹士民以是告公

者屢欲復舊弗果會稽季公謫簿來邑乃甃甕垣於城門之西闢石

詳利害而畧猷為重浮華而輕世務誠以其惡易其好則百事成以 贖民罔知勞邑令滇南薛公炳繼至詢邑興廢以有功於揭不可無 橋楞木數十於塗泥於舊基無尺寸爽若神助焉益信物之與復固 理道得然而終莫之或易也不習為吏素越其民亦何心哉是役也 其趣易其舍則揆度修以其畧易其詳則不遐遺 **黿莫是過者**11

龍英是過者

11

龍女一

11

11

11

12

13

14

14

15

16

16
 速文以記其成嗟夫吾嘗觀人之情大抵好佚而惡煩趣欲而舍誼 有定數也於是杼材結壟斷呈緻密或舒玉豎累百象一雖役鵲架 紀謀諸文學陳君鳳至黎君明之遣弟子員郭生維藩黃生懋修來 凡為門三為梁十有一崇若干廣若干季春肇工仲夏畢役費出罪 百年煙變民志恫切自茲寧矣襟腋衝虧地理章咎自茲正矣風雨 陽 縣 志 卷之入 藝文上 記 以其輕易其重則

崇名理以淑俊髦而清苦自厲輿誦賢之厥考鳳巢公亦從吾黨白 沙先生遊令永福擢守賓州祀於名官蓋其家學有自云 故予大書以遺其邑之人體公之心億萬年俾勿壞公名魁吉之泰 之顯實若毛髮在躬拔之痛罔不省良由心之不忍故也嘻仁矣哉 和人薦歷節判州牧所到皆有惠政嘗受學於陽明之門故在潮每 旱暵天紀弗恆自茲經矣公於好惡趣舍詳畧輕重何如蓋其視民

濬儒學溪記

吳繼喬善與於江

於學前乎彭侯日然以嘉靖王戌始事匝月而就 見殿無亭舍多地銳意重修知司訓雲漢鄭君賢屬以董事旣竣鄭 我揭學宮有溪環遶潮沙往來自古稱勝維時彭侯文質留心學校 日類之東南復有外溪相距僅十餘丈盍濬而通之俾屈曲歸 凡前而扁牆左而

橋路內而階庭外而街道各次第告成因屬予為記竊惟為教之道 息而放於海其具道之全體者乎我揭士思溪之成味水之趣於其 於溪何也蓋道之在人心本至一也自滑以私欲則二矣道二則風 育賢才而已賢才之育正風俗而已風俗之正一道德而已顧有事 流行而至一者在我矣由是處而鄉間為孝為弟可以正家可以範 俗漓而真才隱矣任道者憂之率以身詔以言猶懼有所限也於是 其汪洋者擴吾之宏於其滔滔放海者敦吾之恆則私欲淨盡天理 俗出而廟廊為忠為良可以佑辟可以康民而真才在我揭矣然則 渾陋者會吾之深於其澄澈者養吾之靜於其淵映者貞吾之明於 已不觀夫水乎其源鋁以深其質燈以映其量汪以宏其流滔滔不 凡可疏吾道之湮塞囘世變之江河以寓敎思於無窮者皆將不容 今日新濟之溪亦焉知異日不與香陵之濂河南之洛並稱乎我揭 陽縣 志 卷之入 藝文上 記

天妃廟記

士念之哉

李義壯獨無進士

繞我師既克罪人斯擒時己已六月念六日也實山凱旋而嘆日爱 桃山天妃廟大都督寶山郭公先生旣殲曾財而作也先是桃山有 矣會皇上有一省會勦之命正長子以一身帥師之時曾賊惶懼竊 廟自曾賊一本倡亂以來兵火推剝神像僅存而漫漶弗虔則亦甚 終斃於此乎不可曾賊慣慍欲裂祠而盡燬之旣踰月兩軍對壘元 冥效靈但見大將樓船之上若有神人擁護其門三光景從五雲旋 自兵亂以迄於今時更十年代歷二聖國之氣霾於焉蕩滌國之疆 卜祠下將以犯閩乎不可將以犯廣乎不可將以循海乎不可然則

觀於天妮至有而無至費而隱誠靡幽而不應澤罔微而弗該其始 備哉寶山一日來問記余嘗誦夫子鬼神之論而未徵其盛也乃今 等於其間儀門三楹東西各一楹以為祝祠棲止之所前設天妃宮 西有元帝祠中有茶亭左右兩無各五楹以祀義勇陣亡把總曾袍 牌坊一座計其木石瓦甓皆寶山先之勞之經費無與於官民即其 無形而無聲其究若聞而若見然後知其為德之威弗誣也何者蓋 塑像緑聖亦恭人魯氏張氏之施舍以資於祈禱初以十月而與事 土於焉廓清國之忠良於焉保佑國之好慝於焉殄摧是非人所能 既而臘月以訖工仍買祭田一十二畝工祝司之用藏處事噫何其 也誓師之初余嘗默禱於神若將有冥助焉今且其敢忘所自乎爱 下勝地桃山之陽聿脩厥廟用答神貺中為正殿三楹東為駐節亭 陽縣志 卷之入 藝文上 記

徼福於鬼神未有能濟者也寶山其知此道乎因作迎享送神詩遺 者備斯致力於神者詳或藻飾以為名憑藉以為用人事不脩而徒 豈人之所能哉雖然子路問事鬼夫子告以事人意謂能盡心於民 道冥冥昭格不爽而犯者必誅天威赫赫降監有嚴而逆者罔赦夫 賜元祉春無害災兮冬無札否千萬世兮祀攸始 天地生成其法自然則謂之道陰陽皷舞其功不測則謂之神故神 瀰雲悠悠兮風靡靡鯨鯢鼠兮蛟龍喜神連蜷兮夫何以衞我民兮 兮西畢襄海岩趨兮天吳翔祀事明兮齋以莊神肸蠁子福穰穰壽 三陽備歌以祀其詞日神之來兮蒞三陽蜿爲旌兮電為章南箕導 以祈兮國祚昌互萬邦兮天降康神之歸兮其醉止月沉沉兮江瀰

重脩儒學記

林大春湖温進士

揭 時季簿本彭令文質復先後重修之乃歲久物做 明二祖英孝之朝故令唐宗義徐資用錢貴春陳 元之初載也其春正月林君始拜命焉初揭實先潮而得名而分邑 狀奏得報可迺更以彭合為揭合又明年歲在癸酉即今上龍飛改 為亂大兵屯於揭嶺而君方以故令缺權行令事 維隆慶辛未我先皇誕膺天命撫有方夏以綏鴻業蓋五年所矣於 領揭陽教事其年秋八月至揭陽明年壬申遷彭 時治教休明人文宣經遊邁成典開制科以網羅 忽報至士人罔不失望者於是愈詣部使者請留使者嗟異因以其 士待次公車者凡若而人而鄉貢進士莆田林君大經始以文學專 則學自有宋學校之設亦基於此後知潮州陳圭當修之矣迨我皇 縣志、卷之八 藝文上記 爵彭惟芳至世宗 亡人政息亦其勢 日調兵食以應之 山令會是時山寇 天下之士天下之

岱宗而朝河瀆也若夫峻宮牆以蕭仰瞻塞複渠以廣觀聽要皆有 之屬莫不次第舉矣其繼修者為泮池為石梁而泮池則廓而大之 焉其首脩者為殿字為廟庭為戟門為廟門為儒門以至堂無齊廚 幾底於還集蓋至明年甲戊之冬始祭告於先聖先賢之廟而飭工 在予矣其在予矣其時適諸路解嚴催科令急君 雘者塗吾力弗能節也卑者壅高者 他吾力弗能挽且關也乃今其 於是林君為政西喟然數日嗟乎予不德惟越黎庶乃弗棄予予其 然者蓋予嘗入其邑登彝倫之堂而觀孔子廟器 華表為明堂而華表則聳峙乎雙國明堂則環拱乎聖宮儼乎若據 石梁則更而新之婉乎若駕長虹而横霄漢也其創造而改觀者為 敢弗事事惟若先聞是負顧予囊在學宮見植者蠹吾力弗能易也 **鄭劑量其間以庶** 於諸賢有厚望焉

立我蒸民聲教覃敷至於海濱奄有揭陽絃歌縉紳赫赫黌宮百代 維新列聖相承循良締造運值中微時悲茂草君子來斯中心是悼 驥而千里者未必至也鯤鵬而九霄者未必近也何者勢之所為滯 歲之夏六月旣望役始告竣其邑之父兄縉紳先生之徒迺飲君於 云胡驟遷於盆之野士民叫聞言繁其馬棄彼蜀 也是學之所以興也要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為之銘日維皇建極 也方君之睹黌宮而太息志非不銳然修也乃職 助於學者且其費不窮乎物力而工與於農暇可謂逸而有成矣今 以成此工哉故吾以爲君之入揭也是興學之兆也其不果於去揭 及蜀道之遷業已不可留矣假令士民有請而廟 縣志《卷之人 藝文上 記 二 十 二 在庠官徒寤言耳 議不行君亦安得 州就此舊遊民之

奕奕周道展矣明堂雙闕並峙環拱翱翔如彼岱嶽河價輻輳圜橋 並賀新成賢侯戾止色笑盈庭在泮飲酒旣安且寧蹈海逾河劬哉 觀者咸稱傑構謂此兆矣賢哲將興風氣攸鍾山、 泱泱濬發其源孔曼且長鑿彼北山鞭石為梁如虹斯直雲漢為章 有峻且崇爱及堂廡門屏垣墉巍然煥然師儒是宗思樂泮水維水 **慶矣亦孔之憂學之比矣是度是謀乃飭百工乃築聖宮如跂斯翼** 二生嗟予不佞勒此瓊英後賢有作請視斯銘 川效靈父兄者舊

海揭四都渠隄濟美碑記

周光鎬湖陽進士

嘗讀河渠書言水之為利害也信哉夫水德生天 賴以胚阜爐壞資之生育利則有矣何言為害蓋天實生之人實成 之治之得其道則疏導灌注失其道則湍悍衝塞皆所不免故嘗行 一材職地五兆類

首領其事先後捐橐貲百金以為嚆矢續之官徵糧石諭立圩長鳩 未有能肩其任者戊戌封公起而集父老諮詢利弊畫一具議命仲 工聚石刊木杆楗水道蓄洩有方也梁門廣狹有宜也上輸下注或 傷進先輩悉心經理然渠隄善圯至萬歷壬午癸未頹甚歷廿年所 役登積石蒞朔方閱唐漢二渠見夏后氏莫尚矣即西蜀離碓神牛 公都諫君代聞當路為元元請命而一時府道兩院咸報可封公直 都民戶多錯廬焉雨潦則陸沉苦浸間一旱乾則鹹滷上湧禾稼咸 林晉廳封公渠隄謂非一方血食之功哉蓋潮岸大海十封於邑惟 **隄崖以防衝隤如我郡海揭二邑龍溪南桂上莆地美四都所誦述** 恆藥守冰之血食匪侈也亦何論纖鉅遠邇惟疏溝洫以利沃澤築 海陽水患最劇滸雕一派上受青溪二河之流為韓江入海之衝四 陽縣 志《卷之人 藝文上 記 二十二

廝或合四都相距約一百若干里公以望耄之年往來跋涉靡倦於 非特都諫君暫輟掖犀委蛇家食惟疇咨海國生靈利賴謂非天虖 黄童白叟咸以口碑當石銘今公仙逝矣雖功附隄嶐尤慮名隨身 勤朝而督役夕而稽工嵩目策腹一惟斯事孜孜是務今踰紀年四 之記事且云兩邑四都靡封公民其魚矣孰不知之惟念公生之日 古西門豹為鄴令鑿渠引漳流鄰以富魏之河內史稱鄴令名聞天 都廬茨如鱗畦畛如注禾苗垂類桑麻鋪菜居然 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它如王尊建節金隄不溢王覇精誠滹沱不 往四都父老共捐資勒張丐先生一言不朽余病憊頃方拭淚謀公 何能任是固辭不獲則締思封公典型床庇為爾邦社問里裨益事 一日諸章縫洪友游察友端陳友慧劉友德芳儼然造余山房屬 一樂土也疇尸其

護以紹封公世德庶知橋梓濟美粉榆永賴云 記其事亦都諫君首之利在海鏡澄秋溪蘇灣四都今之海揭四都 悔之上詩為跋後唐仁卿選部談云此溪之利我 紹尤望於後則目前之利利矣願告父老子弟囑 門夫子之悔之還也乃知陵谷變遷人事靡常故 亦猶是也則封公攄其籌畫匪都諫達之當路亦未必成功若是之 **穓間白沙先生嘗記我潮三利溪津洋贊美太守 圯孰非天人相資而人定勝天則謀之豫者其功** 鉅洵哉父子相濟謂之世美是可乎衆喜日然顧 之後來者培植防 揆事貴周於始克 郡十有入九何江 余復有說焉宏治 功已而詢其靡實 大澤之深者其流

圧侯祠記

周光鎬再見

帶贖移檄以屬侯質成者靡不滿意挹氣而去值 敏而衆請愈迫感其語質而情真也迺覆歌謠而 號呼者氓隸之志頌功摹德者縉紳之職也愧余非其人也偃臥山 中揭陽父老及諸文學航海相訪以邑父老汪侯 早為仕宦者樂國今視為畏途侯分符之日正遘 民靡而少文不能自宣往往藉達人文士之筆以 古循良有傳令之宦其土有功德於民者做之為 爲陰鬼之事以嘗侯侯目覽耳聽口訊意論手就 利病銳意興釐去其害馬者而已時邑久缺神君 揭土沃而民醇最稱易治近權稅繁興民窘事紛 而空庭如風盪雲甫期月公康仁敏之譽聞於監 陽縣 志 卷之入 藝文上 記 其難至而詢民間 吏茲土多有遺蹤 碑記以識遺愛然 投牒者紛紛間設 柯記見屬余謝不 代其口然則攀援 司以下舉外邑之 爱書燦然成文條 叙次之潮之屬邑 余邑有大徽讞者

陳不可廢者五侯此舉良得其遺意數磐溪古橋當藍霖二都孔道 瀆 形家謂水脈通塞大關氣運與文運侯徵志浚復之波澄流駛似 楫不知有負戴之勞年久湮淤兼侵於豪有力者而榕江幾局為汗 難渡多有覆溺謀舉輙為忌者所撼侯廉其狀毅然捐俸傷工施助 咽噎之乍開昔子瞻刺杭奏開西湖辟杭有湖水如人之有眉目力 僱募而累敗之弊清貧戶准改兌糧而追呼之困釋若舉鄉約以重 往來肩摩趾錯鄉蠹射利穴而圯之私易以渡日靡錢千計且湍悍 多避怨誇得侯片言立剖此在時宰固詫為卓異侯則游刃然其尤 國玉響清流環邊縣治望之如帶民居半臨水際近取而足且便舟 月旦廣積儲以備販貨種種科條務為可久非徒事文具也揭號澤 可紀者如禁輕生以嚴搶却之條懲惡少以杜赤白之好斗給不許 陽 縣 志、卷之人 藝文上 記 二十五

忘牛刀之試時以揭為幷州則字下之庇寧有旣哉祠卜於縣治之 響應工畢出其塗者謳頌歌舞無不指磐水為峴 通 西相距數武政令之所宣布諮頌之所騰播於是焉在匪徒志思亦 今所紀者一官之職一邑之事也入而司詮掌憲出而建牙持斧則 蘇吳縣人辛丑進士 天下事也以不足以盡侯揭人所以知侯頌侯者 以儼高 會靡不備具絃歌雅韻盡還古風向所云遘其難者在侯直易耳然 刑措日進弟子員於泮宮考德問業而殿廡講舍靡不修飭謁奠文 人文士猶然揭之輿頌而已謹書以應其請侯諱起鳳號來虞姑 山之仰云余於侯為屬治壞錯之地卵翼之餘非敢自附於 止此而已侯誠不 山也五載間政簡

鄉會條約記

吳繼喬再見

者至今極矣識者憂之西於鄉約之會共識先其 必行焉 漸删條務盡黜去浮靡以還淳古之俗同約君子尚同心協德期在 海遐陬禮教風行舊稱海濱鄉魯歷歲久遠世變 我朝稽古制禮凡冠婚喪祭服食器用各有等級永示遵守揭雖領 甚者草之其餘以 風移漸有不可長

東郊勸農亭記

黄仕鳳題舉人

揭陽 之值復戾之時潭泉人率為汎舟之役轉輸而去 易之田可收數鍾二易之田倍之然地卑濕穀易 考之揭乘舊無勸農亭斯亭之作由郡別駕劉使 農之詔無歲不下誠以穀爲民天而農所以生穀 子論政先日足食孟子告君民事不可緩也輓近 縣 志 卷之人 藝文上 記 二十六 矣所謂一年三年 者也揭地饒沃一 興道致治之主勸 君始也余聞之孔 紅朽歲耕而歲食

邑不重而揭之重農尤甚此使君作亭之意也然 數存焉有民社之責者尚有感於斯文使君名昭 勸之而農有不自勸者乎揭民之風將為豳民之 文耳必如召伯巡行阡陌憩乎甘棠古之省耕而 有實當東作之與操豚肩壺酒召農人而飲食之 取給田中之有以待公私之用故一歲數揭難乎 之餘無有也且他邑四民並作資用甚廣惟揭民 俗可封矣此使君作亭所以有裨於揭人也亭作 後世脩渠築提給民牛種者皆勸之之實也實之感人捷於桴皷上 也穀不勝食歲之浸也饑不爲害民富而知禮節 號介爾四川富順 於署篆之日若有 親親長長比屋之 補省斂而助與夫 雖曰行古之道猶 其爲揭矣農固無 鮮技藝憚服賈僅 風矣由是年之順 而農之勸也有文

成書云以丕從厥志侯有之於是父老等徵不佞記之不佞樂觀厥 詢父老之言與民約法開復舊址百姓懽欣皷舞趨事赴工不日告 之勢然也致命河流不潔而民飲艱河身塞澀而舟楫阻地脈不宣 之興揭視他邑尤宜亟然故吏茲土者往往以導河為己功府主葉 潘迄今又二十年所傍河之民傲傲填占日寸尺而歲尋丈亦漸積 疏濬不遺餘力豈好勞也哉值河流湮塞之日不得不通其變也由 公縣主王公主簿侍御季公縣主侍御登南潘公宏嘉萬歷間相繼 環揭皆水也三窖之水為經週城之水為緯百折千派旋遶流通然 地泥淤不堪鑿井居民羣飲於河流惡揚清亦惟河是賴然則水利 而人文鬱此之為害豈日淺鮮父母汪侯憫焉乃討邑乘稽往牒博 陽縣志《卷之入 藝文上 記

謹按誌南北二等河面寬四丈兩旁路各一大今旣開復他日河路 成者敢以不文辭顧記諸今將以垂諸後者也不諧不公何以為記 寬二丈五尺河面寬窄不等誌亦不載豈水勢滙則廣且深水勢峻 數占也馬山橋上為田尾橋亦容水經流但離客漸遠河面漸窄不 念歷年滋多不欲以利民者勞民也今橋仍舊馬山響誌載馬山橋 不足此數占也其横回四橋誌載各三間見存中 拆卸他日河不足此數及臨水蓋屋者占也橋仍 在此限週遭城濠誌戴河面寬二丈城脚地一丈今旣開復他日河 則窄且淺與今既開復窄處二丈許寬處四丈許他日寬窄不足此 中間寬一丈河面寬窄不載今既開復河面寬二丈兩旁小屋亦已 地不足此數占也間河地各有甚寬處不在此限猛水橋誌載三間 間獨東橋二間 間儒學後水由

遠矣 寬或瀹之使深皆功之所被民之所利也揭之地 今旣開復他日溪路塞而河流不通者占也凡折 溝引水邁東城豪溝面准照原蓋鋪然既開溝則 西徂東學盡水止相傳迤東十數武水溝 路塞而河流不通者占也宋處溪一派水遶西城 不惟民飲資舟楫便人文之興實今伊始觀河流 一條今 派之水或開之使 濠往時居民填塞 居民呈願糧地開 形增秀景象重新 屬之官矣他日溝 而思功侯之明德

重修儒學碑記

黄仕鳳二見

揭 葺而更新之有司事也宋紹興中揭陽始置儒學 知也迨我朝益崇 孔子廟祀萬世卽天子且臨雍焉故非壯麗無以 陽縣志《卷之人 先師夫子之教德藝之彦羣 藝文上 記 廢興之跡可扱而 肅觀瞻妥聖靈時 聚於學宮俾之藏

月大役告竣諸士樂觀厥成頌德頌功夫由前而 廢人文不衰者是人文盛衰係於學宮之興廢關 稽前哲唐陳季彭諸公彈力創造士類藉以顯樂皆大有裨於名教 旦新泰伯廟而衆著於讓茲者二侯相繼新聖廟 煥聖靈孔安奠獻有所趨蹌有地沈侯之功也昔 狀乃捐俸貲暨朱駱二宗師贖鍰市材鳩工經始 者也萬歷乙已又值蠱而當剔之會邑侯汪公修 修游息以作其景行效法之思未有學宮興人文 士愾焉寤歎汪侯業已覲行矣普寧沈侯牒署邑象一日謁廟觀廢 溝濟地脈宣矣無門飾氣象暈飛矣汪侯之功也 洎乎 無門諸處咸慚次疏濬而加飾焉未幾聖廟 觀亭修聖訓昭矣 於丁未春正月閱 於有司之賢否歷 諸士有不敦行館 敬一亭儒學前溝 不威者未有學宮 人治爭訟之郡一 由後而觀廟貌巍 傾頹譚經修文之

篇文學非夫也於是知學宮修斯士心奮士心奮斯俊髦升以胡聖 覩其功者思其人沈侯方懋政績作興學校未有底止此諸士之望 道以恢皇猷恆必賴之前後薰陶成就之勳偉矣哉汪公讀禮里居 人沈侯諱如霖吳興歸安人 侯者甚殷宜勒之真珉俟後之觀風者採焉汪侯名起鳳姑蘇吳縣

新建鄉約所記

黄仕鳳四見

魯之豐圃云揭陽舊有約所宣讀明太祖高皇帝教民六諭歷年滋 55平上人之於民也操切不用而惟話言是曉布之象魏徇於道路 多所亦圮懷主者每假之雙峯禪寺寺偏於邑東道里弗均觀聽難 皆約之謂也然王言委於草莽豈稱大觀此約必有所如鄭之鄉校 有世道之寄者欲移風易俗措之上理要在舉行鄉約夫約之說何 陽縣志 卷之入 藝文上 記 二十九

膚耶昔人表正之範月旦之評皆得乎鄉約之遺意彼以鄉人化鄉 其所以容衆何北觀同適政通民和之日官捐俸 遍韓雲潘侯甫下車崇重鄉約聖諭雖炳如日星 者以干計日今而後見我候德化之成也是一所建其有大造於揭 引曲喻示民易曉朔望講畢旌別之政行焉善者知勸惡者知艾駸 乎親長化成而俗長厚也侯觀風而喜日於是知教民莫若約如無 久不戢不軌者潛消而默改矣是日百姓扶老携 冠裳之以賢賢也雍容揖讓鞭朴不施此固侯善善之長亦漸摩之 化街西地在邑中旣均且遍矣於十月之朔侯肅 人者哉或日約之不能行也民之不必從也輓近 約峨冠博帶講於新所進一百歲而粟帛之以老 皆然噫一何言之 幼環所門而觀聽 老也進一行誼而 諸僚屬暨士夫耆 民助金建所於宣 侯猶廣演其義旁

語日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余於是有厚望焉是為記 誣人以惡孰知亂使之治惡使之善其權則自我操之也今我揭民 生當威世得賢父母以躬率之以言誨之將見太平有象比屋可封 人猶然速肖如此紛侯身為民牧轉旋在手譬一扶拾衆爭射之有 不若于訓遵于教者誰也故謂約之不行者誣世以亂民之不從者

鼎建遵經閣記

黄仕鳳五見

揭 六經載道之文也洎乎删述之後遂為孔氏傳心之典矣學者誦法 經閣者也宏治十四年郡守葉公以行部至創建之隆慶元年郡李 於孔亦尊崇於經自國都郡邑之學莫不有高閣巍樓為藏經之所 渠相輝映然獨云尊經者示學者知所重而有所宗也揭庠向無尊 暨古今籍諸子百家之書有以羽翼傳說者亦咸貯於中與天禄石 陽 縣 志 卷之人 藝文上 記

不勞民也師生燕侯閣中趨蹌者章縫加虧者縉紳歌而落之者鹿 修泮宮春秋書之茲役也容可弗記乃遣弟子員巧余言記之且漸 焉庚申春告成所費帑羨之鑑輕贖之鍰不傷財也所役計日受直 鳴湛露之章邑人環橋門觀之詫為盛事也庠博江公診於衆日魯 鄭公以代庖至重建之邇歲戊午八月四日颶風大作閣就圯壞龍 有以告諸生余謂揭鄒魯之舊也矧有賢師程督之誰不顧化予又 圖曾侯蒞任覩厥狀慨然以興復為己任己未多度材鳩工而營治 入焉而溺者謂之叛經而非謂之尊經也夫尊經 術知尊經者不在誦其空文而在闡其實用也故 者亦尊之以心而已矣宋儒曰經術所以經世務 何言雖然嘗聞之王新建日六經皆心學也知經 之為心學知算經 者莫如孔子也孔 以異端曲學之私 知經世之本于經

詩書說禮樂一乘武節如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也是厚以養之者將 觀其世也性情心術然其變也或以正其始或以明其微也由是存 子用舍行藏皆易也猶日五十以學易蓋深見易道之無窮累世未 後謂之尊經也哉茲揭之閣高明軒敞大觀樹矣 意育才雖疆宇弗靖百度節縮之日惟師生之廩祿常繼意諸生敦 未備所從來矣侯日不然不可當吾世而仍其關 大以用之也真能以致用者乃真能以窮經者也 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何施之非經亦何經之不尊也方今聖世加 能究其蘊也學者果有志于尊經乎天地鬼神探其秘也典謨訓誥 直經已也列國之史也漢之選也唐之苑也濂雒 功衍之勿墜且也不失朝家教學之意無負侯作 置凌充棟洋洋羅縄士之登斯閣閱斯經尚勉乎 陽縣志 卷之八藝文上 記 =+ 興締造之威心也 哉庶孔氏聖憲之 諸君子之著作也 于是廣購博採非 諸生日有閣而經 豈必躭躭楮墨然

已侯諱應端號龍圖江西臨川縣人丙辰進士

五賢祠記

知縣馬元殿兵部尚書

清於祖逖裹氈維鎖驚神鬼於棘陽會天時明同 旅苦萑符負憑阻峻聚因挺險輙肆螫於深箐闘 粤稽潮臨熛赤海環其封界復摩青閩當其凑地大防略物久妖興 然岳次泉楊公郡守青湖侯公郡丞斗南姚公揭 蹶起民蝨倡號澤之白徒擁摩杆之亡命鬼鱗夜 浪艦坐致青連溟漲賈舶不行尋復剽遍郊墟金 爲之戒嚴九重至於旰食緊在榕邑殆甚毒茶於 山實郭公或輯柔於民社志憤張弧或跗注於戎 行氣吞驕豕具徵 令少德李公總戎 燦張虎畫嘷五嶺 栗俱盡屬當歲惡 或技窮率舞頑於 仇偕作則有巡海 時擊楫登舟誓澄

寧婦稱之障惶增羞牢醴歲月其除志列不刊爰述鳩工麗彼牲石 勞蹟並載瞽宗迅掃機槍永昭勳伐謹乘父老之帳慕蠲築畝宮用 執義討尤惟敵是求荔丹蕉黄祠事孔明以告厥章 糸之贊日咄咕潮萌海沸燭狂歲罹其殃軌循敞襲奉虎入邑擇肉 維急居如轉丸危不得安淵涸龍出東西嘷突雀行求粒終不得獲 躍怒帶劍過午亦越耀武角犄毒逐允利孔福神所子畜疇若五侯 伯彪仲熊德義淵閎四出征凶顧冤失麋翹我弓車搪鋒弊旗振轡

靈雨亭記

黃錦鄉鄉一個

墳則窪衍則澮不雨則饑力田者難爲力將治水 揭農國也夫藉敢耜家藉畝鍾邑之下治合河而注海旱則海潮高 激態水不可資源上治分河而邊山旱則山溪限斷平原不能駕潤 縣志 卷之人 藝文上 記 庸而預其酒匪獨

黨愈盆皇皇深念無雨無苗無苗無歲無歲無民 僅僅可支桔桿然事倍功半食力者皆矣况兩無所藉徒瞻仰早天 虞潦而汜且無廣澤洿池以瀦雨稍愆海漲不到 之業已改袍履屏干旄禁屠沾廢笞杖有事郊廟 薦珪壁熱蕭瀬日至西南兩壇稽首累百仰面載 生誓諸父老日祈於上下神祇越五日無窪又五 方祀望祀祠祀壇祀血食之祀土木之祀故有靈 也躬帥官師士庶奉風雲雷雨以城隍山川社稷 以惠共寧者乎侯自蒞揭以來甘雨隨車丁卯春 有衆廣謀夫禦民大菑載諸祀典今秋祀百神業 郊迎近則躬逆洋洋具在肸蠁乃通有衆曰善於是清衢道貯極水 陽 莫忽旱侯閔焉憂 與溪澗相廹之井 陽擊拳鞠跽翣不 者悉舉以聞遠則 在尸祝凡諸境內 之神爲奧主狗於 罪令之由無相及 日無澮侯憂心如 而零乃韶博士諸

結狼暑令百姓焦愁也日中始昃同步蹇辛半憩 早甚水竭傳主者仍注水其中親挹乾之軟雨逐更設壇齋瀹而直 岐去治二十里山巘有塔塔下有怪石焉狀若露 脱栗不飽家人站淡而苦不許破戒及旬日而陽 黧黑汗沾衣不自知其胼胝也旣返則鬻餅餌饗 陟其巔崎嶇仄險躬修祀事申云令有燬政神當 之主也神寧栗吾民長民者無良而嫁之禍耳乃復籲告岐山之靈 食休衆犒僧助閔出空驕陽塞空赫炎如故田中水車粼粼雜聞痛 衆皆解侯踏地若無所措跼天若無所容俯而思 御蓋不張四顧踟蹶抑或雲油油出遠岫徒跣而 誦祈歌先驅周行環治里方擬徐拜十步而一疾 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二十三 於麓之崇光巖藿 降割於下令毋久 孟中凹可受天水 仰而嘆日夫神民 益亢赤地若焦有 羣兒時而授餐雖 拜五步而一即面 從方向望之小兒

之積念精忠其昭假有日矣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 之高不可以自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侯 之靈也君子之格也巫祝之所有事諸父老之勤也職何有哉夫天 墳者有獲衍者畢登乃聚萬衆歸恩於侯侯避席 有虛修禱事所祈如饗者猥云天道邇哉代謝相乘亢極則反會逢 安之所以相楚也興師而雨衞之所以討邢也政豈偶然哉不然亦 聲卓有政譜入人者多近無滯獄之冤邇有衛城 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淸而俗阜古有三解侯其應之侯之賢 終日噴洒顛狂竟爾優渥霑足慰滿三農望所為 忽初更油然作雲喜報雨徵子夜雷雨大作大衆 念五湖七澤水不貧何老龍一憚屈伸至此哉燥 之勤故折獄而雨 日上之澤也百神 祥霖甘澍者是已 歡沭猶虞破塊不 不為陰歸不成寐

其適惡用貪天之功惟侯抗志囘天曠日持久卽 官美政不容諛辭是舉也法得直書乃內父老之 禮益虔卒之與槁沃饒嘉生蕃殖高而卑邇而遠 壬戌進士諱元飈淛之慈谿人 羣心解體神益王 於是乎有天侯在 言以鐫不朽侯舉

茂耳不勝側矣不佞抵郡則有為侯頌飭典張令 去刑迹目中不見有一人不肖也為政無類是數 子北來亦聞東南有健命乎錦曰是非榕侯馮爾設耶爾設五兄弟 歲戊辰不佞錦奉節為祀海使者歸次博羅韓夫 **敞疏淹者則有為侯頌條征輸數由籍克庭質訟** 也生平恂恂文弱遇大事則堅毅不讓賁育至於 陽縣志《卷之入 馮侯祠記 藝文上 記 三十四 嗣摘伏匿者則有 者則有為侯頌震 與人披膽瀝肝絕 子載酒江門言日 日子歸而循聲四 黄 錦再見

神勇下車破偽贊明王五百人節次設奇燉賊艦 營平賊數百日始沒而走已百五十里入長樂界矣凱旋甿又苦旱 常率所募壯士聯騎西行向賊賊聞風披靡遁一 海寇就殲而山寇連江閩之衆數千人掠境上人 老子弟不知予不肖竊竊行荀安陽狄彭澤故事是不急當務且令 土約身赴之上書當事刻期欲往會山海寇並發 我有杓人之名可乎議稍寢不佞聞而益信侯也嘗與郭仲常先生 功已歷歷紀錄御史大夫御史矣居亡何揭人擬 為侯頌閉閣之思柱後之斷犯嬰之愛拔難之威 魃有言海上妖神為崇須刲牲媚之者侯立下檄曰無功德於民而 西郊啄矚忽有報敵薄京師且亟侯與仲常投袂 收甲仗俘馘生縛 起草檄募領海壯 經術之理者而侯 夜一日奪賊三大 爲當事者阻旣而 祀侯侯人恐謂父 心岌岌侯又與仲

揭 得地於學序之背廣若干縱若干前築射宮顏以觀德中為堂祀韓 剝 稅璫陳鳳以韋緹騎坐邑作爪牙用大腹長鬣衣綠拖緋鼓威勢割 之額易為馬侯生祠走書萬里外日今可以為吾揭紳於父老子弟 相慰意乘此廣焉而預為侯所侯能我拒乎侯酌廣文先生監納於 揭獨缺申請 志報候事矣黃子日揭人亦知侯家法乎昔者大咸先生守襄陽時 顏以執神之機後一堂然敞如中堂尤加丹雘顏以文起書院實儲 以尸侯迨侯以續最聽計於冢宰揭人始得蠲吉迎侯祀焉撤書院 不能已矣先是侯見唐昌黎公德教在潮州邑郡治悉皆立廟而我 人物卽監司臺使者萬相顧太息莫可能何而已先生密授方略 面設仗如王者儀法當斬厝薪然之竟得雨揭於是祀侯之心益 縣 志 上憲為祠以祀兼擬當代名官為之配士民遂噂沓 卷之八 藝文上 部

縛韋緹騎置之法勑市人家投東新燔其廬烈焰四起積賄一空衛 欲祀而不可得是惟大咸先生大德足以當斯而荀狄亦爲杓人也 太僕公也夫侯治狀襞積不勝泐蹟其禦災捍患鋤奸抑豪正與襄 君歸幸謁吾韓夫子云慈谿弟子馮爾嵌今已血食揭陽萬世矣 向自述亦謂太僕食不過一整鶉衣對客與物無競竊效之則得之 蝎先生不遷者至九年所先生竟血食襄陽襄陽 路歡噼如雷先生緩緩聚肩輿還署課侯輩讀書不輟聲鳳憤百計 陽先勣不少異於尸祝一方也何有哉然其不肯祀之心令揭人迫 不啻親盜賊水火禱之不啻神此非垂德之鏡而儲官之譜耶故侯 重開進賢門記 人歲時伏臈奉之 宋兆輪母獎士七

縣南數

十武迤而東揭庠在焉庠之左為進賢門進賢門古門也其

道環學而西通甲卯乙之氣為生為旺為光為明往日爽盛則可得 而指也為豪所不便門遂煙底滯屯鬱所由來矣獨不知地自何年 之乃得衢先是改闢之日欲稍下以就衢驗之城砌有方而徑尋者 乘亦逸之豈當時亦有所避耶而門跡故存卽今所仍者是也門面 開焉鳩工於天啟之二年十一月落成於三年之 卯坐酉以內界河為民祠故經是門入者盡其墠稍折而南木橋渡 岸潮退見有泥中粼粼而石者年久地頹且散且次於陁隍下則當 中道中道者何漁湖都入府之官道有南有北而 外為侯生祠取其衝使奕世而後出入是門者覽 知舊為塞處壘石也登城而望外有通巷一條今 惟侈壯麗哉遠山東列供我媚明乃薦雙尖門納 愛無窮而茲門尤挽運興衰之遠續也計揭東西 目漁湖連城而東環都皆水界兩河而盡頭如島 此而五而三響不與焉此門居東北二門之央突 石者不易而木者猶議更未遂定也故水之為費貴五百有奇門以 日之橋趾門所由受途於巷者也詢之者獻能一 者皆為門獻采也北循郊坰人烟匝之繞城而盡 者非鳳圍之喬柯積翠龍從而迴抱者乎圍外青 選又與茲添一形勝焉大都地氣欲囘美事類聚 我時從樓船一指顧之也南际茂林蔚蔚葱葱如 可數轉而東南則有龜山孤峙葵塢福堂邇者議 一座高一丈四尺衍三丈一尺從二丈爲橋二 陽 縣志《卷之入 藝文上 計 三十七 拓為街東去可就 其髻登斯樓也極 朔南為門四凡得 六月如四門之式 此其中也城河兩 誦遺碑知侯之遺 外以石而內以木 門開其先則後來 微見江端澄練一 大興浮屠於門為 而起逐甲諸門寧 屏如雲如巖如滴 在海如舟在江而 山塔岡大尖重重 一言之仍其處逐

坤隅等縹際之蒼茫斷處略獻碧波一抹如掌啣 疋岐山當戶水不能流爾乃盱衡城市瞻眺宮牆 惟匹爱定中以成材攬黃岐之秀麗絜紫峯而崔嵬鬱地運其久塞 知哲人所由同憩甘棠而思召瞻俎豆以徘徊淑斗山乎東壁頌德 氣而不達氣何春而不開惟虞門之旣闢况潘縣之親栽肆伊域而 反在城末此則之門之樓之大致也若夫青帝震出祥霭東來春何 位於三台 垣及魁星閣者相望揖讓而立互為主賓外引闌 天而西遠浦孤舟 **闐稠煙次鱗極目** 與侯所重建東壁

侶雲卷記

郭之奇詹典士

天地之情不可見其迴薄於人間者氣而已氣之所凝不得一物焉 以上下其間則天地亦枯槁孤危而莫與爲侶故凡風雨露雷霜雪 縣 志 卷之人 藝文上 記 三十人

談則天地之氣通而天地之情見矣天地之情見而天地之侶立矣 見天地之情如是故終無以為天地之侶求夫能自見其情以見天 錯行其候其事或關於常變其徵或繫於咎休要 意昏資頑質鄙之倫沒沒塵土生而顚倒無知死 侶乎天地者人又安得而侶之雖然人之不可以為侶者大抵神闇 幬倏而騰封姨以驂騁乎四空倏而從神女以窍深乎一室由斯而 上故紅乎其靡息也天日下其彩而容容以施於下故雯乎其有章 地之情者必歸諸雲雲也者紅也雯也地日散其精而摶摶以貢于 霞霧霰電雰霓之類罔非氣之所呵然而畫夜或遞司其權寒暑或 耳有能自見其情於天地之間則雖 也於是扶朝墩以陸離廻夕照而蜿晚淡綴月仙之飾輕組帝子之 一人情緣皆上下氣機所綢繆 莫能自見其情以 則與草木同朽腐

域之表安在平雲之不可以侶也或日子之所言 大士大士惟日見其情普度一世而人不見所為 揭 **霓昭陽祗憐人去空悲燕長恨簫吹莫引凰為問** 疑嬌魂此地落餘香一度愁唫一斷腸分鈿誰 信魂迷江北水可堪淚染猶南枝飜憐官閣舊芳 為佛弟子且若何余謂天地 臨終念佛而逝姬之終始大抵髣髴故侯以侶雲 官閣梅殘愁水部江南楓落倩巫陽玉狀空使驚 泉鳴幽澗外可堪長作玉琴疑羅裙漸褪舊時香 迷白鶴越欄三尺冷鳥絲祗將淚碧留芳草誰伴魂香有荔枝歲月 有懷作感舊二律日春山去去遠如眉鄣水同歸 時供薦未已也而命余言以記之余嘗與侯祈禱午憩此養侯悵然 鳳凰塚色青青方未了長憑白雪慰燐光余亦步韻而成日空有青 而令侯終不忍忘情也余無以知姬也但聞宋朝雲生平事佛甚謹 可識舊容光噫嘻凡此皆侯之情也而余以為皆姫之能自見其情 山守恨眉泉幽澗冷若相期一盃香散新殘粉百 之榜之日侶雲未已也而祀大士其中俾之爲佛 愴甚莫能為情爱卜地於岐山之陰坏土殘香莫能已也而淹以竈 邑命馮侯及姬月容幸來茲土甫四週而姬已霓朝雲之遊維時侯 阿護而終古不可磨滅者也嶺南濱海絕少情事獨是鶴峯芳塚無 論識與不識咸皆容嗟用慕悽惋憯傷此可不謂千載一大情譜乎 士之右其庶幾慧性日聰夙靈益悟以脱形四 志卷之入 藝文上 間有情者惟佛佛之 記 三十九 情故作佛弟子者 情耳佛則忘情而 大之外以棲神人 使君仙帳裏姗姗 傳海上留裙何處 蝴蝶金轄誰當網 最多情者惟慈悲 名卷復使之朝夕 不盡春流似客腸 弟子捐資置租歲 塚同向春風起怨 **丈愁牽不斷絲須** 已負期雲戲數峰

亦惟自見其情而使人終不忍忘情凡此政所謂 俗人毋徒謂情緣僅兒女子譜也崇正三年中秋日記 氣機綢繆阿護終古不可磨滅事也因為之類推其說而廣及之俾 一日情緣即上下

通學碑記

陳鼎新再見

郭太史以英年類發驟釋褐而陟大廷列玉堂之選讀書中秘其廩 奮蟄之自羣子弟曾為同列執經者思有加惠以寓分甘之誼而邑 揭 卷資三錢其餘截長補短或佃有出入或銷費修整或完納米麥或 前令屢有學田之設乃捐俸積入十餘金置西關外糧舖屋九間每 年稅租十兩合三年可得三十金通計科舉八十餘名每名可得送 凡馬伍非盡有結社和箎硯席晤對嚶鳴久而締治深也乃念邑庠 於邑黌宮不啻蘧廬一宿耳即以視諸生亦似神驥未離阜極偶與 陽縣志《卷之入 藝文上 記

將軍者亦一時施舍耳非能計其後也即如義田之制為宋范文正 欲垂真珉以示永久夫古之身都通顯樂施予而示豪舉者非乏也 典並永哉太史公忠愛國時邊需告竭與其尊大人並輸粟以佐縣 誌之豐碑以昭後年而且欲效太史所爲以踵前邑令設學田之躅 朝大業當有不盡於是者鼎新叨符揭邑例有文移籍案之責是用 官而此又推類以及邑庠子弟並學宮徑術竭資葺之樹德務滋立 也太史諱之奇字仲常卯辰聯捷為邑之東門達道里人 者能計其後矣而近之宗姓耳即遠之亦僅如麥丹為贈非有廣齊 然不過節食贍貧與釜宣惠耳即如兩宮賞賜並與親族爲漢竇大 科舉增額等項以是推補有餘則積聚買租續增學博彭先生文來 於不替者也則熟如太史卷資概及於邑庠士而且與國家賓興之

絀舉贏獨奈何以此而累我黔首為則又缺然中止迨我晉水張侯 高者託言鎮靜循茅土之舊安坐待遷卑卑者流且借營繕名目克 追咎於中宮邱墟致蹈斯患或倡改圖輒復苦於物力蕭索以為時 以仁心敏才來蒞茲土提孱植仆百廢具舉念治所之荒榛慨然以 大肆焚圾延及縣署悉為煨燼嗣是邑長皆僦屋以棲庳陋锹隘無 我揭邑僻處海澨昔稱樂國際鼎草後屢罹寇變乙未秋賊艘壓城 彼私靈政日靡而俗日弊故觀治署之修廢而政事之得失可知已 以表壯麗而肅瞻聽十餘年間令數更甚者獲重譴以去青鳥家咸 中饗明以敷政治所以示有尊也而傳舍其官者輒視其地為蘧廬 國家設官分職級义兆人畿郡州邑星羅基布莫不有崇墉邃宇宅 2 法 卷之人 藝文上 記

旁之築則以為無米之炊識不必行行不必成成不必亟乃竟從却 請當道而報可焉乃於康熙癸丑四月鳩工吃材飯日經始不動公 道牖我民也遂不辭固陋而為之記 帑不責贖鍰而庶民子來爭輸恐後木石土甓無脛而馳麏集於增 益信王道之可為而至誠者之動物速也方事之始基也不以為道 下閱數月而前堂後寢以泊廊無門譙庖漏之屬次第落成予於是 與復爲己任進諸縉紳父老相與策畫其事衆聞歡應如同一 之功尤有大於是者耶予鏟跡巖谷世事俱廢樂聞張侯之能以王 下應捷如桴皷者平矧由此而氣運休明士習振興民風不變張侯 神輸鬼運而然豈非張侯恩德入人之深故無煩智籠術馭而上作 灰秦火之餘頓覩鳥草暈飛之盛都人士嘖嘖歎異以為天造地設 口爱

揭 推而木石可也工力可也擇吉它材次第舉焉爱 議蠲余與同城諸君任之一議助邑鄉大夫泊諸文學之士任之廣 閣為海寇所殘敗壞已極春雨將至其勢必傾識革乎民力竭矣不 始創建一五厥後郡四府湖林鄭公重修其歲亦在 則且將與草莽同棄可若何予日葺之亟矣何以葺之其說有二一 暇給修舉廢墜之事未遑及也丙寅春朔謁文廟 恕又重修焉余於甲子冬南蒞茲土時軍務倥偬 之日事既有條理矣董率不可以無人二君慨然朝夕惟勤由是去 為之記蓋嘖嘖嘆異焉自是不知幾何年署揭事 邑尊經閣前此未有也有之自明正德丙寅始郡 志 卷之人 藝文上記 四十二 揖者碩之老而進 潮陽簿鄭公諱惟 而學博偶言尊經 侯葉公按部至縣 又簿書錢穀日不 丙寅邑紳鄭公旻

其為內也宜矣獨是前後一三百年董其事者皆一姓之人豈亦有 有曠世而相感者斯不亦奇矣乎夫人文蔚興下 荒穢闢荆榛三碑者嵬然出焉取而讀之始知創於丙寅修於丙寅 矣廢興之數由今遡昔若合符節豈非天哉雖然 說存於中乎不可解也予因之而益有感也八元之數三百四歲為 丁皆文明象也是必有偉人碩士應運而起者挺 也揭邑人文舊甲海內重古學敦禮讓家詩書戶 德運七百六十歲為代軌為天地出符為七精反初十九而衰六入 今日不知何緣復以丙寅從事此皆非意計所及者誠如鄭公序云 為國華於以經綸大業黼黻鴻猷亦咸奉此尊經 而謀相應之數有固然者天道有小變有大變至 之學而已况丙與 合地紀上應天文 出於中予於揭多 絃誦雲蒸豹變蔚 六十年則其變周 人事者天事之應

士有厚望焉亦於後之宰是邑者有厚望焉康熙 二十五年丙寅春

三月記

雷神廟碑記

胡鶴為工部主事人

揭 措期省賦不能減期紀役不能免期節而且民之 俠歲以來愛此一方民保乂嗅咻慮殞厥職訟不 暮夜倉猝中竊余篆去余自揣寡怨於揭當非探 所使殆胠篋輩妄意橐金誤出於此猶冀其如裴 行間募丁壯給輸輓跟跪于役甚矣其憊三之夕 焉叩輙如響因舁致虔壽且祝曰惟神鑒善殲慝 余受事揭陽之一年甲辰秋八月將軍率師剿蘇 也旣而廉訪無跡惴惴以失厥官守是懼乃邦人 陽 縣 志、卷之人 藝文上 記 四十三 知縣 饑則哺之民之病 能息期清刑不能 告余某所有雷神 逆道境上余奔走 止宿桃山有盜乘 晉公事復還故處 丸者流為挾讐家 洞矚幽隱今某自

悔其衷緊於神乎是賴乃二閱月適余內擢水部而象亦旋獲謂非 **象是某無負揭揭實負某某則奚堪某不敢以是** 則療之民之死則棺之民之遷地則長點而泣請 人失之而神得之不可神舊祠於海陽縣之彩塘今以海濡遷地失 是懺過于神夫固謂神之監善殲慝洞矚幽隱冀有以褫盜之魄而 語 惠 于 人 而 但 以 安居之茲盜竊某

揭之冥頑貌王鉄者猶知憎天體化鷹眼而草鴞音未必不以茫霆 厥故址夫以神之庇余若是而余不能為神謀所依是又神無負余 為馬鼎也因記諸貞珉以庶幾於聖人神道設教之意云 余實負神矣神其恫諸爱急鳩工它材築宮于揭 以無忘神德且使

函元塔記

黄奇遇相唯一解

揭於嶺東爲澤國山川盤拱佳氣鬱葱獨是震巽之方地勢曠衍南

邑候馮公報日可爱募貲卜吉鳩工而吃事焉是 官近無成緒歲丁丑張侯以名進士捧檄而來興革利病心力交殫 之勝壯于斯矣于是父老紳衿聞之邑侯集而落之爱循其趾而仰 慨勝舉之未終毅然以為己任閱一著而頂尖以 無何而侯以最滿入觀懼為諫議嗣是代者乍蒞乍遷不能久於其 溪莽莽滔滔空洋東瀉有阜名龜山實當其衝猶 乎靜影之界中流也侯起而致辭日於都哉金輪着地玉柱攀天千 秋萬稱揭積鍾祥風俗人文以淳以昌俾吏茲土 眺焉則見廢隆乎孤峯之插碧漢也爱陟其顚而 形家謂宜增建浮圖以壯一方之勝于是父老紳衿詢謀愈同請之 而遊擊壤之鄉父老扶杖而進曰吾儕小人何知 志《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俯瞰焉則見泱泱 大河之有碣石也 明德瞻茲勝概願 者如入鳴珂之里 爲疆圉單關歲也 合標日函元一方

義勉服先王之道教而無貽盜虛之譏奇遇顧茲 邑有大夫緊惟我師邑有先達緊惟我儀敢不顧函元之名而思厥 長子孫孝弟耕讀以世承君子之澤子於輩咸章南逢掖前颺言曰 帶邑治攸域惟下流之尚夷恐元氣之不續函元 有桃兮燦河陽之株梅之岡母傳魁春之臚獲尚 俊三等崇儒磐石為溪地美且都溪現金沙于官 匠之數與夫倡義董役經理諸則具載碑陰經始 千餘緡出自募助者十之七出自贖鍰編賦者十之三以及物料工 爲霖兮入齊予之圖豈不巍然橫海一鉅觀也哉 五色之石而維地奠六鰲之足應集三靈永適百祿將繇是五門關 徊者久之因為夢畫形勝繫之祝頌日黄岐北峙紫陌南矗雙溪環 盛舉樂有成績低 於天啓七年月日 是舉也為貨計四 父兮於漁之湖田 玉種藍田而瑜山 既建屹如補天鍊

謝義士救瓊記

茹 **全**瓊山知縣

義士謝行一諱謙者粵東揭陽人也喬遷五羊城 寇而修蕩平於夜半則義士之有功於瓊者何異 探海氣領艚艘過瓊爾時適巨魁楊二洗九李積 長髮二十七名救回被擄男婦一百餘丁口是舉 **遂密言於余以爲此賊出其不意一鼓可破余廼** 突儋耳 喜排解做仲連之為人遇不平則按劍如易水軹 二擊碎拖風者五餘舟乘風潰散賊黨赴水者不 士侃侃陳攻擊之策主以神速乃伴若回舟星夜 陽 縣志、卷之八 一帶盤踞於臨之石牌澄之馬裊者幾五 藝文上 記 四十五 計燒其水寒活擒 也以數月狂逞之 疾趨焚其巨艦者 西少慷慨負奇志 入蔡之捷也庚申 月義士氣憤不平 鳳等聚船百號飄 里歲己未奉檄密 同往文武各官義

昧爽義士七船從七星嶺直下炮若轟雷賊外顧 營六千人馬每苦汎廣兵單更撫寇內叛韓有獻 萬人至瓊黝蕩察公素知義十名延訊海南情形義十畫箸定謀願 舟師省憲會題以順德鎮蔡公璋爲總統虎 驚賊愈肆志屯扎龍岐大坡逼犯郡城城居民無 腹心患汎守之兵分防不及賊勢日張更文昌海口內有附賊之人 衆萬餘大學突犯分擾東西兩路我瓊文武從海 冬楊二積慣圖報復乃遍結游魂謝昌洗九葉橄 以身先率七船前導斯時也自冬而春飄犯者復 逐於辛酉年二月二十七日海口被陷連及澄定 四圍環海古稱浮圖三千里疆界沿邊者屬牧令 欖等聚綜數百聚 等招黎勾海復為 張公為副領水兵 中間道叠叠密請 聚腹者皆黎岐鎮 五月按珠崖一郡 東西路皆風鶴震 不暇乃拔寨下海 固志適三月初九

夜復澄邁十八復定安餘擊散氫儋臨澄深黎者又率先合大師環 究竟賊從此膽寒不敢遠剽不敢近犯三月十五 剿陣斬者萬餘受降者千人漸次平定迄於今已 望海上煙火統六營精銳士卒身先各將內外夾擊先復海口十六 甚慘置之不識不論沉沒於荒土青燐悲號於酸風楚月此南溟土 嗚呼出師未捷身先死睢陽城下血猶丹此千古英雄所以淚下然 公之功入告將領以下皆議叙獨義士一人兩救瓊南功甚大而死 貴者有忌名而仇其先聲者義士總慷慨不顧罵不絕口途以身殉 不及顯膺贈恤而猶有記功記言之人垂不朽於千秋則義士直與 表彰以慰義士於泉臺以補見聞於郡誌使後人聞之日是人也雖 民所扼腕太息者也余也待罪瓊山身處目擊稔悉其狀能不歷叙 與賊艘數百更番迭戰乎義土遂被執爾時賊魁有聞名而啖以富 口併力與義士攻擊一晝夜可悵者大師後舟不 縣志《卷之人 藝文上 記 四十六 一載矣當事以蔡 繼七船士卒豈能 日蔡公舟師到瓊

重建韓侯祠記

知縣 蔡 端面重人

德氣節事業文章著之當代傳之後世所稱無異詞者惟昌黎文公 非之者獨公奮不顧身面折廷諍朝上封事夕遭遠竈而不悔此其 唐有天下二百八十載名公卿賢相載諸史册者何可勝數若以道 文與子瞻敍公之廟碑心益嚮往之竊幸得至其處縱覩舊蹟以償 梗直之概浩然之氣直感風雷泣鬼神窮天地回萬古而不可磨滅 者也端少就傅授書識公名輙欣慕久之及誦藍關詩驅經禱雨之 一人而已盖公於時唐祚寢裹佛教紛熾至令迎入宮禁無有起而

排立三座而實各自為門戶今棟宇雖於舊制中置公主顏日廟食 宇立而堂廡開工善吏勸並手交作不數月而祠 棟樑楹桷板檻瓦甎之具捐俸以為之倡於是榛莽剪而平壤見棟 其素至歲辛未剖符榕江所歷之區皆公治境山 矣考諸縣志同之前為射圃名日觀德中置公像後為文起書院雖 今秋時和年豐民安物阜爱臨其地按其故址签 然悲思所以倡之而履任伊始簿牒糾集百廢待興未能卒舉也幸 未幾運際滄桑罹兵燹棟宇灰燬瓦石碎裂而祠 乘舊無公祠至明季崇正二年前令馮君元飈乃 **圃之後以公排斥異端倡興聖學地與聖相近而** 州邑郡治窮陬海遊皆為立廟壯偉可觀揭獨闕焉因訪故老稽邑 陽縣志一卷之入 藝文上 記 四十七 之三棟屹然告竣 蕩然無存焉端愴 神可與聖相接也 作新廟於學宮射 川江城悉以韓名 日飾材鳩工凡茲

百世前棟顏日大觀後棟顏日鶴舞風清故門首 自我立也則吾豈敢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秋九月 以記之亦以修廢舉墜表章前賢爲宰之責也若 不替也其誰日不宜端旣喜其事之成又樂賞吾 氣節也其煥然而新者公之事業文章也雖窮天 之盖取其名德弼教之餘澤也由是而祠之翼然 之素志聊搦管序 統以文公書院稱 地三萬古而廟祀 而高者公之道德 日祠自我建而功

重建明倫堂碑記

蔡 端 再 見

講學角藝於其間曉暢六經恆於斯懋正六德恆 名曰明倫取孟氏倫明民親之意也堂之上博士先生日督弟子員 昔先王教天下京師首建國學詩曰鎬京辟魁是也下迨侯邦州邑 各設鄉學若校若序若庠使天下咸尊聖教焉後世因之學必有堂 於斯崇修六行恆

于斯由是五典明則士習端土習端則民風古斯堂也顧不重哉揭 茂草辛未予奉 牧馬之所風雨遞摧倒塌日甚雖前合次第修葺而明倫故趾猶嗟 邑學宮暨明倫堂尊經閣昔稱巨觀邇來數遭兵燹禮樂之區變為

浹爰進司鐸梁黄兩君謀之茲堂為日起化之原令廢者不興圯者 址而更新焉遂涓吉于辛未歲冬十一月庀工王申三月落成諸凡 攸關而漫不為之所乎二君忻然可予議用屬諸生共數厥美仍舊 無如甫校簿書繁劇鞅掌雖有志而未逮閱數月政務漸理民情相 天子命來宰是邦下車之始瞻拜黌宮延眺心惻卽隱然矢搆復念 尚揮布地之金增華者且著纏頭之錦豈萬民觀化所繫多士絃誦 如故謂儲賢育才何嘗觀舞樹歌臺鷄園鹿苑何關名教然喜捨者 陽 縣 志 《卷之人 藝文上 記 四十八

堂鳥草暈飛陸離丹雘申孝弟之教鐘鼓逢逢執詩書之濡思皇濟 科第蟬聯文章經濟輝映史乘茲者發迹之地重新本源之氣愈厚 濟覺令茲土者亦庶幾可告無罪躬南康夙號才數前輩縉紳先生 攻水攻金之資予勉捐薄俸計三百金有奇不敢少問民間今登斯 不更有度越前微為軟先哲者乎是則余所跂而望之者也

聖廟長明燈碑記

是夫子者與日月合明者也人日熙 無魏國需購

盖聞天不生夫子萬古如長夜是夫子者與日月合明者也人日熙 祀交廢至康熙乙酉李公應鳳來蒞茲土諭各都里民給示開墾於 隙之誠云耳茲有藍田都湯坑大坪埔先年建有七賢祠旁帶山埔 熙於服臨之下又奚事區區一燈以輝映於殿廷為哉亦聊以抒一 二十畝向係僧人照納適康熙甲寅兵燹僧散埔荒經數十餘載祠

是附近大坪埔力能墾者關之每畝循照潮例輸納租銀一錢供聖 顯未以傳之萬穓云是為記 廟貎於榕城之上懷魯懷鄒况素切瞻韓故雖媿傳燈一派而情殷 燈也酌流毋忘其源登枝毋捐其本務宜守畝計租遵奉前例公爾 廟長明之燈以垂永久時儒學李君歲領租銀四 御李猶冀焰燭千家李君日必永傳之於石可乎予因如其請而陳 光者哉余謬承乏茲邑憶昔見夫子於篝火之前傳堯傳舜今幸望 子之日月燦爛於天高地厚之間豈猶有昧昧長夜而不望投於容 惟動而其燈至今一息猶存誠二李之盛心也後之登斯堂者望斯 一點靈明昭茲萬年香火凡遊於聖人之門者尤當剔起斯燈俾吾 金躬事朝夕乾惕

義學碑記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孫公瑜山陰

聖然日今公鄉勵精佐治群百官恪恭奉職菁莪 家休養生息八十年矣邑紳士咸歸余績擬卜地 創構數楹並立田產圖膏火饔發計而力固未逮 愈數請愈力雖然其終無可遷就其間耶揭之為 屋窮營悉聞廟算山阪海遊咸致清和余何人斯其敢攘天之功辭 銃秀緬維前哲為理學為節義為文章為勳伐炳 之設以迪成材而黨庠逐術闕焉弗講蓬戶單寒欲奮末由此是守 **余綰揭篆者三年和風協律年穀屢登上讀農耕** 土之恥余自蒞揭延師有年顧肄業苦無定所恐不可以垂久意欲 載在邑乘指不勝屈以今衡昔儀型漸遠典籍風微披簡懷芳興人 盛衰之感者不少豈鍾毓之果有異耶抑亦董率之未先也夫醫序 縣志 邑山峙海環鍾靈 樂育戶被詩書部 築廬以貯書笥余 炳朗朗皎若日星 今荷諸君子請盍 各適其業時

移彼就此而且以余為乘章之先可乎愈日諾遂於三月念入日趨 指程門而朱子相與往復辨質毫釐千里後世不無擬議之端然迄 身心性命之學與朱子印契嘗稱公為東南道學之宗昔陸象山宗 事閏六月十七日竣工顏其額日義學中設子朱子與孫燭湖公位 今建水鵝湖兩賢並祀紹公者庸何愧是舉也事集而志成澤遠而 德化於萬一此眞諸君子相與有成者矣爱述顯末勒之貞珉其捐 置田畝數目具鐫於後以誌不朽吾知繼今以來者其有同志也夫 利溥將見揭之人文前者珠輝後者壁映余亦藉是以播 以為多士楷模燭湖公者余遠祖也諱應時字李和登淳熙進士其 重建尊經閣碑記 許登庸恩雖出太 朝廷之

揭 尊之也何其至哉我揭自韓昌黎起義入代風之所播泉流波委千 齊治平之書也夫經者理也常也日月麗於上江河行於下天地之 夫經者孔子之書實二帝三王之書雖帝王之書而實天下後世修 颶威一振蕩析無餘我邑侯孫公世服儒書本乃祖燭湖先生家訓 不息體而不遺焉昔人有謂五經如五星五嶽四書如四時四瀆其 慨然以重新尊經閣為已任會合邑紳士詣閣經營捐俸四百餘金 經閣創自前明郡守葉公嗣後选興选廢賴邑賢侯為之修理客秋 經也五常五典人之經也故五經四書之於人猶五行四序之運而 剔好重農息訟與夫救荒防患者亦旣百廢具舉無美不備矣今乃 來字是邦廉而不激敏而能靜介而能容數年勞瘁凡為揭邑釐弊 百年於茲凡成人小子咸思經明行修以應朝廷作人至意揭之尊 同廣文黃君進任君廷瑄孝廉黃利來明經李岳英州佐羅元輯庠 陽 縣志《卷之八 藝文上 部 五十

樸處以從遍德之風推之天下而人文彬郁本教旣端古治可復則 **占無不日誦於口而涵派於心將見秀者書升以應右文之治愚者** 懸其的而誘之趨使夫童而習之舉凡君父兄友之道仁義禮智之 兹役也豈徒潤色太平已哉 生黄元長鄭邦勤及吾兒之翰鳩工吃材另捐銀五十兩修葺宣聖 本也乃我公建茲閣之意或又不盡於是矣教民成俗莫善於經為 大殿東西兩無經始於辛丑年季冬落成於王寅年仲春予揖羣生 而言曰吾儕識閣之所以建乎學之藏書不獨五經閣以尊經名重

重建崇聖祠碑記

許登庸再見

從來水源木本仁人孝子罔弗追念故詩日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凡 以敬己親未有不敬人之親者紛先師之祖篤生至聖曹天尊奉歷 陽 縣志、卷之人 藝文上 記 五十

廉橐興修不數日而輪奐倍昔則陳吳二侯重葺之功豈不後先輝 爲己任舉聖殿兩廡各處鳩工庀材煥然一新綠請假歸建故崇聖 創建崇聖之祠我榕邑學宮久已頹圯湘潭陳侯治作慨然以修復 文教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代帝王推崇有加無已今 座崩陁朽壞愁然興嘆逐商之學博黎君司訓陳君共襄厥事爱捐 映並垂不朽於千載耶是舉也洵仁人孝子之用心將以起士風輿 一祠未及修葺繼得淮山吳侯視篆吾邑朔望謁聖睹崇聖祠宇龕 國家以孝治天下追封先師五代編令

棉湖社學碑記

王 秀 無 婦 人

族絃誦之家甲於通邑余奉檄巡籣一方慨然有美乎其俗思進其 湖距縣治六十里為霖田 一都巨鎮土田 肥美民物殷饒衣冠之

末吏也非有督民之耑而宣揚 戴匡星君中為名師講筵之位峻其簷使明虛其疏使達旣成而鄉 與有責焉于是集諸縉紳茂才謀立社學以答 揭 造士今竊取其義名堂曰造士堂是堂也貧富貴賤知能賢否無所 得勾會計庸任出孝廉陳君元才庠士王君略之 群峰拱峙一水迴環山川清淑之氣鬱積磅礴當有異人產於其間 分薄俸以助脯脩庶幾有望於後因刻辭於石以為彼鄉人士勸 覽彼風物亦可以奮焉興起矣予旣樂諸君子之力贊予成而猶歲 擇於其人咸使登焉庶幾磨揉遷草沐浴啄歌頑者日以美美者日 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其有秀異者諸侯歲貢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 年九月二日越明年五月六日而學成學有前後堂舍凡幾楹內祀 而下大里鄉肆習之良規爱卜吉于安定門外之 以才道德明秀可為公鄉未始不於茲學卜之也紛地當恢廓之區 人子弟後先踴躍以就學予聞古之立學也里有序而鄉有庠入歲 人士醵金二百有餘兩以數盛舉良材堅甓堊丹漆黝之用適盈所 人子弟共相摩礪于仁義道德之中以樂觀其禮讓之成也然予 陽 縣 志 卷之人 藝文上 記 國家之德化以 五十二 手鳩工于雍正入 左購地九丈合棉 朝廷勸諭之至意 佐大令出治或亦 楊世達對知縣

棉湖社學碑記

勸勵而後行故造進多廢焉不舉雍正入年 矣惟鄉社之學不列于官必待風俗之善而自興亦在有司之力為 正之地于是遐方僻壞莫不蒸蒸向風惟時無錫王君秀方以才能 國家學校之設自王畿以至郡縣咸立學宮而備員以掌之為典鉅 人才乃下令于政事之臣飭縣長以下勸立鄉社小學以為風俗養 國家思廣勵天下之

揭 其所從入而區其所由升大學者今之監冑郡縣 巡籣吾鄉有志教化絃歌輔治一邑當於讀法之 于予予日某以材樗謬宰中州未能通達治體以宣 是學雖未成而君之教已行矣辛亥春工旣峻鄉諸君子郵書屬記 之爭量究其曲直者而使之甃石畚土以受罰民皆悉心而知所革 圖成厥功偉哉吾聞君之治職敏而有方當造學 吾棉人士倡相地于安定門外購地九丈格勢方 書教必有其地黨庠術序古者大學小學之名立 而興事吾鄉人士多稱力為之助學之成也不必 鄉社學也小學不先則教之序紊矣是宜亟置社 日風俗之善不善存乎人人之賢不賢存乎教教必有其具禮樂詩 志 卷之入 藝文上 記 五十三 日揖諸紳士而言 之日值小民雀角 學也小學者今之 皆君之資而謀始 學遂傾俸橐以爲 正取材運甓签日 而後教之法行正 朝廷之盛意

請 金閨探花上苑福澤功名後先輝映不於吾鄉有厚望數即使予他 而竊吾鄉先見風俗之醇皆吾父兄之有以為教而王君又能彈其 伏臘相與飲酒賦詩以歌啄太平之功德而思王君之績不衰俾吾 鄉風俗得久安其敎也豈不美哉豈不美哉因書 心以相磨濯嗚呼可謂盛矣將見春絃夏誦族皆秀民嗣是而啓鑰 日得歸老故鄉與吾父老子弟講讓敦仁見夫秀者讀朴者耕歲時 以應鄉諸君子之

重脩學宮記

知縣顧 季鐵塘人隆

聲名之盛得之耳濡目染者非一朝夕之故至唐韓文公為刺史延 屬邑邑雖僻在嶺海然自漢以來隸中土者久禮 揭陽始置自漢其境括海陽程鄉饒平三縣地自隋置潮州乃為潮 教信義之化文物

慕義况揭陽久隸中土漸摩有素為人文接跡之 申投壓論事退歸讀易者日林巽明時講學駕志稱餘姚高弟者又 時以清介著者日張夔以高隱聞者日吳復古舉賢良第一者日許 上憲俱蒙報可先清釐三面之被佔者若干戶代覓官地給費令徙 垣茂草無絃誦地詢自康熙二十年重建後迄今 春子由高要來令茲邑循例首謁先師廟見殿堂門無傾圯不治頹 昧咸耀以光明凡前代聲教未通之地罔不建學尊師喁喁然向風 得二人焉曰薛侃楊士德夫賢才之生雖不擇地然或隔數千里或 人邁於前古而督撫大吏仰承所以興賢育材者至周且渥阻深吻 揭嶺者尤盛數抑亦學校之教有以漸積使然也今 事孰有先于此者願捐余俸爲倡邑人士遂樂輸恐後費旣集申之 閱數百年乃 有其地無其教地不足重也有其發無其地教不能久也余吏爾邑 繚以周垣疏其泮水蓋秩如也煥如也淵如也蠲吉釋奠隨進諸生 千二百兩有奇大成殿及兩廡則功擴于前門堂祠齋亦規敞于舊 仲春落成凡工木金石磚埴黝堊丹雘之工約以數萬計用白金七 爱鳩工庀材公舉邑進上許君登庸黃君世傑貢生務受光生員施 大編鄭廷捷陳大成黃欽明林梅理黃天培務宗錫林楚聲黃六象 何占奎施大澤司其出入經始于乾隆十六年仲春迄乾隆十八年 而命之日余向者嘗言有其發無其地敎不能久今而後可無慮此 震蕩日就朽壞民居之侵故址者且徧東西南三面因喟然嘆日 士趙德為之師而士益勵於學嗣是績學敦行之儒代不乏人宋 陽 縣 志《卷之人 一有之今獨接跡於揭陽一邑豈東南靈秀之氣薈萃 藝文上 記 七十餘載歷經颶 /地哉乾隆十四年 國家核樸作

傑出其間出備國家槙幹之用處則繼廉洛關閩 賢持躬經世之大果韙余言而爭自濯磨必有行 有其地無其教地不足重諸生當思所以重茲地者毋習于佻達毋 專于詞章毋誘于勢利而有茍且詭遇之思毋囿于小成而失古聖 之傳豈不休哉 修名立之士聯翩

梅岡書院記

鄭大進經雖士直

往家食時相距不數百武以乏濟勝具曾未一瞬其顛而形家謂象 按通志縣治東北梅岡山上鐫梅岡第一峯五字其山挺拔秀異余 孝廉為漢吏抗不受命江東義之歷齊及唐區南貴世授節鉞陳昭 揭陽處五續之一名縣自泰始漢末孫氏兼有交廣邑人吳叔山以 會遞開賢才輩出揭於義安為名郡縣梅岡隨亦號聲名文物之都 烈爵列通侯讀史至建元永隆間茂節豐功續海都爲增色自後運 陽縣志 卷之人 藝文上 記 五十五

書發跡深得此地江山之助今立學是其遺趾孕精毓秀別顯菁華 或後都任馳驅其梅岡一峯近取為左文筆相傳前明翁襄敏公讀 得官田若干頃為置籍尹誠識大體我都人襄斯義舉尤深有見夫 亥都人士議於梅岡山之西南創建書院令尹賀 之說則夫王國之生鍾靈川岳以赴風雲於理得毋有然數乾隆丁 主文明數為余言及余未深信然以所聞郭璞靈洲佳氣夙益衣冠 家又云彌勒古剎列岫環流縣境黄岐桑浦二山 先王淑世寧人之原余聞之喜爲不寐蓋古者王 興行非惟足備公鄉大夫之選而耳目所濡其功實原於鄉校是役 也課德藝之成用導婣睦任卹之化余於都人士有厚望矣抑聞形 而風俗之厚擊自師儒周之盛也閻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其時率教 道之行成於教化 劉二公籌給廩鯨 稱邑重鎮而或前

行見彬彬郁郁並起而先梅嶺之春當以此日之言然之是為記

榕江書院記

鄭大進再見

言開開幷割俸錄為賣火延名師為啓迪額其堂 院引生童研論經義數數懇怨不啻家人子弟聞風向慕來鼓篋者 編隣封焉西偏立新院以儲武備亦如之是侯之 旋以憂去丙申復來令茲土於是聚材鳩工大啓爾宇軒豁閎邃言 實與我揭瀕海玉窖紫峯蒸為靈異士合文抱質陶鑄焉胥可歸諸 大道而摻轉移之柄往往難得其人乾隆丁亥桂平劉侯甫下車卽 書院萌於唐啓於宋若麗正白鹿高陽諸構尚矣自後締造日繁求 以教誨爲首務越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乃卽書院創築奎光一樓 雅意作人彷彿其遺則者史册中亦不多見豈非徒艷其名罔旣其 志 卷之人藝文上記 五十六 日樹人公餘即至 有造於揭豈淺數

父母而兼師傅之責若此今之書院古鄉學也我 以嬉誓移山谷未有仿四院之規育一時之秀藝擅六材化周千里 也哉予官跡半天下每嘅黨塾之設大都沿襲視為懸肬不則以邀 如侯者嗚呼厥本不旣端與余雖未獲悉侯才心已儀侯治不虞以 國家文教誕敷

無間海滋余嘉侯之能仰承

使為治而盡識所先寧第令君之獨詫吾邑也哉是為記 揭至今稱良吏侯一至再至丕續將或過之信夫為治當識所先矣 修橋梁除道路葺祠觀瘞朽骼特其緒餘焉耳昔張岳陽先後三治 天子德意助田育士紹嫩前休因作此郵歸用紀侯甘棠之樹若夫

藍田書院記

凌 無 世陽知縣

粤稽成周建官三百六十以紀衆民無 一事無法而獨無建學之制

意至遠也藍田在揭北境風俗素稱淳朴地有新亨為邑重鎮 常數千人賜以九經肄習又賜石鼓應天嶽麓諸 文王公復撥磐溪大嶺官荒埔地一百二十餘畝為師生薪水經始 揭 廣之爱有書院之建其始則濫觴宋太平興國時廬山白鹿洞學子 數窮鄉晚進苦無明師往往有欲從末由之歎於是賢士大夫思以 庠士蔡若海徐源長等任斂財不匝月得白金千有餘兩隨卜地於 院於其中乾隆癸未請於前侯休寧王公倡其事而命倪明經健行 初寇氣未靖山海交訂現山之巔職為戰壘當是時風聲鶴唳家罔 相慕傚前規後隨下至市廛村落間所在多有凡 顏亦顏之徒故晉虞溥日製而舍之朽木不知製而不舍金石可虧 主榕城講席倪生謙受以老明經來學因請文余惟天下事百凡皆 琅 攸寧人士蹌踉逃竄固不暇言學今承平日久民生不見外事四方 可緩漢唐以來學校愛威歷代相沿不廢但博士 斯其效也雖然此第言文也有質存焉學以明倫亦以飭行堯舜之 於仲夏越入月而告成尚未有記戊戌春余承邑大夫桂平劉公聘 商買爭出其塗絃誦之聲亦洋溢乎四野爱是紳者子弟食謀創書 可馴致有效惟學問則毋望其速成韓子謂用功深者收名也遠顧 游息所復數楹環植李桃竹木以資勝概院外園租歲可得七千餘 人見其難成輒錗為降才弗若不知士患無志耳希驥亦驥之乘希 山下繚以垣墉閎以堂構甃以階配正字三旁舍二十有四庖廚 陽 一民無養而獨無廩士之條然上下顧交趨之 縣 志《卷之入 養文上 記 五十七 書院敕額自是踵 以植人材興道藝 有專員生徒有定 如飲食葛裘之不 或

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敦孝弟斯根本立求忠恕則

終身可行此又為師若弟者所當知勿徒以漁獵辭華畢厥業庶書

院之建設不虛矣是為記

鴻溪書院記

陳子承年知縣

揭 藏修游息心跡雙清於書院為尤宜爰庀材揆日築精舍於江滸顏 臺曰文光昭其文也計三棟夾室二十廣袤各十二丈庖福悉備規 約六百有奇不假聽於人悉自倒篋而出越癸亥而竣尚未為記意 制雖未閱頗喜不蹈揭益夙願藉此稍償擊工於乾隆王戌計費鑑 市肆臺司或假道申宿迩成傳舍先君屢思別覓僻陬為多土習靜 霖田之棉湖有義學雍正八年邑侯湘潭陳公樹芝暨巡宰無錫王 驟不可得後覽勝至鴻溪見三山排青一水澄碧頓有終焉之志而 公秀始之屬予先君旗厥事嗣是土氣蒸蒸日有起色顧其地鄰於 縣志《卷之八 藝文上 部 五十八

盖有待也歲庚辰予獲雋於鄉即欲記其事旋以備員邑宰應應靡 燕僻茹以菁華鴻之渚安其所而弗遷棉之社遷其地而為良他日 馬三升之為是構弗敢侈丹雘若治輿樸屬微至於以致遠而無難 乎廼紀之日古者鄉學與國學相埒弗圖厥基將子矜是懼而何司 服迨假歸又復延擱今不幸先君逝矣倘更因循不終於湮 一般,敢 蘇湖之澤不再觀於今哉是先君之大有造於桑梓也予小子譾陋 刑施之也悖則求之也佛茲地旣幽深督程課者復歷延宿士屏其 記日數學半又日娥子時術之其諸為我都人導先路乎夫教之弗 因始基而式廓以廣召生徒使四方來學咸望此為歸墟安知河汾 無文不足揚推聊述其顚末使後人得瀏覽云

重修學宮碑記

知縣劉業勤爾西姓

斯倫紀正術岩迂疎實與王政相表裏古者致太 國家誕敷文德崇儒重道自闕里孔林以暨黨庠 辛未顧公彝再修之距今己亥歷年未久俗吏簿書填委日昃弗遑 地滲漬多蛙蛆又常有風凝海溢之患治不以時其不至外強中乾 間廢而興興而廢者屢詳志乘康熙丙寅前令鄭公濂肇修之乾隆 言之夫仁義性也忠孝學也親生之君治之匪師教之則析義弗精 春秋不書說者謂常事爾今奚記雖然一二子晨夕於斯不可不為 乎二君日公弟始之勿慮無合尖者議旣定乃斥雖為之倡未幾聞 循倘棟隆下撓不更難為力耶四月哉生魄予謁廟因謂學博鄧陳 推電而剝雘而塗素而點向之凸者凹植者仆整者傾矣若稍事因 貌完質腐者幾何今學舍雖未宅草乎然越二十有入載其間風而 富具存體弗鉅弗稱也製弗華弗麗也况邑環玉 此即緩圖未致以原伯魯不悅學為消旣而思之 星明天瘤檐楹流丹飛翠諸生忻然願有記余日 光矣余欲作而新之願將取道京洛恐力綿不克戴事謀諸逢掖可 俗恆必由之典至渥也揭自宣和設治而後學校之建前規後隨中 日隆制日備所在穹然高恤然邃奭然緻者無間 風者各以緡至于是揆程度務計日鳩工匝兩月 經權常變之間輕重緩急之際一有差謬人倫因之以不明矣吾與 二三子坐此堂仰瞻考亭書扁豈但美輪奐侈觀 二君日教化不行師儒之過也廢墜不舉有司之責也茲字黜黔無 陽縣 志《卷之人 藝文上 部 五十九 **窖水**潤潤穿城入 昔魯僖公修類宮 夫子之墻數仞美 聽已哉必謹其儒 平熙鴻號化民成 於遐陬盖儒道明 術序罔不畫 而齊無堂序錦濯 一禮

名而墨行者然後大本立士品端循序漸進以求至乎道不然佛氏

之徒如達摩者且謂修寺造像無功德也吾與二三子其敢以此自

為功乎二君曰善請邀書之且以診後之人

關帝廟重建碑記

劉業勤

揭 於成旅莫卜之地後即東西奔竄萬死一生而擁戴之誠曾不少挫 益虔盖神生平志在春秋君臣之分講之最熟故 港絕橫無所往而不注懿惟聖帝之神殆天下之 下後世所在尸祝之雖孺童走隸亦知神為忠義皆辦香搏額不懈 氣歎薄雲霄生為人傑沒為明神英魂毅魄耿耿 化億萬身而廣被天壤譬之水源於星宿衍而川 古今萬物皆有息惟至誠則無息鍾星嶽之精失靖獻之義浩然正 解州樹勳荊蜀自漢距今千有餘年宜若與天下 縣 志 卷之入 藝文上 記 避追桃園定一尊 後世不相涉而天 瀆放而滄溟即斷 至誠乎考神生長 不磨用能以一身

卒能掃黃巾刺良醜縳禁梟德淹覆七軍折權操 燼緒使為人臣者共識綱常名教之重不敢棄主以便身圖此其功 雖在當時而其義則炳於奕穓也歷代錫謚褒封 之逆萌延卯金之 有加無已至我

附近居民舖店一十入間闢其基恢其制前後凡 修皆因仍舊址為屋僅二楹唐陳蕞陋不足昭假 修雍正乙巳邑令李景運奉文於廟左盖宇祀神三代其後兩次重 再來揭仰邀神貺年穀順成物無瘯癘迺諏吉捐 北關外明嘉靖間為邑推官林維翰創建萬歷辛 相埒所謂至誠無息久而愈徵其盛者不信然與 國朝顯靈助順丕續尤彰以故堂構之崇嶐犧粢之豐燉幾與孔林 廉銳意改爲爰購 明威乾隆乙未予 丑署縣何景忠重 揭城向故有廟在 三進中祀神後祀

三公崇樑棟壯垣榱深邃商皇軒豁呈露外築戲

臺為坊民報賽旁

爽在天下勇烈在簡篇可無俟予瑣述而予顧爲 以神道設敎之盲庶其在此也夫 戌正月聚工游成於五月因爲叙神出處大節勒 置精舍為繼侶住持計費銀二千兩有奇擇紳士數人吃其務以戊 人入廟告虔者觀之肅然凜名義之防而悠然動 思誠之志將聖人 此喋喋者盖欲邑 於碑陰夫神之英

天后廟重建碑記

劉業勤

揭 時載在祀典揭地瀕海其土沮洳近達漳泉遠通 伯為功於海澨者最多列代褒崇或封聖母或封 考神世居莆陽湄州嶼自宋元祐發祥雍熙昇化 入於稽天巨浸中每遇鐵腿銀濤鯨法鰲鄉時則 陽縣 國朝康熙庚子復改封天后 志 卷之入 藝文 詔直省郡縣 部 六十一 有顯覆之患榜人 吳越商艫販舶出 祗肅明禋春秋以 天此禮文稠洽迨 而後祛陽侯斂河

前令陳公樹芝曾事重修見於志乘顧其為制規 綠畝間縣治舊有廟在城外坐南面北不知創始 睹帆檣欹仄魂驚魄悸輙呼號籲求於神神必示靈夜則火光燭天 之應啼兒乳媪之卹飢嬰殆不是過故揭人家尸 稍通乃捐俸為之倡首建後樓次中座次拜亭餘 雨摧剝勢漸頹唐無以棲神明而將肸墾乾隆丙 神而神實依於人人不明信則居歆無本不儼恪 前後共四棟以畢其局材購於山工僱於肆旣成暈飛鳥革浸浸閑 冉冉而至晝則江鷗先集異香徐來即安瀾有慶 閑今而後肅衣冠展歲祀庶幾陳牲薦盎神具醉 地旋以戴去耿然於懷越九載余幸再來爰買民 舍五間盖造頭座 前閎未建已無遺 戌余既受事政務 模淺狹且歲久風 於何時確正戊申 里祝祠貌編紅塵 舟保無恙此慈母 則對越貽羞尚願 止乎夫人受庇於

有事神治人之責亦荷靈貺於無涯矣豈不休與 我邑人瞻堂宇之深嚴榱題之輪與各致敬盡禮以仰近神庥將見 海不揚波慈航普渡不惟浮海獲祖席之安即陸海泯衣神之戒余

創建風伯廟碑記

劉業勤

揭 齊寅清將事墠遣廟預亦較昭代有加猶以風伯之靈虾他神爲倍 典凡山林川谷邱陵與一切有功德於民者咸飭 者紛如聚訟於是風雷之時或興或替迭為乘除 北漢儒以爲卽尚書所稱六宗因廟靈星而時及雷公風伯厥後議 伯以槱燎與司中司命雨師同祀月令則立春後 風箕星也於針為巽開甲破萌歙暗解慍施功於 風雲雷雨為一壇春秋致祭日以上戊我 志《卷之入 藝文上 記 六十二 國家 有司備肥腯潔體 懷柔百神釐正祀 丑日祭於國城東 迨明洪武初則合 人甚鉅周禮大宗

烈凡厥下民被其休和以時耕鑿毋或逆親悖長 繼自今勃鬱銷歐温去汜蘭轉蕙永無終暴之虞 循楹稜雕幾髤鑑為宇二側天后宮之東經始於 斯廟之建也尤函余再至幸四序嘉祥雨腸時若 訟於物力弗克舉贏後或急於簿書未遑數典虛 周之偃禾宋之退鷁隋之跋扈蜀之貪狼歲曷用 於神否則大塊噫陰陽怒雲鷗不得升氣塞不得化時則有六谷如 人神不尸功澤於何有迺召林衡迺招陶旅杏梁 卯以迄今茲盖四十有一載矣夫揭地濱海颶作 年奉文令天下郡縣各立祠專祀以祇迓神釐維 酉四月而厳事是日也天朗氣清和飈 74 布奉牲以告人悅神安 桂梲度協鄉規樂 乎更為之歌以祀 乾隆丙申七月越 鬼罔打節熇弗中 不常蘊隆屢見則 神居曠磔祭自フ 時官斯土者前或 作爲不順以干譴 义旋於雍正十三

祥之世條不鳴土囊息嘷恬滄溟旱魃匿影颱颱停鞭雷駕電雲屏 神歌日神在天分箕為星神在地分莫朕其彩刁 屏雨膏潺濡黍稷馨葳登敛日神之靈閟宮新構 光熒熒豆掩肩母樽盈醞願神醉飽垂千齡 摩空青銀燈樺燭 調吹萬誰能寧休

創建火神廟碑記

劉業勤

曉而郊墟塵聚所在崇垣偉貎皆祀華光之神神號帝莫識册封昉 不相射過人知其相尅不知其相生往往疑祝融 語語出出校易見於宋都神秉火德司火功為民樂大菑捍大患於 何代世俗所傳涉恠迂儒者弗道大抵華光火神 貴在東北西三河伯之上盖天地之道水足而後火生故易稱水火 火蒼龍之中星厥德炎上厥宿朱鳥厥神祝融然 陽 縣 志卷之人 藝文上 記 六十三 也粤南陲火所宅 祝融實司水次最 以火司水為不可

類應人固有性谿刻巧居奇求壟而登飾羊以飲心滿志得程鄭自 禮可祀在顏壞國為尤宜夫知幾者神也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各以 請命祭緣義起所謂禮以時為大也余蒞揭有年矣丙戌間旣創天 滅何如未雨而繆故事恆豫於徙新功毋取乎爛額稽古五行無專 多一旦焰起崑岑焦成赤壁向之持牙鑽李厚殖多藏不足供楚人 祀乾隆丁丑 晉也古者燥熯之禍莫著於春秋聖王成民致神理不偏廢反風而 民辜也修德以穰者王政仁也設官字人而任闆閣日聞不戒守土 后宮於北關丙申秋復作二廟於其左右風伯處東以箕固東星也 火神處西以火漸西流也其材木甓磁之用登馮丹堊之需先割俸 一炬倘非冥漠中默尸其柄昭報何渠若是耶雖 特朝有司立廟祀火神蓋同禄不安燎原最酷為民 然弗戢自焚者細

被士女光瞳朧四時和煦嘘祥風吁嗟神之福兮無期窮 廉後資衆力前座樓神後寓緇侶地敞而深字華而固皆以丁酉首 物於庭魚龍曼衍報賽無虛日咸歸績於余余不敢有爱歌以祀神 夏落成觀者如堵耄叟童務迨巡而至鷄豚蟹稻荔枝盧橘之物充 歌曰金城仡仡開神宮玉墀丹城森且崇重黎爌烧插花紅翔以朱 鳥驂紫虹靈旗爽融來雲中盪敲洒餤袪蟲蟲考鐘伐鼓薦攝楓德

重建雷神廟碑記

劉業勤

揭 壇幷置祭品此後世肸蠁所由昉也揭向有廟在城之解元坊為前 僕數區區修補物換星移□且壞公又以卓薦赴都門失今弗圖誰 境上胡公以供輸輓宿桃山縣符為尤來竊去隨赴彩塘籲告神未 坤六子之首而稽古典禮祀顧闕然迨唐天寶五載迺下韶日發生 雷之靈昭昭也奮於地行於天其神爲黔贏為豐隆乘雲將雨居乾 幾遂七獲已而彩塘以瀕海被遷神失故宇因徙建今址酬神功更 百有餘歲矣材質幾何其圯颶墮者靈蝨者頹唐而慢患者不可更 老子弟而降之福者校他神為最捷于是民詣余請日斯廟之建也 民 令胡公鶴邁所創先是康熙甲辰碣鎮蘇利叛擾惠潮大兵來討集 今雨師風伯久列太常惟此震雷未登群望厥後祀雨宜以雷師同 紀其顛末麗諸石神旣來揭日益靈鄉民事之亦益謹水旱必祈吉 凶必報歲時伏臘必虔薦椒漿走巫覡者趾相錯余兩膺榕篆凡遇 振蟄雷為其始盡卦陳衆威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永施於動植 雨澤忽期則禱神神不以下吏治無狀叩輒應今年首夏雨復失候 恟恟空霓興歎余辦香致祝亦不一日甘澍胥均是神之惠我父 志 卷之入 藝文上 記 六十四

潔腯肥神必據我而徒史巫紛若之是爲 弟秀者說禮敦詩處鄉尚和為下不倍聽山陽之 災如階門研如肇工乾隆已亥維夏兩越月而落成因診於衆日神 非聞嚴愛之隆隆則莫尋於覆轍此易所謂震雷濟至君子以恐懼 其材昆吾般倕各騁其技仍前制易新模閎則宏 其拳拳似公者有幾衆欲設薄醵金與神□為幸假若公以導□□□ 修省之義也吾行有日矣爾父老子弟尚其體斯言為對越毋日粢 靈昭昭應如抱鼓然人必自惠而後神惠之自惠無他樸者力田孝 惟四境之憂抑亦有為之族耶爱捐俸廉諏吉日 毋庸神之降福於爾衆卽錫禍於我躬□□□□ 殷殷則思殲乎前 之垣則機之甓甍 □□春秋所書豈

重修城隍廟碑記

劉業勤

悍者初甚倔強及賭庭階爽颯心駭目愕輙輸服恍有默褫其魄者 城隍之義見易象周禮入蜡之祭有水庸庸城也 樓其前榕松屏其後地最勝神且益靈里媪都孃 崇門齾齾華構沉沉廲廔檐阿歸然矗峙有亭翼 西漢祠則助於東吳厥後自北魏高齊以迄唐宋祀漸黨灼明洪武 俎雞豚長跪獻楮者膝相接予每遇疑難獄亦有 事盖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神之聖不可知彰往察來使人剷垢塞違 山川之壇而專祀遂廢我 用佐諸司政教所弗逮揭故有廟在邑之東址深二十六丈廣入丈 二年申之制詞錫以徽號爵為顯佑伯其禮優隆至十四年合祭於 如守令公廨若有司蒞政然又俾諸司初任必齋 縣 志 卷之人 國家修釐典禮令海宇郡縣各立廟宇 藝文上 記 質成於神其點者 杖孫強子筐菰荔 如有無他如鐘鼓 **庿盟神然後得治** 水隍也其神肇於

咸徹天辉則予之新斯廟為不虚而神之福爾民 哉衆唯唯遂次其語於貞珉爲觀者勸 造惟前堂尚仍其舊非所以嚴對越而肅觀瞻隨 式古訓于何其訓今而後尚蠲爾心帝爾盭迪彝 曷敢慆慢然人罔齜貴賤均有陰隲協厥居黍稷 而語之日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幽明並治淑憲 **晉紀越律致攖神怒將歲時和營厲絕民登仁壽戶有盖藏無遐邇** 修之蠱者别漫者丹泐者廉僵者堅閱兩月煥然 予既改建神之後座矣已復念數年來凡境內祠字墠瓊皆聿新締 予以是愈嘉神績芘神庥匪弟壽雨祈晴如響斯 於今年初夏斤雖 非聲明德維馨不 者靡所屆豈不嫩 應已也乾隆戊戌 教以薦芬芳毋或 攸分予忝守土其 一新因與衆落之

榕江書院記

劉業勤

廢前人因重修而式廓之迺甫建一樓旋值外艱 若白應嵩陽應天石鼓其最著也我 由是義學萌芽唐宋時或名書院其造就人材之 稽古庠序而外無别學自漢楊仁拜什が令勸課掾吏子弟令就學 居業所各十七楹內建遊息亭一側蒔荔奴木筆 門凡三左右夾室六進為奎壁聯輝門再進為人 樹人堂前後屏以罘罳中間懷以甬道雕欄綵磩 得酬前志爱飯日鳩工先繚之周垣表之綽楔繼 制卑陋且檐阿宗稅陁落日甚歲丁亥余於公暇 有聞乾隆八年前合張公薰始購地城西築精舍 承流布化復多方作人以故大邑通都所在書院 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朝文教覃敷度越隆古列憲 文宣朗堂又進為 盛往往野於司成 數株最後為奎光 愛其地之勝思無 去乙未再臨竊喜 爲榕江書院顧形 相望惟揭陽未之 而优其門殖其庭

樓即予前丁亥時所構也樓上北牖洞開近而玉 沙中植芙蕖花時清芬徹四座山闖睥睨送青入碧巨石岭姆如呀 雲樹若接几席樓之東舊有古坎拓而濬之為池暗穿城濠以通潮 遊其間者如入洞天然院四隅輪奐交總甍雀五 樂此亭亭前鑿鑑塘半畝外羅海石為假山崟嶔 院招諸生以時習射旣又得許氏地於是除荆莽展其狹走番锸起 出群之概下窪為飲虹澗活水流流循其隙迺渡 芳亭迴廊環繞邐迤紆餘以夷猶散履轉而南為 **電畫視昔日規模爽然改觀是足爲敬業樂羣之** 如嘔如蹲如舞不一狀池前築方臺盈丈凹小沼蓄文魚稍上為漱 後為園建停雲亭樹石交映頗幽勝外為月門門外匝以巡簷下鑿 之功矣復念 其卑經之營之一如前堂仍二敞邃殺四之一東西舍各十五楹堂 庖漏都養所皆備費銀一萬二千兩有奇初則余割俸廉為之後則 方池數畝亦呼噏導潮水四圍栽花卉監桃柳中為飛躍靈機亭前 梁想西為射圍建觀德亭兩行斧鎖玉立千箇風月無盡藏焉統計 爲平臺畫闌髹檻文甃縝緻俯察魴鯉以時出沒令人輒起莊惠濠 皆延名師主教事復捐廉二千兩交商生息為永遠師生薪水費間 邑人士咸思絃誦於此爭趨以贊其成前院起乙 月新院起丙申十月訖丁酉正月旣落成考取肄業生童百十人附 課一百餘人肄業者資以膏火課則拔其尤概予獎賞武院亦如之 兩院周遭直三十七丈七尺衡二十八丈六尺為舍一百五十五間 陽 縣志 國家撰文奮武並重偕偕士子均 卷之人 藝文上 六十七 窖風帆遠而黃岐 隸膠庠欲更設新 鴛矯首比翼都成 蓬島觀瀾廳下為 未十月訖明年七 地堪助明心養性 玲瓏有老杜三峯 以略彴蔭以茂林

揭陽縣志《卷之入 藝文上 記 六十八》
傳也例得附書
石俾來者有考維時董其役者則邑紳鄭君大達鄭君新喬劉君慶
聖天子菁莪之雅化意誠有樂於此弗為疲也因紀其顯末劖諸
余幸得 籍手 董事 數年中心力 始本然用 以體列 憲樂育之 盛心宏
有迁余者余日孔子云子產衆人之母也謂其能養而不能教也今

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菴而銘之曰悲哉世俗之逼監也願從子 甚鄙之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遣 軾嘗為遠遊遊銘并序日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 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 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 食蛤蜊者必子也庶幾為吾一笑而少留乎 如忽然不自知歷九嶷而過崇邱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殼而 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 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 澤間形容甚雕意 不柔不惰不修吾 於屈原借車於相 奄忽萬里有得於 而放今子野行於 何人也徒見其出

羅一峯集序

藝文上

王 昂魯進士太

接其容貌而聆其聲效也今者來令其邑而先生已物故矣於是過 予自少年卽聞 縣 志《卷之人 一峯先生時方在庠序中每切自 恨不得握衣其門

其故居謁其墳墓尋訪其讀書之處其跡在其人 而為悲謂其冢嗣梁日先生往矣其文當錄也道 亡而前日之恨轉 以言傳言以文著

先生之文厥稿何居梁曰亡父平生作文多不存稿故文多散逸建 昌雖板行而眞贋相半梁竊病焉屢欲証定而力未能及子欲錄其

文一何幸歟逐出其遺稿送予乃命庠生劉義重 刊不真者悉删去之其所遺者則補入焉教諭池冕復類聚而編次 加考訂凡建昌所

有之道發諸言而為文純然無施凛然正色讀之 之以成是集於戲先生之文匪徒文也以明道也先生之文自其所 使人心動神馳髮

惊汗顏樂籠中不可一日無者後世之論當何如也顧以予之愚陋

孰若公是喜於天下於是梓以行之且以見道蘊於身者自能發諸 言以為文而為文者不可不根本於道也 之文以聞先生之道始焉以悲終焉以喜雖然與其私是喜於一身 雖弗獲識先生之面幸而因官先生之鄉以得先生之文因覩先生

鄉約序

薛 侃 是進士

揭 弛停風日草寇淫訟修民之散也久矣侍御彭山季公來簿吾邑首 之謂政自下行之之謂約其實一也吾潮古稱鄒魯然地遠而政易 以化民為任鋤好伐梗行之一年始就規東乃召父老而告之日有 古之盛時化行俗美仁人君子無所事於約矣自世之降欲爲善者 而寡其應則必有在位之人倡率網維是故約斯行矣故自上行之 而寫其與則就其類互相規勸是故約斯立矣迨世又降欲為約者 陽縣志 卷之人 藝文上 序

輪二人至縣傳訓誨之語行之二年風移俗草境內以寧慕義之民 彰其善糾其惡以振勸之數約復為一總約以察諸約之邪正月終 靖貧者弗約則易凌賤者弗約則易虐老者弗約無以明其養子孫 至越封來請故愚以爲行約之便有十官弗約則事繁農弗約則力 主勸懲知約掌約事約贊修約儀月朔會民讀約講義開其良心又 是酌為條規鄉立約長以總其敎約副以總其决約正司訓誨約史 善無惡人之性也好善惡惡人之情也人孰不欲為君子而甘為小 弗約無以習成其德若夫不便則亦有之吏之墨者不便民之奸者 不便約長之不得其人者不便是故凡稱其便者則其為人可知矣 分善者弗約則勢孤惡者弗約則禍延富弗約則難守貴弗約則難 人耶顧治之者弗教教之者弗周耳今欲家喻戶 曉其維鄉約乎於

揭陽 者也能復其性則可以無也可以酬物矣夫是謂之學然胡為而証 患無志焉爾能志乎此則戒慎恐懼而致其中和自不容已矣孰戒 貴知本也大本立而達道行則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乃天則也學者 其文辭者也銀于姑蘇盆之日別錄紀其政畧者也錄旣備行者不 慎熟恐懼此良知也熟云為中良知廓然而弗倚者也熟云為和良 先生之言始録自贊日傳習錄紀其答問語也録于廣德日文錄紀 易挾遠者不易得侃與汝中萃其簡切為一帙日則言蓋先生之教 行 致也者去其蔽全其本體之謂也去其蔽者非謂有減也蔽去則知 知順應而無滯者也是故天日大虛聖日通明虛明者良知之謂也 一人已一本體復矣本體復非有增也吾之性本無方體無窮盡 縣 志卷之人 藝文上 序

生生已乎或質諸周子文規曰然逐命録之 其至也考之書焉已矣質諸聖焉已矣資諸師友焉已矣夫是之謂 **燼耳而况于一言乎且夫樹之生也居者玩焉繪者象焉有國有家** 于吾之用也則一言一藥矣而况于全乎如其弗用也則六籍亦粕 者梁焉棟焉今子之愛樹也則將若是焉已乎抑亦摘而藝之俾復 問學問之道無他致其良知而已矣此則言之意也或日先生之學 可平日道之在吾人也孰彼此焉而其見于言也孰衆寡焉惟其切 則也譬之樹然芽甲花實皆生意也子獨摘其實而遺餘焉無乃不 不厭不倦其道蕩蕩其思淵淵士羹墙而民尸祝矣誦其遺言皆可

圖書質疑序

醉 侃三見

有氣斯有象有象斯有數皆理也數以盡象象以 盡理理以盡物者

諸生聞之恍然有省請次圖解幷錄問答用質君 皆造化自然無俟拆補訓釋而天地易簡之理聖 拆而補之道喪其眞學失其樞紐矣故圖書者心 以教吾者 政治之基本一差則百差不可以弗明者也乃卽數爲圖卽圖成卦 圖書也予少閱弗領考觀衆說祇見蕪蔓竟莫釋 可拆也本具足不可補也二則雜拆則離補則贅 昭晰人皆可知可由而非元且遠也蓋道本一不可二也本完成不 子然與未然必有 性之源文字之祖 人精一之義彰矣 後儒動裂而二之 然頃忽開悟似甚

題白沙遺筆跋

薛 侃四見

揭 非君子之得已也味泉李子得白沙先生片言隻字珍襲之以為世 君子貴言乎言浮而行衰矣君子不貴言乎言隱 縣志《卷之人 藝文上 序 而道晦矣是故言

其鄉之賢有志者以見則李子之為人可知矣世 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然則先生不求于言李子豈以言求先生 者多矣李子不以之寶而寶于白沙之片言隻字 乎予過會城寓龜峯李子既頗訪矣又率其子姓 寶出示予日為吾跋之使知所重矣夫白沙先生 之外者乎為李子之子若務必有因其可傳而得其不可以言傳者 如以言焉字焉而已則李子之志荒矣 之君子殁而全集 之良者以見又拉 是非有見于言語 之言曰道有可以

光裕錄序

海瑞魔山學人

忤權臣之說故魏曾二疏外不多見吾鄉東泓薛先生獨挺身論彼 嘉靖乙未歲汪鍅掌吏部事黜陟選授中外病之時有忤天子不可 罔上徇私所以之故值先皇震怒下韶廷杖賦詩齊志以歿隆慶二

揭 借 劑也持揭綱常奠安宇宙天下後世賴之而為生天下不可一日少 氣如故人不復以前日之夫呼之矣伯夷盧扁也伯夷氣節參答之 夷特立獨行君臣之義有大焉聖人萬世之標準 之奄奄垂斃之夫一旦遇盧扁挾參苓上品之劑 事與日月為輝其氣節與風雷為運及時而見與 有不憫然憤悱不已渣滓消融義氣完聚浩浩然 時潤後代亦云衆矣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獨伯夷 王伐紂非道恥食周粟孟子特以清聖許焉夫古 上及先今封誥取光前裕後之義名曰光裕錄執 年冬其子洪應錄廢歸自國學集前後疏奏并行 陽 一言用稽先行且得時時諷誦目在吾先人不 縣 志《卷之人 藝文上 啖之內外完好元 於天地之間者譬 不及時而聞蓋未 也吾不知也其心 氏為風何故蓋伯 之仁聖賢人德當 忘也昔伯夷諫武 之揖予而言日願 狀墓誌諸祭奠文

東泓伯夷之徒也矧其子念念不忘孝思惟篤禮 地賦予途人之於伯夷一也東泓旣以先天下而 也賈山謂人主之盛非特雷霆勢重非特萬鈞東 夫東

濕縣

政平生

鄉行

則陳益撝

湛甘泉狀

読及 則著者在是矣東泓氣節足以生天下正直之氣 我天下有不以我同然之氣應東泓先得之氣者 人子愛慕之思豈曰小補之哉用是因醉生請序 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非東泓其人哉夫人生而 下觸權臣亦旣兼而有之心事氣節是爲何如孟子所謂以直養而 作之標矣伯夷在 諸祭文備見茲不 逐不辭而爲之若 乃子孝思足以敦 稱致愛則存致慤 乎伯夷百世之師 有是浩浩之氣天 泓一疏上忤天子

送陳思謙尹浦城序

翁萬達過雌士兵

揭 碧洋陳子受命往尹浦城行之日同志諸君相率錢之郊僉謂宜有 者執之也君子惡乎執是故悉有衆善焉屆而伸張而弛嚴而愛和 **监曲謹者勞足恭者蔥怠事者廢時惟柔惡剛惡柔惡二之也二之** 焉止矣余曰亶若茲斯不亦履官之所難矣乎陳子曰然吾病夫徼 問履官之道于陳子陳子以易對日剛柔立本者也變通趣時者也 惠告者惟舊矣茲何言哉愈曰固也願終聞之乃起而颺言曰昔嘗 也嚴而愛則不猛和而毅則不惓進而能退所以利往有而勿居所 名者激挾才者擾負氣者傲立威者苛時惟剛惡吾又病夫狷中者 天下之動貞于一者也余究其說陳子日剛柔定體也而時出之一 而毅知進而能退有大而勿居夫屈而伸不可揜也張而弛不可長 以贈顧東涯生東涯生日某於陳子少壯共起居肩乃心矢勿斁胥 陽縣志 卷之人 藝文上 序 六

業定矣陳子茍無忘斯言雖之於天下可也而况於鴻乎于是陳子 其可廼惟內剛明以自照外委曲以和人則衆善用集茲惟崇學哉 辟席而起再拜書紳僉為之歌振鷺之詩而別 崇學以持志持志以養氣養氣以宏量癖者化執者通貞一立而大 物余曰弗克順物剛而正也執此也不反用氣成 以長裕知剛知柔厥德允修不偏不易協于克一 余日亶若茲斯不亦吾子之所由矣乎陳子日余惟癖弗克柔以順 性則偏而固矣奚 仕惟是是謂大業

劍州守楊一溪考蹟序

羅洪先吉然然元

侈而徵隱之情難測揣摩之智易中而諏咨之見難周操切之令易 有欲為良吏者矣更之所以為良未必知也有稱吏之良者矣至其 以為良未必知也夫吏不自知人亦莫或知之 何也矯飾之節易

其說以淑鄉人君豈以為友耶余旣私喜余弟有遭又因君而知今 己敏於政愛民而和僚友吾何幸乎劍固僻遠上 飲財之役幾半載始歸余弟一見書報曰吾太守古之良吏也廉於 取足於心不以人之耳目而亦豈知有矯飾揣摩操切而游曼者誦 爲若下之人又不能遠為之譽然終始不少搖動損益嗚呼非所謂 又知所以自學固莫知其然矣余弟居先判劍劍太守一溪楊君有 行而悃愊之聲難著游曼之交易親而忧恂之愛難篤惟夫取足於 世固多良吏尤恐誦君者不本其所學而徒以見聞已也避序其事 於世以為良耶君出潮之揭陽揭有薛中離氏聞陽明先生學常持 心而不取於人之耳目如良玉不自衒以求售非夫遺耳目之好而 之人不盡聞其所

揭 志 卷之人 藝文上 序

送那秀才歸揭陽序

東廣揭陽秀才那生照之千里裹糧來余館中問余詩余不能詩問 陳 琛 考 加 郎 中

即撫枕而睡睡足焉當起卽整衣而起徐徐焉而行安安焉而坐不 余文余不能文問余疑義余不能章句講義歲莫告歸以遠來未有 能詩亦取古人之詩如陶靖節之平淡邵堯夫之 所聞為歉余告之日吾饑焉當食即食渴焉當飲即飲困倦焉當睡 閉適而時歌咏之

筆不能章句講解亦取程朱之四書五經傳疏而時覽觀之以會聖 賢之大經大意所在而不及陳北溪饒雙峯之叠狀架屋至簡至易 太極張橫渠之西銘而時讀誦之而不暇及於韓柳歐蘇之雄文大 而不暇及於李杜之高吟絕唱不能文亦取古人之文如周濂溪之

自暇自逸值風則與之俱清值月則與之俱明值菊花之黃梅花之

其愚訥迂拙而不適於時之取用也吾之所以為 言之太繁然後卷而棄之 子亦止於此書此贈歸藏之篋中三年然後出而 踴躍若狂直欲吸盡西江之水而時吐之於壁立 吁談及大賢君子之經綸設施英雄豪傑之叱咤 相值則與之談論古今談及太平則欣然而笑談 白則餐英索笑而與之同其臭味學士大夫田父 觀之又三年覺其 我者如此吾告吾 萬仞之崖初不知 及衰否則成然以 馳騁則感慨發實 野老亦或有時焉

楊忠愍公遺集後序

鄭 旻 州 左 布 政

集也崇正敦教之盛心魏士尤知向往云	嗚呼忠義之心秉懿固有讀公是集者有不感發興起乎鳳洲公世	授吳卒業爱請刻之郡以廣其傳焉題日楊忠愍公遺集遵謚命也	等固以慰公忠魂而伸宇宙正氣也鳳洲王公持節鎭魏冀出是集	道之永鑒哉聖主嗣承丕服遵先皇遺韶錄公之忠賜謚忠愍廢加	夫陰賊持詭辨以中傷善類徼固一時權寵終於伏誅遺臭豈非臣	君而多殺身以成仁□□□□成仁其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彼鄙	以死生□□動慮所謂浩然大丈夫□□□我夫子論鄙夫不可事	揭陽縣志《卷之人 藝文上 序 人	回回回回義膽眞足以寒奸諛之骨回回回回回回回回不	豪宰中蜚語被禍海內至今雖婦人孺子亦知□□□□□□□□□□□□□□□□□□□□□□□□□□□□□□□□□□□□
		呼忠義之心秉懿固有讀公是集者有不感發興起乎鳳洲	呼忠義之心秉懿固有讀公是集者有不感發興起乎鳳洲吳卒業爱請刻之郡以廣其傳焉題曰楊忠愍公遺集遵謚	嗚呼忠義之心秉懿固有讀公是集者有不感發興起乎鳳洲公世授旻卒業爰請刻之郡以廣其傳焉題曰楊忠愍公遺集遵謚命也等固以慰公忠魂而伸宇宙正氣也鳳洲王公持節鎭魏冀出是集	嗚呼忠義之心秉懿固有讀公是集者有不感發興起乎鳳洲公世授旻卒業爰請刻之郡以廣其傳焉題曰楊忠愍公遺集遵謚命也授旻卒業爰請刻之郡以廣其傳焉題曰楊忠愍公遺集遵謚命也道之永鑒哉聖主嗣承丕服遵先皇遺詔錄公之忠賜謚忠愍廕加	嗚呼忠義之心秉懿固有讀公是集者有不感發興起乎鳳洲公世等固以慰公忠魂而伸宇宙正氣也鳳洲王公持節鎭魏冀出是集等固以慰公忠魂而伸宇宙正氣也鳳洲王公持節鎭魏冀出是集上陰賊持詭辨以中傷善類徼固一時權寵終於伏誅遺臭豈非臣	電子 等国以慰公忠魂而伸宇宙正氣也鳳洲王公持節鎮魏冀出是集 等国以慰公忠魂而伸宇宙正氣也鳳洲王公持節鎮魏冀出是集 等国以慰公忠魂而伸宇宙正氣也鳳洲王公持節鎮魏冀出是集 要之業爰請刻之郡以廣其傳焉題曰楊忠愍公遺集遵謚命也 是東京 是東京 是東京 是東京 是東京 是東京 是東京 是東京	等回以慰公忠魂而伸宇宙正氣也鳳洲王公持節鎭魏冀出是集若而多殺身以成仁□□□□□□成仁其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彼鄙等固以慰公忠魂而伸宇宙正氣也鳳洲王公持節鎭魏冀出是集學吳卒業爰請刻之郡以廣其傳焉題曰楊忠愍公遺集遵謚命也以死生□□動慮所謂浩然大丈夫□□□我夫子論鄙夫不可事以死生□□動慮所謂浩然大丈夫□□□我夫子論鄙夫不可事		
□□□□□□□□□□□□□□□□□□□□□□□□□□□□□□□□□□□□	□□□□□□□□□□□□□□□□□□□□□□□□□□□□□□□□□□□	等国以慰公忠魂而伸宇宙正氣也鳳洲王公持節鎭魏冀出是集場。 「東京、東中華語被禍海內至今雖婦人孺子亦知□□□□□□□□□□□□□□□□□□□□□□□□□□□□□□□□□□□□	□□□□□□□□□□□□□□□□□□□□□□□□□□□□□□□□□□□	 ○□□□□□□□□□□□□□□□□□□□□□□□□□□□□□□□□□□□□	光敞口口口	鄙□□□				
楊椒山忠愍公直道正氣出自天性精忠峻節屢挫不同後以疏論豪宰中蜚語被禍海內至今雖婦人孺子亦知□□□□□□□□□□□□□□□□□□□□□□□□□□□□□□□□□□□□	集麵邊光剛四個後期上不	魏遵光郎是四人	證 選 型 型 型 型 型 型 型 型 型 型 型 型 型	遺形	光可决 口以	鄙夫不 口以	回回後以	□ □ 0 0 0 0 0 0 0 0 0	旧後以	旧後以

邑紳許國佐蜀絃集序

國朝 劉錫廷 知縣人

余性好奇書嗜異味一年避暑中條觀釋氏藏嗜河津瓜獨喜楞嚴

桃到 曷 道式微奔走不遑所集書卷除進部外盡為有力者得去亦自為柴 門詞唱語雖蠡測管窺畢竟是玉有瑕天然逸秀不如夫李迨後家 時或因公於途舟中興中思與古暌違不敢作奇書想即求近代一 異味矣杜門讀杜詩疑無食無兒一婦人起居入 識程朱有不到處覺瞿塘言象精白如楊梅色象興盡歸廣陵濤無 就竹下撅笋而食讀董解元西廂知王實甫倚 清淨經爽過莊子與梨並一年招隱泛舟過泖濱 米而然與書之交道又絕矣一肩來揭忙忙二載每於齋期或封象 似笋之天然具蘭花氣味一年訪西子於湖嗜白楊梅讀來瞿塘易 與瓜同廿一年在大行養病得元門藏做藥品療疾且嗜鄭州梨謂 陽 口卽化津生咽之不及嫌太乙壬甲不如桃甚有時看竹佘山 縣 志卷之八 藝文上 閱三式書嗜上海 、敷演浪得美名不 座太夫人等句類

芽菜涿鹿食穀雨魚金陵食芹今又食香荔枝非異味耶何不及也 枝客曰子自歸廣陵濤後坎軻十戴聞在內城食阿密瓜安肅食黃 庫借書送日計閱寧都三魏集廣南三大家俱自學問中來求杜家 故任睡魔引入黑甜同酒鬼坐盡黄昏耳自籣民洪都督來及從武 堂宇能具院花一體較李氏門庭甚少青蓮氣味 合余今者大概東施較王實南之演試更有未若求其如瓜之甘梨 卷新鮮語以洗俗吏心目何可得耶思古仙佛古賢才其意尚未盡 王先生所作詩也玩其味其中作喻有楞嚴味奇怪有老莊味預料 余日雖異味口腹事耳所記在書而不在味有異 爽桃之化笋之天然香氣與楊梅之色象精明者真緣水求魚也 也今香荔枝又虛食矣客因出蜀絃集以 贈乃揭人明許班 味不得奇書並值 今夏得始興香荔

時勢如卜三式行路難等篇如董解元邸報諸篇憂國憂民逼近老 也香荔枝不虛食矣此書味與荔枝味並因序 生坐破蒲團而來耶語客曰奇書也不意此地竟生此人而有此詩 杜且通卷天然真趣不倚于人渾然太白豈今世之九轉丹成必前

題建雙拳寺序

縣陳樹芝州潭原生

揭 余治揭之二年戊申六月颶風夜作毀城東之雙峯寺棟樑榱桷蓋 祈福之場則邑中之樂善好施必有慨然而思起者其廢其與長吏 僧維新亟請於余欲復而新之余惟是寺也若徒為彼都人士奉佛 五圾塼一時俱盡蓋三百年來之驚額瞿曇巴化為荆榛瓦礫矣寺 可勿問焉而是寺也創自昭代之初巍然一邑之勝凡月吉始和瞻 天威而行典禮竦觀聽而彰風化胥於是乎在則茲寺之重不啻 陽縣 志一卷之人 藝文上

薄不足以弭茲寺之災而又自度其力之難以獨支大廈也爱是亟 立覩已寧待寺僧沿門之鉢也哉 允維新之請為之序以告於邑之紳士大夫與夫豐財而好義者俾 與學校壇遺吃然並峙而不可任其一日飄搖零落者也余旣慚德 知涓滴之流匯為巨壑纖埃之壤積致崇岡則茲寺之廢而復興可

登岡修路碑

事縣 黃大鶴 惠州通判

揭邑環山瀕海為東南要區登岡則閩粤孔道也乃荒塗迤運內連 見除道之候爱度土功迺倡蠲俸金謀諸紳士黃嘉修等咸踴躍而 雲遍野未易以修築之工役民力也旣而田功告畢歲稔時和正星 已秋余以惠州監郡來攝茲邑道由是出竊目覩而心慮之於時黃 **畎澮外濱河干潮沙刷囓益低窪險隘其行旅病涉者非一日矣辛**

揭 昔范文正公築隄于海陵捍海豐功于今為烈余不敏奚敢竊取虛 繼此加修永遠勿替云 夷之凹者培之不數旬而竣事視向之褰裳躑躅靡不穩步載途矣 前醵金錢八百緡度其長計一千三百丈有奇于是登登馮馮險者 好施者姓氏于碑陰庶幾履道者咸知吾揭士民 名媲美前徽以矜一隅保障哉爱記所作勒諸貞 陽 縣 志 卷之人 藝文上 序 樂數厥事且以望 珉樹之道左並列

上毛東塘伯溫尚書書

明翁萬達題過去英

未至而張皇彼或得以窺測我矣故兵不揚則威褻揚兵而不適其 兵又恐大衆未集徒以虛聲彼疑不宥輕棄國人萬一計出無聊何 用而示之用用而示之以不用者邪莫登庸梟雄狙詐熟於兵事時 亦猥委無力驟則易入數則不尊非所以威賊而 以待之夫獸窮則鬭鑑薑有毒急不之形非計之得况兵家之法不 候有成驗方敢馳聞大較不震之以兵則彼或無畏雖以計行之終 用人行間察變觀形實有非旬日之間所能立辦者某以多方圖之 惟事體重大喫緊一着全在檄文然必先得其情庶幾發可中的而 頃謁軍門府承鈞諭意慮周密敢不仰承今時已交秋計當早定顧 縣志《卷之人 靈文下 書 謀成也欲震之以

我之謀則又意外奇舉間不容髮未敢取必於今日者參將余恩欲 先後緩急幾微之間某誠慮有所弗及弟當愼之 數人雖未必可據然我所以處莫賊者不可以不 庸固亦有心計者使知中國正大之體明白如日 登庸國中多言天朝前後檄諭皆所以解其備也登庸且信且疑此 計可行即藏形密聲示以不用可也舉兵臨境示 如鬼神則必趨其所可免而避其所必不可免賊 彼亦必不肯出無聊之計級之以必討又安敢挾隱節之情某惟登 可非太逼則啓侮矣諜者報云莫登庸近持精兵五六萬人往來於 加兵言者亦繫之且曰策觀他日言可據者生不可據者死又云莫 山海之間又云莫登庸甚驚懼有以天朝加兵言者必繫之有以不 若因彼之隙而成 審也誘之以可生 知趨避而後我之 以必用亦可也顧 月機權之妙變化

備之而已若必揚兵威須待時至另當關白不敢輕也 稽且誤也然某思登庸方得檄而間者方啓行姑宜靜觀勿逼俟有 他日徵發自當得其死力若數數往彼查點無益於事土人之情又 且廉然跟隨部下未必不因緣擾害况整搠兵馬大要在某等潔己 十餘日萬一機或可乘權不在手臨期稟請不無後時故預請誤書 大不堪某先稟提督公欲借兵權為重者蓋以太平去梧往返當三 旧文亟議進止未為遲也且土官衙門甚畏委官相臨余參將縱賢 自防以服其心陳綱紀示威信辯臧否明賞罰先其肯察使知響方

V

揭 褻威非計之得也近聞登庸以銳卒五六萬人自將往來於山海之 某也竣不足以測深愚不足以謀智竭忠盡力祇有此心茲登庸之 間其臣下有以加兵言者必繫之有以不加兵言者亦繫之云弟觀 之用用而示之不用斯得其旨矣或日登庸斧鑕遊魂不足深慮然 者以是道也然間必有所參而後能知敵之情非一人所能成也有 兵則彼無畏志而我謀無所施欲震之以兵而大衆未集虛聲而已 所待而後能審敵之變非一時所可必也大抵今日之事不震之以 惡稅矣大將之駐節久矣檄告已迅發矣偵諜已繼遣矣先聲載馳 用兵之道先其在我緩急趨舍須當其時荷或不然則徒以啓侮而 人乎登庸固有心者與其急示之形孰若善藏其用法曰不用而示 彼或計出無聊何以待之夫有毒者整有齒者邀物皆然矣而况於 而時日久矣欲得其情非用間不可古人所以舉而成功動而勝人 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書

集兵之行似為太蚤計姑宜已之而鎭之以靜俟彼國有囘文徐議 鳥止于邱隅蓋言知所擇矣彼豈靦然人而禽獸哉賊知所擇然後 備耳非實欲降也登庸疑信半之而懼有加焉夫 進止未為晚也且土人素習不便相臨余參將雖賢其下焉可保平 常登庸雖鄙竊嘗料之誘之以可生則彼必趨其生而不肯出無聊 之他日言驗者生否則死彼國人又言天朝前後檄諭皆所以懈其 在今日所以處此輩者宜潔己自防以服其心而又陳紀律示威信 點集以簿書約束為事無益也 之計劫之以必討則彼必避其討而不敢挾隱詐之情詩云綿蠻黃 别臧否明賞罰先其大要使知向方他日調發自當得其死力數數 用兵之權自我執之而所以處彼者恢恢乎有餘刃矣至於余參將 知彼知己兵法之

志 卷之人 藝文下

揭 逆我大信猶豫之狀撓我寬仁必將提兵百萬大震天威譬之泰山 也其發也至速而所以發之也者我也所謂權者如物之權也其用 至誠之道可行於蠻貊用兵之法須達乎機權所謂機者如弩之機 臨於累卵洪濤沃於一爝而攝之以不敢不從則猶幸兵不血刃以 執事可以垂橐端委揖讓而告成功焉此上策也若彼以奸宄之心 於一檄登庸皦然獻誠頓首待命以全我聖天子大造之仁而二三 文告之辭震如游雷掃如機槍使千里之國折於咫書萬人之命全 也至平而历以用之也者我也故進退遲速在我如機如權而始可 以言兵矣夫兵者聖王所不能免也故曰以此毒 有道存焉耳今日所以處莫賊者其策有三以天朝威德之威布之 陽 書 天下而民從之蓋

狡譎豈謂無知惟臺下其圖之 灑途芟夷絕滅所不惜也執事者將馳露布以告捷繫俘皙而獻廟 **戢烈焰於崑崗此中策也倘彼以義問為要却以至誠為可給迷復** 策也今宜總衆長兼羣策臨之以懼終之以謀集兵糧倡勇敢俾機 舉之裕如不至於從事失時也若徒煒燿以馳聲眩鶩以騰說夷情 皇靈燀赫震於九埏威則威矣而聖天子好生惡殺非其所先此下 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其上而可得其中必不得已就其下亦將 怙終好我皇命則徒繁辯駁之書反傷尊大之體於是乎三略訓兵 五申誓衆靈旗直指雲騎長驅取鯨鯢以為大戮雖僵屍蔽野腥血

寄鄉一山中為侍郎書

翁萬達再見

得平山使者傳知我公北上之期在於秋仲欲遣价來候適遇部 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書

幸也他尚奚恤哉公卿台諫若只用疏中語意似不足以發明人子 中所云云似亦委曲更煩裁削方可封上也祭葬鄉恩藩司公移始 得罪名教將來即有不測身還朝廷魂依先子亦所甘心疏草奉覽 非大筆不能發揮千萬搆思卽不肖不病瘡能操柔輸亦當假重况 之心須別作議論使讀者流涕乃見君子不可以功名利害動者此 之期尚不可泥今已逼迫擇日舉事非得已者所幸公方北行京中 事情有所仗賴空兼程赴彼庶不失援手機會得免繫吏則百口之 使至又遇發背瘡痛苦不可忍逐稽數日敬吾兄亦不獲過歸窮忙 行到郡葬期擬在明春第恐小疏一上官校索我當在仲冬則安葬 忍為之是豈人心者哉父死未葬邊事又已稍緩决不可忍心遺親 可想見矣奪情起復出自廷推我朝前此未有諸老不生於空桑乃

達稽額言 痛苦呻吟若此乎惓惓之意敬吾能悉之背疽狼狽今稍就愈勿憂 世所能置但百口之計或軫公懷為孤遄行無待再四臨楮綠下萬 也大臣起復極非美事孤寧一疏就獄央不忍忘親背義為天下後

與鄉父老子弟書

翁萬達三見

肖之愆喪靡訾之德貽斯文之辱縱我鄉之父老子弟亮而宥我不 獲戾鄉邦不必有侵凌損人益己一言一行非禮相譏亦足以重不 觀而庇惡豈敢一二弟姪憨未有知鳥鈔之徒從而翼之動或枉謬 忍鄙夷猶當鰓鰓然沒齒媳也口談仁義敢昧責躬乃若捕捉儒言 疆自文飾則背心欺人非所以自列於君子之林也念自始舉於鄉 一介寒儒爾少讀父書長叨仕籍稍知檢押而寡過未能恆自省 陽縣志《卷之入 藝文下 書

導養弟姪容縱童僕銷損天日唐突桑梓則我鄉人之所以喜躍而 惟家君年老精神疲於話言不肖宦居訓草限於聞見用是敢披情 家君梅齋敦諭切責良由苦心固吾鄉之父老子弟所共照察也茲 樂誦之者何異於指妖獸為淑麟目鴟梟為祥鳳相數相愛不亦左 愛則靡極情實由衷不肖未酬仁里之恩徒抱咫尺之誼設不幸而 年之間一轉遷輒相報告喜動心顏聞一善能輒相變延驛聲而誦 忍居之耶弟好僕僮間弗率教爨昔家省亦曾垂涕道之流血撻之 耶昔人有言士修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乃今則不然修之於官 人心肝横行天下至過井閭族里輒相戒勿犯士夫而不如盜跖吾 及嗣登進士吾鄉人卽悚悚耀以為美矚望而委心焉經今十入九 而壞之於鄉鄉人不敢言而敢怨某甚懼焉故寧死不爲也盜跖剜

愫仰續鏡觀所願亮予父子終始欲善人弟姪僕 幾五旬未有子嗣拜官逾分當知王室之恩樹德 法相稽使有所嚴憚不復繁逞愛人以德斯其大 行正恐獲戾者雖出卑幼及他為之根極其所由 且難為報况敢陽示直而陰庇惡哀非鞠怨盜跖 父老子弟幸勿以吾言為土苴 者輕則戒飭之重則撻辱之聞諸官而理之宵人 在我忧忧惕易如臨深谷欲剷惡業經紀平生徼 端不肖雖有百心 惡天人如何能已 假借名色尤願以 來身敎不行厥咎 務滋可無鄉里之 僮倘有不才生事 同歸頃又自惟年

與黃芹岡光昇按察書

翁萬達四見

牢籠塞下寤寐如常五羊旌幢動搖心目執事曩 息肩至以峻解相激若有所爭然蓋發於道情其 以燠咻小子者至 見兩閣翁為僕求

揭 者想已鑒別敝郡蕭鐵峰內翰陳石塘道長超然 年者殆又過之築垣守要之役頗有徵應今秋諜 矣盡矣華顚紛白舊植荒蕪得歸敝廬必有專焉或又以爲不必爾 宣揚大道光益時化若何古林 # 描黃泰泉 世王 人欲有加於大同山西然每洶洶言墻高兵多仰攻為難異於往昔 風者能獨遺之萬達近來懷况執事所知也潮海 面墙執事亮之法星照曜我東粤土當得見昭明 深察君子貴定心觀理察惡強善皆取之於我豈敢從人向背反鑑 倘過此月或無他也務松山以多言殺身於人何 春當長嘯磯上戀戀簑衣卽故人當道不敢往見 爾獨念老親衰病萬里相懸時事反覆險危驚骨昔人所謂以日為 陽縣志《卷之八 藝文下 湖 六 青蘿 鄭 進 二三子 之治甚盛其可與 報大敵聚十餘萬 預有罪我者竟不 可漁倘未速死來 也所願崇德無勞 有忘世之志然觀

復行人薛中離書

林大欽翰林修撰

僕聞改過在於自修止謗在於無辨蓋自治重而毀譽輕是以兢業 揭 卓爾三月不達曾參宏毅死而後已奚暇顧人言之是非哉近蒙寄 善之其省也俛焉蓋善惡在我毀譽在彼省念克察莫非我師顏子 夫不獲時予之辜古人至誠怨怛以萬物為 信己也同我者欣異我者矜故曰以善養人伊尹以天下為己任一 惠聲人問錄雖辨問周明莫非實事然覺毀譽之心未忘而精察之 於內不暇於外故善我者從而善之其思也勃焉不善我者從而不 功少慢若顧形迹聲色之末非若廓然無情之體勢將治己約而望 周矣夫人各有見是非豈能同君子尊德性道問學非必人人之 陽縣 志 卷之入 藝文下 書 一體如此此乃生人之

或謂德修謗興名高毀來此猶常談夫子曰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 與戮力勉之同心肝膈之言萬毋以爲狂躁 鄙客之心易生而精微神化之體難入此吾與丈之所共憂也幸相 學者之職也今不孜孜於道之所當務而徇衆人之所知見則慢易 之聖人之忘於內外如此故樂天而無憂聖人之事也希聖而敦仁 與遊而通國以為不孝尹伯奇至順而其父以為不義人心不同至 然同春此吾儕平昔講究之旨造次顯沛必於是者也夫匡章孟氏 根從此養習充達方為上實際故不見人非不見己是物我無間廓 親尙隔况人人乎夫子温良和易至為無忤而之陳之楚每至不容

復翁東涯書右布政西

林大欽再見

征軍未息聞又入陝遠道奔馳饑劬辛楚兼聞渝水覆舟之險雖壯

孫子斬美人於堂上用振吳兵所謂政弛則慢威 之 李牧治邊使士醉飽吳起吮卒甘苦同等所謂我 志不驚賴有天幸於心憫然度棧入潼眺秦漢之 勞以立勳勇者不愛身而辭難自古未有借才於 則廢震之而後趨敵故曰死威死愛晃錯有言兵 關想諸葛之遺略班超負封侯之思傳子懷斬敵 此今日之大患也夫兵由中制者敗令無定謀者危今承平之餘法 法久廢而司閫之恩甚薄恩威失宜邊政弛慢殺 知其不同揆也北方瞋目聞望素重專閩之托恐 **阨智慮起於形勢權謀生於故蹤行望三秦思淮** 同死我憂其患故人得與之同難穰苴斬莊賈 縣 志 卷之人藝文下 書 不用命與無兵同 之而後知懲兵情 於軍中逐覇齊國 愛其生故人得與 官削國有所由來 異代者蓋國家之 在眼前智者不避 陰之奇勳西懷劍 故墟察山川之險 之勇古今豪傑安

畧新謀參伍以變必獲機宜而邀奇勳走在敵而 帝之聰任專而事便宜信重而令必趨然後徐察 效籌為國樹功不在甲胄而在我儒生也慎好為 相沿雖有逸驥未能展足若當專城之寄則必 之毋讓 封燕然果信致命 地利迅用不測古 上充國之請囘宣

請立親藩疏監衛十年

薛 侃 人司正行

瑾懷異遂幷出封瑾敗廷臣但俟宗嗣繁衍因循 或代行禮其爲國家慮至深遠也列聖相承莫之 奏為請復舊典以光聖德事臣聞聖帝明王之道 以來明大禮以事親舉大禘以事租皆品節古 一人在京原落為宗人令四字俗呼為守城 一事係關宗社未及舉行者臣仰稽祖宗分 未之議復今者陛 或改正德三年逆 封宗室猶留最親 今以垂萬世而惟 必有遠猷陛下踐 王有專或爲居守

棋由前以俟時一着耳由今以處是有二三着四 侔矣陛下聰明首出庶物弗慮及此乎帝王圖事 其親而賢者迎取 所難行誠帝王之所盛節也陛下何憚而弗爲乎 躬親誨育自於太后有恩世廟有恩其與倉卒之 國彼得以自郡王而為親王亦足以展其親矣萬 公也於事未嘗有所諱避惟其是而已伏願查復 有君臣之樂入而在宮有母子之樂有夫婦之樂 少算者負此防微慮遠之道當如是也粉此處人 日東宮生長其為輔王亦非可缺焉者也如有次皇子則仍出封大 入繼十年于茲矣未有以為陛下告者臣知陛 志 卷之入 一人入京爲守城王論選端· 藝文下 書 獨自藩邸及今未 且陛下出而臨朝 之所難處行人之 動出萬全譬之奕 間濶然無情者不 舊典於親藩中澤 下之心天下之至 五着矣多算者勝 正士爲之輔導他 一不然則係陛下

議者有宮關不得預而可以言者時節高會優游德義亦人間之至 嘗有兄弟叔姪之樂也聖衷淵曲機事邃密有臣 議施行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無任怨悃隕越之 情天倫之真樂也陛下亦何憚而弗為乎其視深 愛敢為陛下陳者知陛下有純孝之心有忘我之 九廟之安下無以慰四方之望相去一何遠哉臣 圖也伏惟陛下深思遠顧閥臣之愚留臣之奏特 備員下僚區區憂 居孤立上無以繫 下不得閩而可與 至后英雄奉 降手動下廷臣會 仁有天下無疆之

上藩台書

鄭育斯恩器人造

伏承台下旬宣以來休澤翔洽郡邑之長奉將德 再造黃童白叟聞 人墊監之餘速於感通也頃蒙明文追徵鹽鈔有 一令下欣欣願少緩須臾何者 惻怛之愛 易於 意潮卽僻遠並荷 司供命惟謹百姓

揭 侍御安言之於憲宗之朝吳廷尉一貫陳之於孝 相戒 史林銘又為論列制皆免之是以百餘年來民不 間 年所徵亦以督責之切各縣有司官因情之 非典妻鬻子莫之得焉道路之言曰潮有故 之後流離雖復室如懸罄民日羸鮾道殣相望而 近年屢有追徵之令府縣稽往牒為民請命盡蒙 遭猾胥罔民以通行事例籍解納之名肆侵牟 戶納 潮也潮自洪武問竈不輸鹽而課自辦矣官不 台下惠養盛 何使我至此極耶漸豎儒耳義切桑梓不能 陽 日此國家之大計天下之通例宜殫爾力以 縣 鹽於官民 志 心可以情謁拜手陳言伏惟垂察 卷之人 食官鹽則計 藝文下 口徵鈔所 書論 以抵課 未見 信也一時權宜實 宗之世世廟時左 報罷至若萬歷六 畢爾賦第自寇亂 知有所謂鹽鈔者 給鹽而鈔逐罷矣 夫鹽鈔之立本為 特未之知知必軫 無所施即欲完此 之私故鄉先生鄭 默又辱通家子仰 額也然非所以論

萬代漸無任感激祈懇之至 非徵之百姓厥後議申尋得院批准蠲蓋遵恩旨 案卷堙沒但此乃舊少然王公祖着落抄案時嘉 廷尉之本歲 日也則 **筹輸** 定銀 規抵 台史之贖猶有可稽者伏望台下詳查施 **今**鈔 久莫考而左史奏稿 人上皆知公 王瓜之鐵而生 言臣行部至 期 同知王懋 被 別屬 熟 敏 當 路 調 非 再 不蓋 知兩 出利 尚有存焉奈本 自之 直膜 公也 地後 靖七年三月十八 府兵房被風破毀 蘇民困也今侍御 中建議即廣廣橋立幼生 行以幸百姓以規

上巡台論鹽鈔

鄭育斯再見

宏 爲懇定鈔商以垂永澤平鹽價以濟近患事緣潮 間有徵鈔之命鄉御史鄭安吳 賣鹽並無 戶 口 鹽 鈔歷於宋元我朝高皇帝至 一貫前後疏請 遵照洪武恩例鑑 故事竈戶輸鹽又 仁免鈔如故至成

上下並利也夫何好商玩法自害以致鹽壅失利邇因有恤商之議 疾苦召諭告商抵納全潮鹽鈔告商叩首稱便您以狀申院准定立 罷及嘉靖初乃復行徵又經鄉長史林銘奏罷以故潮之童叟耳不 鈔商十名由是商輸鈔以市鹽民賴商以抵鈔吏得恤民而避責蓋 間也幸而天憫下民因廣濟橋商九十名此外忽有赴院告再充商 之怨咨此前太守郭公子章所為太息撫惠之意至今猶在人想念 聞戶鈔之說身不嘗納鈔之苦厥後竈鹽遭商奪賣鈔逐蕩懸隆萬 下吏終坐訶譴不得已權宜措辦苦無善策府縣之勞瘁甚於小民 公命齊納者許分為錢為兩淹禁者積日成月成年窮民究莫能完 以來通行事例不稽故牒吏急於趨承惟嚴徵比民駭於聽聞亟逃 十名者當是時按院汪公言臣行部駐谢署篆同知王公懋中咨訪 陽 縣 志《卷之人 藝文下 論

先是商納菜餉於各埠發賣鹽利甚通自恤商之 惠而已為其捐銀充飾充鈔惟國與民資之利耳據商之說以抵鈔 委於經紀之投納窺關其利十倍其鉤壟斷高抬牙爪復衆甚有豪 單弱坐以待斃者况今民窮財盡惟正之供尚不能應而此額外之 且夫奇贏之數商賈常事時而折閱時而博利旋轉自濟曾是貧難 其宜著令如舊此潮之永利也猶有眼前困急更望台下之拯救者 秉節持憲文揆武衞惠德流治莫不仰戴幸垂仁矜憫齊其政不易 之察耳育漸等誼切體國情關桑梓不識尽諱敢為請命伏惟台下 賦反使商得擅利益者百商損者十縣本末多寡不相償上人特末 有虧假使不輸鈔則不得補商矣鈔餉原別混而弊之則商之詭也 軟造能詞圖將鹽鈔還十縣之民殊不知上人所以恤商者非苟為 議起免其薬餉一

乃窮僻小鄉山谷貧農離城邑去埠頭或十里或 強據埠助其聲勢相約比周定索昂價託言官禁 仗台下洞察嚴懲加惠酌處民不聊生矣引領以 之不可缺者也潮固產鹽之地也自立郡以來未 日乃抵家又須經旬或數日始入市負擔以易升斗食鹽甲處買了 家即為貴買猶有升合之需近市之人雖無多蓄尚繼旦夕之用若 也牟利之商舶艫相銜抽餉之徒旗幟相望食鹽 一觸其網羣起兇毆得銀始釋尚幸脫去棄 望願少須臾 之民憔悴凄凉非 恣意把持大姓之 有告急如今日者 鹽空歸夫鹽日用 二三十里往反一

知縣論時為停

海瑞鸡山翠人

知縣知一縣之事 而見棄魚之俗則知子賤之政矣履中牟之境而 一夫不獲誰辜一民失所予咎所以入單父之野 藝文下 論 見馴雉之休則知

揭 之紫獨必哀饑寒必恤不亂一法不私 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己不可潔人潔人生謗謂 僚屬過客鄉士夫吾長兄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 **瘠矣馬骨高乎貧酷若此殊不知上而朝廷吾父** 求之也乃今則異是矣一旦縮半通得一邑遂沾 膳撒樂禮告上則蠲租求言凡膺斯民之責者體 鍾乳三千胡椒八百之誚而不顧者嗚呼縣則有 心不惜廉耻多方掊克以充囊橐胺生民之膏填 則政籣而刑清矣此豈家有治縣之譜哉良由萬 中鮮鵠亭冤爲民開必得之門明必死之路而雁 魯恭之政矣為政不同而要不外乎敬天勤民之 縣志 卷之人 一錢肺石 所行不可認真認 人等吾子姓遇之 母中而撫按藩臬 矣官能清乎槐根 谿壑之欲甚至有 沾然色喜埋沒真 物一體之懷而誠 聲不哀鼠牙無訟 上天之意而嗅咻 下無悟印鬼覆盆 念且災異上則減

未行其事徒有其事未見其功誦法孔孟幼學之壯行之期月而可 三年有成有深愧焉俗吏非所以語我若日稱知 催徵小民賣妻鬻子未有完事之日時時聽訟小 賢之所已言者據守行之自謂效可還至迄今四 吾子吾長兄弟浮沉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也本縣初意直欲以聖 真生怨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以鄉原之道待其身以鄉原之道待 息訟之期感罕之道薄而民不化燭奸之智淺而 縣職則全未也 載中夜返思日日 民爭鬭趨利未有 弊猶存徒有其心

教官論

母瑞再見

揭 秀乎所事事比俗吏簿書詞訟不同雖不能如尼父設教洙泗人三 千王通演教阿份士八百即淳邑簪纓濟濟不為 教官掌一邑之教一邑之臃腫薄質俱賴其陶成 縣 志《卷之人 藝文下 况門下皆俊傑之 少矣掌學教者謂

空名於諸士子之上典籍無傳模範不端虛糜歲 末補焉亦何以克稱廣文之職也哉非教官也 初入學則索其贄見之儀旣入學則需其送節之 有之所謂經義治事齋忠臣孝子錄懵然罔聞也 仕之明驗也瑞仕淳邑一載有奇矣見諸生唱飲 德發出事功從學問做來有裨於國家有濟於生 日會課切磋琢磨使之義理明而心性醇異日登 可安閒以自曠乎應將經書性鑑子史諸集與羣 禮於諸士子無毫 是誰之過與若寄 呼盧逐氈蠅營則 民亦以見學優則 之仕路文章由道 弟子朝夕講習月 月為身謀為家計

典史論

海瑞三見

典史掌巡捕民間盜賊爭鬭微事盡屬之所當小 枝飲惟滿腹而已若位卑而言高祿微而謀大黑白出於脣 心翼翼畫夜維勤

罰之紙不幾乎祥符之五鬼乎非典史也 者何不緣此為兢兢與且又偏聽衙蠹相助胺削盜賊分其贓爭鬭 物曲直任其心胸指良為盜為己歐利欺肺石之無言棘林之哭置 不恤焉何以爲民長上哉况屈一夫冤一婦天之霜旱隨之爲民上

恤刑論

知縣 吳煌甲 選定

揭 哀矜而勿喜書日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所以古人詳審明辨若濫 室莫輕打官莫輕打生監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女莫輕打三 矣謹按筮仕要訣載刑戒八章因書座右以自警省一日五不打老 法冤枉刑及無辜不惟失聽斷明允之公抑亦有乖上帝好生之德 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足不打人打我不打二日五莫輕打宗 日莫濫用打板刑以懲惡無罪而可枉刑乎曾子日如得其情則 縣志卷之入藝文下 論

則筮仕之始刑人未慣也乍而臨之必有傷慘之情也久久習之撻 非刑打此刑戒入章乃呂簡叔所著後因刻石於南刑部以廣欽恤 打為與卑幼訟不打百姓該打為與衙門人訟不打工役鋪行該打 之仁者也洞晰隱微諄切怨苦此仁人君子千古 為修私衙及買辦自用物不打入曰三禁打禁重 就打人跑來喘息莫就打四日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 初官而歷久任由一命以至三公皆不可一日而不兢兢於懷也何 我病且緩打我見不真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五日三莫又打 不打住晨令節憐不打人方傷心憐不打七日三 已核莫又打已夾莫又打要枷莫又打六日三隣不打盛寒炎暑憐 日五莫就打人急莫就打人念莫就打人醉莫就打人隨行遠路莫 應打不打算長該 未經道及之言自 板打禁脚灣打禁

棍者所以警奸戢暴要亦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所以當事者須别有 夫人當被夾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逼勒之下何不招認之有然亦 髮拔而色變已之身人之身疾痛疴癢寧有二乎而昏昧殘毒一至 漏法網生死關頭在此一着盖死中偷生也至於愚樸小民心膽怯 於是人有恆言刑官無後誠守是我知其必昌厥後也嗚呼天道好 罪當莫敢保救到底必死私心計較不如乘此衆人屬目之地狼耐 辨冤察理之方使無遁情決不可徒恃此慘酷之具以爲快心遂計 不受捱此數刻痛苦官府可欺以其方誤謂冤枉忽轉矜憐便可倖 生神明臨汝一念慘酷流毒後裔可不戒哉 止可嚇村愚之民耳每見巨好大猾心膽旣粗智謀又狡自知情眞 如擊土石矣又習慣之殺人如割草管矣嗟乎一芒觸而膚栗一 總志 卷之人 藝文下 論 十五 日莫輕用夾棍夾

嗚呼可不慎哉 辨察之方而區區恃此無情棍以為照膽鏡也古聖有言痼惡乃身 弱旣無忠肝俠骨一落夾棍任加以滔天大罪無不招認身非鐵石 又冀倖後來保救或可解脫所謂以驗死權代現死也當事者少用 一番夾棍便積一番陰德多用一番夾棍便造一 番業障慎勿別無

變日下今之時求一酷吏如二人何可得哉窺作史者之微意蓋漢 所聽次為甯成其治效郅都二人相繼為中尉皆使豪貴斂跡其所 余讀漢酷吏傳首載郅都言其為人公廉不私問遺無所受請託無 短者好作威勢立名行法少恕耳而卒受惡名未嘗不掩卷嘆曰世 貧吏論 事器車車 份會精進士

懲秦政代虐以寬文帝繼之躬行元默故當時論議皆務仁厚禁網

懷金抑且難逃國法欲為子務謀耶則多藏厚亡世之父子相殘兄 弟相殺類皆多財所致興言及此能無通身汗下 宜命向作潮志而傳黃圯謝光泰全三人直日貪 知所懺非人者也 斯二者誠以法不峻刑不酷則民不畏遂無以逞 者必先驅脅以刑法使人畏之如雷霆鬼神然後任意攫取民敢怨 疎濶有刑措之風景帝雖刻薄少思亦屢韶疑獄 此二人者獨以嚴急作俑漢家仁厚之澤自此衰 人罪法吏也重刑以威 而不敢言而吾之貪得以遂雖然彼欲為一身謀耶則固不能死後 人酷吏也法吏酷吏未必 矣其受惡名也固 其貪故凡吏之貪 皆貪惟貪則必兼 耶噫觀予言而不 更者盖深文以致 以讞令治獄以寬

情法論

志 卷之入 藝文下

翁萬達五見

防則入於流苛與流二者皆過也是故用情通之 寧當行也我從而立法甚嚴然稽之人情或未得 為其根故曰情與法不可分為二也 之以就矩也規主圓矩主方方圓二字即仁義而 人皆曰居官之道惟情與法而不知情與法不可分為二也且如某 以就規也用法約 守或未得中正之 通融之說則入於 已矣仁義之道互

祭國子博士薛俊文

王守仁

鳴 以私智相高客氣相競日陷於禽獸而不知間有 反求于本源者則又群相談笑斥為異學嗚呼可 知天理之在我心而無假於外也皆舍近就遠舍 乎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蔽於見聞習染不 哀也已蓋自十餘 易求難紛紜交騖 獨覺其非而略知 對絲雞進住士

為尚謙師而尚謙之嘗師於己也盡使其羣弟子姪來學於予而君 寢食脫然棄其舊業如敝屣君素篤學高行為遠近所宗依尚謙自 天也可如何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 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鄉之土若楊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從者源源 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又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尚謙始從予于留 又奚悲吾之所以爲痛傷涕泣而不能自已者爲吾道之失助焉耳 亦躬往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自能勝其有我之私而果於徙義者孰 幼習業焉至是聞尚謙之論遂不知己之為兄尚謙之為弟己之嘗 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將憑藉毗倚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 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者則皆君之昆季為之倡也其 都朝夕相與者二年歸以所聞於余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 年來海內同志之士稍知講求於此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滅未 見其能光大也潮陽在南海之濱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 同志之痛可勝道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旣有聞則夕死無憾矣其 志 卷之入藝文下祭文

祭揭陽黃處士天保文

王守仁再易

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日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 屢夢星性質温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 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旣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得夫 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夢星點而 其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 潮有處土黃翁天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 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未二三月輒又復來如是者屢 日生 言曰吾父生長海 **旣聞吾說可以家**

敖水不許則求為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則 惜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 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修往倏 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已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 敢違也予日賢哉處士之為父孝哉夢星之為子 能黃鵠千里而思為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苦耳 促之啓行夢星鄉泣以請則責之日唉兒女子欲 共非笑詆斥以為怪物惟世之號稱為賢士大夫者乃始有以之相 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 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計云處士沒矣嗚呼 無不足也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每歸省求 易 縣 志《卷之人 藝文下 論 間所以訓篤期望 也勉之哉卒成乃 為三月之留以奉 粥飲水死填滿壑 來者吾父之命不 故亟遊夫子之門 以是為孝我乎不 已具資糧戒童僕

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避寄一奠以致我傷悼之懷而敘其遣子來學 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為務 之故若此以風厲世之為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務底於有成以 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入九矣求其誠 無忘乃父之志也 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 而所謂聖賢之學者

祭御史鄭一初文

王守仁三見

隱詞奧義相與剖析探本窮源夜以繼日君喜謂予昔迷今悟昔陷 是資予辭不獲抗顏以尸君嘗問予聖可學至予 口 如何哉辛未之冬朝於京師君為御史予留銓司君因世傑繆予 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將廢其命也與嗚呼朝朔命實爲之 日然哉克念則是

多岐今由大路嗚呼絕學幾年於茲孰沿孰繹君獨奮而古稱豪傑 遙望橫雲有候如霰嗚呼哀哉予復何言 有成死者莫作生又離羣靜言永懷中心若焚墓草再靑南茲馳奠 事在世傑負恨負愧予復何說嗟予顓弱實賴友朋砥礪切磋庶幾 君與世傑訪予陽明君疾益篤遂留杭城天不與道善類云傾時予 祖毋亦嬰危疾湯藥須親風江阻涉君喪遂行靡由一訣扶櫬而南 無文猶興有如君者無愧斯稱當是之時君疾已構忍痛扶孱精微 日究人或勸君盍且休只君日何哉夕死可矣君遂告疾予亦南行

祭給事薛宗鎧文

翁萬達六見

嗟呼東泓余與汝同年而生同井邑而處又同學古人溯泣麟而上 不欲落莫人世與草木共盡乃今遽忍哭君耶君之鄉行我廣人慕 志 卷之人 藝文下

觀宇內罔生者何限方且唾去之不暇而自諒其死之為安也予於 之宦蹟貴溪涓閩人思之夙著風裁卓有令譽朝士又類能誦之史 册且將書之乃受命於君溘焉物化眞得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攬 得納約之義記意和者過激賊臣流訾聖主不憐遂使下詔獄廷杖 良友其能不悲耶賊臣誤國畏莫敢言君一疏從容累數百語蓋深 之首而不可得君其知之否邪昔予來蒼梧踰年以覲事北上得復 俱君信次京師相勞苦慰藉更僕談夙昔為歡至語及時事則咄咄 君夫復何悲獨慨邦人河岳不能庇才賢國家元氣不能壽忠直天 以死此豈智士所能料者耶相傳君始被繫而終易實志定神寧不 不能平思共抑情辭魏闕結社宗山爲安身養命之計乃今遠捐棄 亦弗佑斯文俾將蔑所憑麗而宣朗也此所以恨耳思揮戈碎賊臣

震不憐語後事頭朗眞所謂有道者死之日京師內外無問識不識 寢不安枕食不下咽累歉重息未始一日而置欲一旦歸來哭君於 潜然淚下光朋誼姻好以骨內通家為期者痛又何如耶承諱迄今 咸爲慣惋欷歔至愿以其身贖卽支藩遐壞武夫悍卒觀余道君亦 使假手於其子抑君英爽不散之氣猶能驅使造物顯弄若人為天 覺寤輒冷冷自失而欣然之容鏗然之音猶恍恍在耳目也豈意氣 為君操觚作實錄以垂不朽今尚未能也生劉延頸山川迴紆哭不 相感抑幽明生死固亦有相通之理耶比聞賊臣與其子鬭竟疽背 下後世殷鑒耶皆未可知也我所可知者君生平耳俾余即不死當 而殞柩不宿廬負而走虞鄉人之怨者之欲鞭其屍也豈惡極天厭 柩次而一官匏繫奮飛未能時常夢與君促膝劇談眷眷不忍別去 志 卷之六 藝又下

盡意哀豈達解悠悠君子孰知我思

祭行人薛侃文 夏

言貴溪進士少

蹇蹇懷忠稜稜抗疏權奸搆機罟穽孿如繫公為囮意實坎予公有 愈言虀粉叵測公櫻五毒筮詞不易予在朝堂切齒鴟奸憤聲大罵 嗚呼粵山之英南海之靈萃生我公握奇抱貞鸞儀鵠峙翔於天路

蔽天公精上通靈雨滌冤唐人有言萬代瞻仰賴公一柱意沮奸黨 聞者般寒天子神明伏慝立辨予弗受緇公亦未譴惟時嘆旱氣霾 解獄而歸身名俱完辯衣荷裳翛然林巒予叨宸眷久膺密勿長憶

丰神澄江孤月聖主天度思起沉倫如公遺直將有異恩天不憗遺

奄聞公計掩袂汪然游淚如雨百年之死且暮之常瓌器偉節不朽 不忘觸刑就斃倘復何畏矧兹考終公復何處公昔傳經陽明之門

毅然有志銳領斯文世學卑陋來耳去口遘會領 之操百鍊愈剛不戁刀鋸不嫁鑊湯平生學力今 公是公則何薄於彼彭氏粤山飲雲南海囘波公 公弟告哀授予公狀展讀傷神欷歔惚怳願秉直 昭揭庶幾永觀緘辭遊風預陳遊奠公其有知鑒茲不腆 視公靦面公登科甲子實同年跡疏心親千里晤 筆樹表墓間千秋 在宇宙耿耿不磨 始大驗齪齪脂韋 危或隳厥守緊公 言人孰無情日有

祭韓文公文

知縣 馮 元 殿 兵部 尚書士

揭 模表接翼而來若器有型何鍔不猝於縱韓公特為潮資尸而祝之 千秋弗怠所以然者公道如春人心如悲日夜息然自然菱對某童 古來文人奕奕數輩漢陸唐韓宋蘇蓋代九州之 而習維公之愛步公趨公有志未逮嗟我先人髣髴入寐公之傳衣 陽縣 志 卷之入藝文下 論 二 十 一 遠豈能盡爱胡此

猶蹟蘇來公後潮魄已朏焉得我公靈茲莫對挹 未知何在顧予小子智焉興嘅三百年來冠裳車 不再爱有季簿又有高尉氣節文章奉爲公配嗚 呼陸在公前潮耳 載其或繼公寧逐 江之水釆山之艾

聊奠公居歆斯一酹願言佑啟鳳飛椒翩

宋鄉賢郭叔雲費

明車 份本府同知

雲谷遺響師友淵源日在於潮有的其傳微言具存知德者鮮久晦

而彰天高地遠

行人司正薛侃贊

何維柏兵部尚書

海濱蚤承師盆席珍衡門則潛德日彰委質朝廷 昔者孔子嘗以學不講為憂今之論說辨難能臻要妙至省其微類 多不掩少臨利害則舉生平而棄之豈所謂講而 則貞固遂至語曰 不學者耶君崛起

非徒言之實允蹈之之謂矣

贈寺卿吳胄墓銘

李東陽縣 大學士少

去險就夷正不復馳是謂知幾闡幽爲耀以成子 孝是謂善教生有

封秩歿有贈卹以光於家室元局永閎永保貞吉 其孰我敢軼

太僕寺卿吳裕墓銘

寬長州會米

太僕古官見周冏命后聖攸資日僕臣正厥後失 職惟以馬政漢興

設官修馬復命循至於唐閑處益威惟公早歲出 由科甲南北郎署

歲月久磨論其勤勞銓曹爲多和而不隨平而不 阿冢宰倚之黜陟

無頗翔集銀臺起領太僕北徼戒嚴裁及馬畜選 閱日勞罄彼監牧

師出雲中萬騎馳逐邊功則成公病不豫惟帝至 仁軫念僕臣錫以

卹典光賁其坐公則亡矣厚德未淪衰復在喪幼 者之入 藝文下 稚詵詵祿位有餘

論

二 十 二

尚遺後

廣信同知林昕墓銘

揭

陽

志

盛端明 禮海陽進士

守之正而用之稱進之難而守之定道之大行公 日有命嗚呼公之

後人其將食公之慶

太僕寺丞王昂墓銘

蘇 葵福建布政

大家之裔科甲之豪學充文贍德崇譽高初拜郎 官上應列宿政行

教舉靡不翕受入為太僕道不停車雲錦成羣民 困以紓天不佑德

旅櫬南還靈原磐固於萬斯年

行人司正薛侃墓銘

王漸逵器異進士

續南山川間出秀氣午運擊紀文明方寄唐有曲江宋有清獻勳業 雖敷道源未祈赫赫白沙起於江門 一胚是浚流派斯湍惟公之生

必于海濱陽明宗旨獨得其眞名光宇內德啓後人維彼桃源公永

藏神

戶部主事陳思謙銘

林大欽翰林修撰

矯矯陳子維勢不倚亦旣有位不究其施殀壽不 貳銘以永之

臨安知府郭維藩墓銘

劉子與廣西布政

嗟嗟郡伯萬夫之望惟忠與孝聲著嚴慮令德不 爽後裔其昌西山

鬱鬱赤石堂堂我銘公墓百世之藏

吏部員外羅萬傑墓銘并序

王宗昌津道多議

先生遭明季鼎革棄家爲僧自卜壽藏於岐山之龍湫潭題其碑

巨明龍山樵夫羅公之墓先生不但隱其身而且晦其名殆雲菴

靖節之流亞數僅述其概以銘諸石

陽 縣 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論

揭

岐山之陽榕水之傍瘞玉佳域遺蜕仙藏高節峰 峙貞名流長樵夫

姓字千載有光

知縣馬元殿兵部尚書出

揚州黃氏名曰月容度猶相隨四歲而歿自生及死方十八年此十 年如夢如影無男可婚無女可嫁無善可讚無惡可懺生天入地 侶雲菴鐘銘

兩俱於於葬於黃岐竺岡之麓有菴一楹題以侶雲有田一區歲供

情與鐵堅緣從響斷千春萬穓覩視鐘者知有馮生尚其勿毀 丹荔任滿將去爲鑄斯鐘紀其姓名及其歲月生死南北嗚呼已矣

作感舊詩二首春山去去遠如眉鄣水同歸已負期雲戲數峯迷白

鶴越欄三尺冷烏絲祇將淚碧留芳草誰伴魂香有荔枝歲月泉鳴

幽澗外可堪長作玉琴疑 羅裙漸褪舊時香不盡春流似客腸官

揭 莫問空花看換眼前光 黛螺銷盡殞蛾眉油壁青驄豈再期只道千金人似玉翻憐一縷命 閣梅殘愁水部江南楓落倩巫陽玉牀空使驚蝴蝶金轄誰當網鳳 嗟我其濟作鱣糜日千計病予醢磕予堪嵞嶮窪藡厲揭義則爲囊 春風花落惱河陽王鉞化後空留燕瑤瑟無聲冷泣凰去住因緣俱 敞地水深山蒼形者曰吉神其永藏 雨夢還疑 凰塚色青青猶未了長憑白雪慰燐光 惟公篤學質厚材良明經修行繼世恩光岐山之北赤嶺之陽營高 我來榕公已逝聞公德無邊際午未間歲嘆厲庚癸呼鬴誰繼公日 任匱舉其大畧其細儻易名可證惠表公藏用永世 如絲王家無復迎桃葉白傳真成別柳枝應憶巫 陽縣 贈布政鄭養性墓銘 封知縣陳元才墓銘 志《卷之入 返魂無計寬殘香泉路人間總斷腸夜月珠歸迷合浦 藝文下 澄海謝解元宗鍹和之日 國朝秦蕙田 一峯何處是春燈夜 凌 魚 **刹**無部錫 桂番 陽禹 佾探 書花 知進 縣士

究秉性幽閉馮甚龍之嫡妻蘇性妬悍容奉侍惟謹蘇忌盆熾常思 遠害全身順勿憂心如恢言未畢忽報提學臨潮 馮 謀害崇正戊辰秋馮受揭陽令容頗諳刀筆與衆 之曰些乎君見妾送君之出也未必見妾迎君之 意於安將弗堪往常見主母怒安輙長跪終日仍 語馮日妾尚君龍過濃主母在堂須加恩遇以其餘速妾可矣若 之座妾時俗行誰侶主母不我愛實竊自危馮日俟予作區處使爾 月容姓黃氏江南揚州人年十四為慈谿進士馮 不猶故降心相就終恐主母無樛木小星之德慮 日有我在何患容泣日君主外嫡主內君倘觀 縣 志 卷之人 藝文下 二十五 不憐恤妾思命實 馮往參謁容泣送 天子之光揖上臺 案贖多合律一日 元飆側室殊姿窈 入也馮私謂之日 人彘之及於妾也

觴之日主君已往鳳城惟我與爾寂守深閨凄凉之况倍傷人也今 簇至促裝上道私語之言婢聞已鳴之主母矣主母日噫男子變心 夜明月如晝已准備疏芹與子共樂亦曰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耳 妾之幸也既承寵召敢不拜嘉後暢懷對飲未幾樂從中發容疾呼 已成夫有所甚愛者必有所甚僧將置予何地於是置藥於酒邀容 容思主母素狼悍茲乃如此或者悔心之萌不作亡秦之續數徐對 昨 日疾甚仰天嘆日妾今殂矣悠悠蒼天何為使妾生居人下而遭茶 曰河東獅子不意妾罹其凶豈真妲己之苗裔數何罪惡之盈也越 日妾荷四年愛育自揣學尤山積今蒙覆載為量使妾得奉侍終身 日密遣堂吏築小室於衙舍之傍為子之居已命翠英小娥二婢 一蒼童奉侍庶得避妬忌之難余亦得稠密周旋也適僕從

有鐘鐫其記於鐘上太史氏曰世人見月容如此莫不爲月容傷我 毒母居江南夫往潮郡今貿貿終身不得悉陳冤狀死難瞑目惟祈 之流往往以芳年早殀故千載之下披故蹟以流連恨佳人之不再 者亦無事弔古悲愴矣若王昭君虞姬戚姬趙飛燕楊太眞潘夫人 之月貌花容變為皮枯骨立馮亦何至歉處不置即後之人聞其風 獨為月容幸假命月容終於耄耋之年齒危髮白台背駝形將前日 室以祀幷置田募僧守之題其嚴曰也一齒嚴名其室曰侶魂卷卷內 長言短什一往情深良非無故而然也故曰紅顔多薄命不薄命不 提學還揭所有珍珠玩好之物盡置容柩下葬於黃岐山巖之右築 足成其紅顔也 化游魂訴昊天撲殺此賊庶消恨耳馮聞昏倒於地死而復甦遂辭 陽縣 志《卷之入 藝文下 傳 二十六

朱朱 子 豐 徽 團 公

梯雲石磴羊腸遶轉壑飛泉碧玉斜 路風烟春淡泊數聲雞犬野

人家

鳳棲樓

陳希仮超進士知

千載傳聞孰是非高梧修竹晚風微欲知古寺曾棲鳳樓殿今無燕

雀飛

榕城書舍九月梅花

梁克家等紅外節

老朝殘梧九月霜誰將先暖入東堂不因造物於 人厚肯放南枝特

地香九鼎變調端有待百花羞澀敢言芳看來冰 玉渾相映好取龍

吟播樂章

聞吳子野出家

蘇財湯贈太師

揭 縣 志 卷之入 藝文下 詰

首空四壁烈士嘆暮年老驥悲伏櫪妻孥真敝屣 子昔少年日氣蓋閣里俠自言似劇孟叩門 知緩急千金已散盡白 脱棄何足惜四大

猶幻塵衣冠矧外物一朝發無上願老靈山宅世事了如何禪心久

空寂世間出世間此道無兩得故應入枯槁習氣 易趣舍志匪石當爲獅子吼佛法無南北 要除拂丈夫生豈

吳子野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

蘇戰要見

聊為不死五通仙終了無生一大緣獨鶴有聲知 三眠憐君解此人間夢許我時逃醉後禪會與江 牛夜老蠶不食已 山成故事不妨詩

酒樂新年

次子由贈吳子野二首

蘇軾三見

馬跡車輪滿四方苦為閉暑小站堂仙心欲捉左 元放凝疾還同顧

長康

江令蒼苔圍故宅謝家語燕入華堂先生笑說江 南事祇有靑山繞

建康

浦口村居詩五首

軍彭延年 建 以大

浦 口村居好先思創業難如雲架樓閣依水植琅 环澤氣三冬潤松

擊五月寒子孫懷舊德爭忍不盤桓

浦口村居好清貧勝富華堆書為伴侶種藥是生涯吟苦詩成癖心

閉道長芽匣中時自營鱕盤有龍蛇

浦口村居好柴門鎮不局睛嵐深染翠寒笋嫩抽 青酒筆驅吟倦林

風引睡醒東堂清且泚待創碧蓮亭

揭 浦口村居好盤發動輒成蘇肥眞水實鰷滑是泥 志《卷之八 藝文下 語 精午困蝦堪膾朝

醒蜆可羹終年無一費貧活足安生

浦口村居好憑高望處縣稻田千萬頃農舍兩三家樵路通雲磴溪

船簇蓼花太平無事日處處盡桑麻

瘦牛嶺

黃公度新田歌元

自嘆年來為食謀扶携百指過南州時平四野皆青草此地何曾見

痩牛

楊萬里實談學士

行盡天涯意未休循州過了又梅州平生不慣乘 肥馬老去須教躡

瘦牛

茂林

元楊宗瑞起進士於

野水舟橫行人稀溪雲斷續樹參差南來北去年 年事歸鳥巢林只

秋遊靈山寺

明林仕飲用發授本

石琴往事祗今成感慨浮生何幸得登臨留衣亭上三更月照徹昌 洞烟霞紫翠深上方台殿鎖秋陰懸崖老樹鳴天籟落澗飛泉響

黎萬古心

上指揮愈良輔引

郭眞順題人鄉陽

揭 來不減襄陽晉羊祜此時特奉聖主恩金印斗大龜龍紋大開藩衞 將軍開國之武臣早附鳳翼攀龍鱗烟雲慘淡蔽九野半夜捧出扶 南作晴雪潮陽僻在南海濱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 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羣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冰洒向江 子亦念遐方民將軍高名邁前古五千健兒猛如虎輕裘緩轡踏地 縣 志《卷之入 藝文下 補

麟筆願屬壺民歌太平磨崖勒盡韓山石 春耕萬雕雲氂尨夜臥千秋月去歲壺陽及守時下車愛民如愛兒 壺山蒼蒼壺水碧父老至今歌啄之欲為將軍紀勳績天家自有麒 制方面期以忠義酬明君宣威布德民大悅把菜一笠誰敢奪黃犢

聯句贈貞烈全民海典全

知縣陳 喬高州知府

順等躬危慷慨增失心生不辱 常完節死非輕羣醜驚心潰 声軍 侯章照耀《邑史傳丹青風教須聞疏 怒氣騰精靈孕帝祐鄉讐恨洗霜清野老哀同淚鄉詞人嘆共聲郡 連壁 難鄉 蕭蘇乃抗衡居常夫內助 繳 身任綱常重爾名爭日月明令儀堪世範 職遇變女中英時難間關苦 平天書尚早旌間閣誇故事 冲丞 淑德自天成趙鄭應

瀕海挹餘馨輿論千年在 網民彝

一念生聯詩敦薄俗 # 忠信記

無稱

玉窖橋

車 份本籍

同進

知士

北窖通南窖前溪接後溪暗隨潮上下分繞縣東西

送倫殿撰 紋使安南便道還鄉

初 察邑 御進 史士 監

載筆螭頭遠綏和萬里行舟居南海便衣袖錦袍輕銅柱將軍約沙

堤宰相名何時重混合法從在蓬瀛

送薛行人 ^侃 持詔便歸嶺外

區大相為林編修士

邊事勞行役秋冬兩戒較方同遼左使復作楚南游雲樹江關驛烟

帆海國樓仍聞下詔日父老共銷憂

京邸送海陽邱司莪掌教臨武

鄭 初 再見

瑟瑟黃蘆滿岸秋人從天際下輕舟風霜萬里須珍重桃李千株屬

縣 志 卷之人 藝文下 詩

揭

日殷勤意只為吾

四

庇麻學制可從明道得師模無重子雲齒都門此

鄉舊魯鄉

海門東望

葉 進 定邑舉人武

路入洋灣接海門寒風破曉震乾坤雲歸暫補 山頭缺潮落空存石

上痕 一簇人烟彭澤縣數聲雞犬小姑村親闈在 望歸心切便擬征

帆到故園

榕水流聲

劉 漢色舉人 安

古榕潮沙地百折繞平田吞 吐涵明月盈虛意碧 天養源宗楚令知

味契伊川賦罷臨流興曲肱 枕眠

題半逕二首

薛 侃 人邑 司進 正士

水石成芳島雲林靄暮晴波光涵萬景不必問蓬瀛

郊遠峯環寂林深逕遶幽池亭千翠簇巖洞 虚收獨坐時方煖重

遊色已秋百年塵外夢湖海寄扁舟

有懷薛中離二首

翁萬達 部邑 尚進士兵

年來雙劍別南州躍馬相逢非舊遊周道秦川皆歷險鴈關高閣又

經秋鹿門爾放靑山鶴龍塞予登明月樓異地可憐迷出處思君一

倍長離憂

幽棲今有醉夫子時與白雲相往來春載羅浮歸藥笥山依玉簡起

書台海中仙侶常應聚夢裏宗溪知幾回 烟水故林吾不負拂衣他

日共徘徊

王堂對菊

鄭一統档 編進 修士 翰

簇簇金叢向彩欄二林偏喜壯奇觀新枝却帶三 詩 秋露晚節那驚九

揭 月寒盈把任從陶令醉落英何但楚人餐托根還 是清華地畢竟芬

芳到玉鑾

陽

縣

志

卷之人

藝文下

秋翫月

> 鄭 統

楚天爽氣滿神州今夕人間半度秋玉露幾團初欲滴冰輪一點向

空流浮烟掃去星河靜素影飛來几榻幽共醉清華眠碧落此身不

覺在瀛洲

題茂林

鄭 一統三見

洪波撼石響琳瑯細雨凄林色鬱蒼林密有溪穿水洞石平隨意作

魚梁桐江竟繫炎光鼎淸渭全甦顏尾魴心跡未須論出處 一簑風

月想餘芳

石城山訪陳碧洋主事

吳繼喬華與縣人

海國風濤壯巍然見石城苔浪侵地綠嶺氣接天 青路鎖朝霞靄江

横夜月明悲風驚樹杪龍臥渴蒼生

見山亭即事

張 一言與知縣人

土膏一 動即分秧鵬總催人忙又忙忙了閒來亭 下睡太平風景見

羲皇

南溪精舍

林逢春海 田陽 知舉縣人

曾記當時醉此齋此齋初開敬初栽今朝携酒重 來賞醉插黃花笑

口 開

廷杖矢志

薛宗鎧母進士戶

大奸在位流毒縉紳爰及三年憤積神人乃披忠悃乃籲帝宸惟帝

時嘉俟時而行惟彼奸讒揑搆誣蠅惟帝赫然进茲佞人爱逮小臣 藝文下 詩

揭 亦寫於刑於皇明聖實余寡誠大奸旣去遑恤我身陽德方亭永底 陽

縣

志

卷之人

六

义寧

南溪精舍

郭鳳舉買處

誰把南溪作勝遊未須此外覓瀛洲山含曉氣明 如洗樹映波光翠

欲浮碧水有天開洞府白雲無夢遶王侯我來漫 作滄浪塚一曲歌

殘古渡頭

詠揭陽景勝題命

邱齊雲 本麻 府城知進

飛泉城中竹樹多依水市上人家半繫船可是河陽潘令在于今五 登高不盡翠微懸海色真堪睥睨前桑浦關門來 急峽藍田削壁掛

嶺淨 烽烟

中離 山十八景

主季 本監察 御進史士

覽遍離山好洞天杖藜到處盡雲烟中離此 日藏修地應作人間勝

迹傳

九華三島客來頻洞 口雲氈作主人論藥談元酬酢處薜痕苔色共

車市班面標

上上雲階步步平雲階百尺接壺天登雲且作栖雲客入 洞還爲出

洞仙登墨階

二實中涵 太虛乾坤萬古自如如取將各洞緣天造謂有眞人向

裏居中離洞

一石兩石聳雲烟千山萬山匝洞天風月半簾懸太古圖書滿榻對

先賢石壁農

白雲堆裏 楹存兩寶虛明日月奔萬壑千峰渾脚底考槃獨語世

縣志卷之入藝文下詩、

稀倫黑中屋

揭

陽

萬古乾坤此月明人間何許夜迷人窩中終日蟾光照誰識窩中不

夜春偃月陪

温渺連天自有津日知多少往來人在山亭子當潮立直看滄溟欲

變塵 觀海亭

中離洞裏中離老仰離臺上仰離人瞻依已遂依歸願攜瑟應同舍

瑟春仰離臺

泗水涓涓 **脉流向來關塞幾經秋如今濬出源頭活任派乾坤萬**

古流居水亭

泓疑是古蟠溪水色天光浸石磯月作鈎兒蘿作線垂竿意不在

夫魚釣魚機

龍臥離山睡欲吟石牀天巧跨松陰他年若際風雲會起作蒼生四

海霖龍睡巖

井石峯頭入 面飛擎天石下見柴犀書籤樂裹披霜磴碧草瓊葩映

翠微後巖

叠石東戀敞石研琴書一榻自仙家鶴翻老幹窺晴曙花放幽香簇

暁霞 東 巌

丹崖翠壁聳巖犀荒草疎楓映夕暉久住高人忘水石相將鹿豕日

同歸西藏

白雲飛我北元天中有談元不世人住久渾忘寒與暑四時風月四

時春北元巖

徑千峰透白雲往來都是臥雲人野夫亦欲穿雲去 掬收回六

韶

陽縣志卷之人藝文下

揭

合春連墨徑

三石分明品字函上奇下偶自天緘中開玉洞迎 仙侶此是離山第

一嚴歷石機

塚中離山

王 袍 本府知府

賴寒世上紅塵飛不到圖中太極靜常觀漫思如 聚興登山

訪樂欄杖藜隨處

不辭難

雪封烟鎖洞 此藏修地應似幸 天古月小山高風

犂與渭竿

X

劉秉鑑安福人本

中離勝跡已前陳今日中離說舊因坐破蟾光千 嶂曉閑看花草四

時春

兩二童冠忘形地十八洞天不世情我亦結茅來往此靈修肯自負

登黃岐山

知縣薛 烟墨基

撥霧排雲訪翠微山靈應笑我來遲羣峯環抱天 偃旗步緩掃苔同坐石興高登塔漫傳巵耕鋤飽識農家事遙望濛 開畫二水分流地

濛雨滿池

又和前韻

黄一道紀知府與

步入層戀翠徑微為稼苔磴轉紆遲懸崖風細雲猶甲古木春深葉 作旗牛首誰憐當日淚鶯花莫負此時巵興餘却 苦三農旱龍臥何

緣吸墨池

揭

陽

志

曾 邁原名思道

南越之南揭陽嶺延袤擁出黃岐山從秦歷漢峯 卷之人 藝文下 最古流雲飛霞不

容翠微裏磊石玲瓏谿谷中洞門雙矗竹與松槃桓宛轉多迁怪叠 可攀上有浮屠插天起石湖千載抱泉水懸崖風雨古水疎春色秋

巘連戀度晚風俯臨玉響之雙溪岸容江月映沙 堤山高水清兩不

極渡水登山無盡期昔人獨有陳夫子幽棲選勝 風流美古今地靈

靈芝有序

應相託山中仙客能有幾

曾 故學知縣東

城北古榕 玉其旋金其莖紫初發似獸形時有氣結若明 一株扶疎數畝予構亭讀書其下樹穴忽生靈芝其膚 珠邑人咸往觀之

因賦以排律

喬木風霜飽擎天雨露新台隍高籍枕廬舍舊為 朝瑞氣屯北窗薰可臥秋水樂相親忽爾中元屆 隣夜夜祥光閃朝 休哉四皓臻暗移

蓬島甲陰植閬園辛穴破芝敷玉庭空樹剖珍朱柯扶碧蕊紫筍託 藥久辭素華物錫天寶奇人降嶽申念渠開聖瑞愧我塞慈仁眉宇 能勾當庭階免愛頻精華無章筏明德實梁津馬應義河負龜從馬 秀九並傳謝新甘泉曾詠鬯函德復歌煙和氣通三界貞符叶五倫 元筠初諦猶龍虎徐看已鳳麟明珠分海錯湛露落河銀五色抽蘇 響對果敢忘因 能陳思為若有翼臨履更存身九萬程為徙入千歲作春祝釐祈報 堯賞能數日屈軼可知人仙質誰儔侶幽馨自主賓彈冠今有漢採

九月登黃岐山絕頂

曾 邁 再見

獨有登高興欣逢九日緣維舟分二水着屐擬諸天潦倒悲秋客清

狂作賦年悠然饒古意實塔拂雲烟

陽縣 志 卷之人 養文

語

揭

首 邁三見

登山聊一夢谷口舊邱亭人豈仙橋重地因太史靈文章空有託松

柏忍為聽長醉歌鳧鳥秋風若解醒

鰲橋釣須

曾 敬 與 與 與 東 人 東

釣鰲

宿萬里橋

秋高霞彩類蓬瀛天外涼蟾 暈生野牧長歌驅犢返蒼蒼萬里暮

江平

下瀘清

許國佐養知縣

從官無能漫笑今水波歷亂是予心舊園欲我栽荒竹觀變何人早

									-	_					-	-		-	MONEY.
社思何涯	霜花官閒便可神仙令興□□□□□身在粤山心在皖柳坪松	溶溶淡日映窗紗小署幽深遠市譁蕉□□□□□南猶如茜艷	鐘咽白雲蕭蕭窗外竹幽夢易紛紜	臥對纔茲夕深心冥見聞禪燈一室靜月影牛山分夾樹迷青靄疎	黃岐山夜宿僧舍 羅萬傑問題外東	夙昔烟花地於茲杖履遊揭山猶歷歷榕水自悠悠爽氣侵江月清	過舊園亭	揭陽縣志《卷之入 藝文下詩十一	侍講傳聲重遊仙逸氣多石能移北海庵不到東坡古道餘殘碣秋	子野遠遊庵	遙覷紫峯	色空四壁人烟天早暮一灣流水日西東鏡台普樹今何在錫杖遙	三百年來舊佛宮依稀猶記石山翁預為法界傳燈鉢故入塵寰試	雙拳寺懷石山禪師郭之奇詹雖士		蕭條兵火後井邑數家存海氣兼秋濶凍聲向晚翻腥風牡蠣市細	過榕城 謝宗鐘羅海	濛夜正深	入林他日山山應有約此中汎汎故難尋夢同一拂横舟劍寒色空

190

-

雙洞疎烟 宋兆禴再見	雠
江情	意作江情
孤清遙山助色烟雲掃近野浮空藻荇迎長憶元暉如練語更添月	孤清海
雙溪垂帶曳榕城最愛潮光湧晚生半落市埃分皓白平開天鏡下	雙溪垂
又郭之奇再見	V
水盈	空一水盈
影清鳳嶺松杉浮碧白玉川芹藻浸空明懷人正切元裳思獨鶴横	影清鳳
秀絕雙溪紫氣迎三陽江上月三更採珠人遠練光淨搗藥聲高蟾	秀絕錐
兩溪明月	版
山情	景作山情
廳睛啼鶯城北銜花至舞燕溪南逐翠行傳語東風無造次時留烟	顯睛 帝
伤縣志《卷之入 藝文下 詩 十二	揭陽
迎	春光早
紫陌春晴	些
扶筇	酒任扶筑
函封鍾靈有異陰偏邃帶□□□□更濃勝事年來添幾許奚囊携	函封錘
危峰獨峙枕金塘淵穆尊嚴衆所宗入□□□□□□雙語印解石	危峰獨
黄岐曉翠	書
眠掉不驚鐘聲何處動飛 <u>□</u> □□□	眠棹不
舟發憑潮信蟾光照水程積氣方漸洗□□□□□□静溪無語鷗	舟發馮
夜覺多端野戍三更火青□□□□	夜覺多
十年成畏路今稍號安瀾帆影連星動□□□□□虚如幻寄入	十年成
夜渡榕江二首	冻

雙巖原自出黃岐別以靈栖著景宜北去松雲隨意懶南來竹靄倩 風移林間客話氤氳裏雨後僧歸澹漠時每叩洞門驚踏破身居烟

上不曾知

X

郭之奇三見

羣遊鬱紆遙結山靈祕冥漠中開佛象幽試看今朝松竹影方知千 烟霞有意日相求雙洞林光競遠投青靄春來如进發白雲秋去尚

載色空留一為好岡嚴

玉窖棉陰

陳鼎新再見

環城奇樹傲羣峯栽入清溪翠影重夜月陰高招舞鶴雪濤秋捲吼 吟龍居然漢史稱千植不向秦時羨五封我倩橐駝移越土明湖一

為躡仙蹤

揭

陽 縣 志 卷之人 韓文下 計 十三

金城榕色

郭之奇四見

喬木森森望鬱蒼相傳顏國古榕鄉四時霜蓋煙疎密一片雲叢綠 混茫道左何年歌杖杜召南此日誦甘棠天為炎土垂休息故使餘

陰百里涼

鰲橋釣浪

郭之奇五見

虹眉於秋倍覺潮聲壯有月常窺釣影垂龍伯何人体袖手南溟咫 溪城如島水環之西駕東流此 一絲萬里海風浮漢彩百重山色壓

尺是天池

元塔登高

宋兆倫三見

容登平疇拔地明孤起遠嶂臨江欲共凭若問題名元字在海天空 人文地氣翕然升雁塔方高豈計層便待參雲惟此級何曾插漢不

陽賦鯤鵬

遊中離山石頭井

朝楊鍾岳 察邑 **众**進 事士 被

嚴意自悠 爲慕中離踏勝遊當時藜火幾經秋玉橋雲鎖着苔古石壁峯迴曲 水流海外間津何處是磯頭坐釣起人愁樓台夜 月還相照龍臥高

湯水

知縣道 濂綠从姚

泉無如此利俗聞有甘若體冬月不堪掬亦有香若麝貧者非所欲 霞霧蒸非炊烟自矗其下岩臟珠其外堪盥浴其中若沸湯大寒莫 久厭塵市喧山行憾心目蒼崖透孤嶠長林翳深綠溪迴徑自轉徐 敢觸予聞為驚疑疾趨戒僮僕憩息此泉下徘徊 入小橋曲何處白雲起離離布前麓父老向我言有泉在茲谷鬱若 陽 志卷之人藝文下 詩 數往復天下多名

温泉是處稱火候未俱足弗若此泉佳于焉以杼 柚我甚欣此泉酌

之將滿腹

方謠

郭天慎員職

北方有猛虎幡然翼以角羊狼而狼貪爪牙莫之 人恆不覺肆齧一何饞豈論清與濁吾聞異方物 較麒麟借與皮食 有獸名曰駁食虎

如食人饕餮恣拏捉虎不慎所之行將於汝剝

落漢鳴泉

佘志貞 沿海 學士

烽煙無邊珠玉因風灑不盡琴箏鎖日傳最喜源 田削壁見飛泉隱隱睛虹百丈懸朱子石函留 頭多勝概於今流 洞字秦皇古戍淨

水滿前川

甘霖歌

知 縣 劉錫廷 監 出

曲肋 霧散日復瞰庭槐斜照陰陰見清風徐起幕漩波涼意直透水紋簟 赤帝騎龍日炱煤鬱蒸炎炎何由開飛鳥苦熱翅欲斂池魚涸泥同 徘徊彼蒼何為乃如此安得甘霖天際來水汲鉛華轉驢聽香汗漬 薄袖飄飄秋意凝何須赤足踏層冰卽此已無煩毒苦坦腹南軒枕 墨入荒四海同煇渾桔槹聲絕不復續水飛泉決迷孤村禾苗半死 今更蘇農夫田婦樂如如共道雨金並雨穀喜雨亭前相歡呼須與 漬沾實栗手持納扇不停揮白眼欲穿入空緣西北油然雲脚奔山 雨欲來天意昏雷蟠電掣舒陰氣萬派千絲勢倒盆九峯指點如潑

別揭陽雙榕

游擊洪 份 近 等 多 將 右 雪 洪

揭 何年同託根初在石坦上歲久侵土膏盤結類柱碌株似跨鶴形枝 志 卷之人 藝文下 詩 十五

與雨聲陰晴非一象觀汝入年間新枝高及丈笑余慕長生鬢毛多 鶴氅聚散無定期未能免快快汝材非棟樑汝蔭誠寬廣匠石雖見 嗤幽人會欣賞異時倘攀條尊為櫟社長 如連理想對余署後窗晨夕共偃仰炎威借蓋張狂飈驚濤響月影

初授官入直書懷

鄭其崇陽申書內

鳳池俸薄尚能供貰酒公餘還不碍吟詩獨憐萬里勞歸夢辜却羅 造物安排亦太奇閒官恰與懶相宜追陪愧我非鵜侶疎散隨人入

浮熟荔枝

九月偕同人遊依綠園

林景拔挹進士翁

再沽古廟香烟交翠竹碧潭秋水映水壺白頭牽率從吹帽併與龍 何事登高倩杖扶閒臨水石 歌呼疏生小圃 初擷酒熟前村日

山人畫圖

潮鷄三首

知縣陳樹芝州輝廣生

客子中宵百慮煎生涯惆悵祖生鞭忽聞海上天鷄唱如送春潮到

耳邊

潮去潮來有定期花冠叫徹夢同時憑君看破盈 虚理玉兔金烏兩

不知

星海氣機方鼓盪嘐嘐已傍枕邊來寄言王母瑤池宴不用金壺玉

漏催

北門外芙蓉

陳樹芝再知

冒雨尋芳事杳然 枝江上吐鮮妍恰臨秋水欺 朝日不為東風怨

暮烟粉黛羞生波潋艷雲巖愁共月嬋娟他年闕 下千官會猶記凄

卷之人 藝文下 詩 十六

清白露天

揭

陽

縣

志

飛泉嶺訪朱子遺蹟

黎偉光順線墨人

五嶺東南障飛泉號揭陽輿形通粵險戍壘入秦 荒路恍天台似仙

疑鶴嶠藏捫蘿緣鳥道杖策遶羊腸古木盤千曲 幽巖漱百芳我來

尋篆跡磨石認靈光

邑侯陳瓊田假歸湘潭

許登庸恩姓士太

片帆歸路楚雲餘仙鳥遙飛到舊廬闌杜香生殘 雨後鷓鴣啼罷落

花初功名世美神明頌忠孝家傳手澤書此去行 旌聊暫駐嶺頭秋

色的囘車

過張陸渡宋帝井懷古

邱玖華島原御史士

誰使神州坐陸沉空餘荒井尚深深石泉幽咽忠 臣淚野露寒沾帝

子襟萬里山河萍破碎百年家國雨零淋西湖蟋蟀人何在洋水渾

流直到今

署中新柳

電縣 張學學 福州知府

深院新楊柳垂條底許長倚風春婀娜帶月夜微 だ鴉靜全藏葉鶯

嬌半隔墻牽情有長緒攀折惜年光

出郭示農

知縣王 壓 剛榜

芳畦清風輕拂明如鏡甘雨微沾密似絲河畔草 春光三月日遲遲秀隴新看宿麥滋首種嘉生彌 連同一色城邊榕 碧野細抽纖穎遍

繞映低枝祈年禮肅邀神貺耤畝儀虔迓歲禧率育同誠歌帝命來

牟是處荷仁慈

紫陌春晴

鄭濂再見

揭 陽縣 志 卷之人 藝文下 詩

花垂幾村雞大蘇籬隔十畝原田薄霧滋處處枝 春郊晴望日遲遲立馬褰帷問俗宜初綠小橋楊 頭啼布穀但教深 葉短新紅古院杏

耨起瘡

岐嶺鐘聲

史晟縣與縣夏

管絃青嶂望中聞烏噪白雲堆裏有僧傳焚香坐久渾無寐一百入 寺隱深林鎖暮烟寒鐘初動月娟娟乍疑潮岸敲 金石欲譜梵音〉

聲霜蒲天

雙洞疎烟

佘元起 ^{因 與 及 蒲}

望淸僧傍諸天施法雨山迴初地擁金城行行似 石洞幽奇兩擅名嵐烟初放覺潮平千崖競靄浮 空出萬壑羣霏入 上天台路為探雲

芝學養生

元塔登高

羅國珍與與與人民

重重筆題誾闔干牛斗影倒江波撼蟄龍踏破青 千尋拔地兀龜峯煉補成功瑞氣鍾分派潮流寒 雲天路近此身疑 淼淼合圍山色碧

是躡仙蹤

鰲橋釣浪

羅萬善昌與人

淡蕩雙江 接空到此能人傳躍劍於今何處夢非熊等閉橋畔垂綸望鰲背雀 一線通波光隱隱臥長虹飛花點岸時 翻錦拍雨驚濤驟

嵬好御風

榕江春泛

蔡同高機關

園林 一帶遠江鄉曲港迴汀出野航風到春深迎 客暖烟開雨後對

山蒼澧沅有意思公子書畫何人認米郎唯有白 鷗沙磧外忘機先

已識行藏

揭

陽

縣

志

卷之入

藝文下

詩

元塔登高

陳蕃華選與歲員

儼如椽筆卓城東四面溪山眺望同遠近嵐光峯 臥地東南潮色海

浮空梯雲直欲臨霄漢挹秀應先到頻宮元氣煇 涵堪砥柱迢迢天

路更無窮

黃岐曉翠

何超文南海事人

榕城四面遠峯連北望黃岐景色妍向曙危戀青 似染含風嵐彩碧

如烟雲間時露山尖塔松下常流石罅泉最是花 明遊覽會奚囊詩

草滿前川

X

楊聯長海拳為

蜒蜿沿江下如屏繞北城 般朝氣爽別有曙光 呈地迥秋初霽天

空雨後清雷潭沉月淡石塔宿雲輕烟罩美人墓鐘傳夫子聲玉蓉 餘滴露金谷亂催鶯僧每披星出人方破曉行會須臨絕頂看日海

中生

榕城八景

李岳英麗類性候

黃岐金城元塔連蒼靄玉窖鰲橋漾碧漪五嶺由來尊揭賴天南雄 樓臺相望綠陰披百里風光畫裏詩勝選雙溪兼兩洞幽尋紫陌更

峙奠坤維

咏揭城景四首

卓伯先對岸生

參差樹色覆城根上下潮聲辨水痕夏日凉風生響口孤舟停處綠

陰繁 玉 響棉 陰

獨乘烟艇過前溪 片春陂路不迷芳草未銷詞客夢乳鶯初傍酒

陽 志 卷之人 藝文下 計 九

人帝紫陌春晴

揭

南溪水接北溪流影落銀蟾縞夜秋我欲弄潮吹玉笛徘徊如汎海

中洲兩藥明月

矗立平岡控海潮西風鈴語切雲霄故人曾約登高去目極東溟萬

里遥元塔登高

黄岐山挹翠亭落成二首

縣 黃大鶴 惠州 通判

小築山椒上風煙一望收城臨平野濶路入遠邨幽松竹雙岡合桑

麻萬井稠還忻成不日柱筋樂清遊

古洞吞山腹危亭俯翠岑眼分滄海白寺隱碧雲深仙梵沉疎磬樵

歌起夕陰公餘舒嘯啄牛晌浣塵襟

李仕節

李仕學順德教諭

交互 寂寂藍田墟青青松栢樹遙遙千里心昔昔北 子日以暮過歸未有期夢裡頻趨赴覺夢知何日 鳴極下驚是戀棧誤不及山中人年年上邱墓積 此 路山木日以高遊 春航鮮來渡蕭蕭 一十心老病常

榕江書院落成劉紫峯明府招同諸公讌集 漫成四律以紀勝

遊

魯 慶 南南 澳城 同進 知士

廣廈成功日局門校士秋使君真好學佳客藉尋 幽水近濟通郭雲

低欲護樓鶯遷消息早借寇惜難留 運到 秩已

當年空草創此日更栽培曲沼雙亭時層戀一逕 開山靈消舊恨人

意出新裁桃李能多種劉郎今又來樂釋先 乃宰線揭 成建 之後

陰陰看雨霽亭午醉芳筵冰饌分虀粥醬醬書聲當管絃水天才子 卷之人 藝文下 許

+

句 王謂 于孝人廉 山谷盛時賢爾明 園經 為問燕台客經遊紀幾篇 間大 先與 我安 來星 遊門 此夏

未日與以席事

揭

陽

縣

志

囘首何堪憶重遊有故人 善予 繚與 好樂 此飲和冬亦暖交澹味逾醇鐵幹憐

松老銀鉤灑壁新屬學其無學車山如得似鄉夢未須頻時無為韓山松老銀鉤灑壁新縣學其書聯車山如得似鄉夢未須頻時無為韓山

榕江書院八景

凌 魚番陽 知進縣土

城來共舒遠目窮千里應有鴻章燭 危樓雲氣接蓬萊曲檻譙門次第開拔地奇峯當海立拍天銀浪抱 上台好是文 翁宏樂育泮林別

養棟梁材 奎樓機勝

新晴 **洑流漉漉洞** 迴風浪作靴紋皺試落香隨蟹眼生何用別 中鳴寫入方塘一鑑青危石喧豗龍起蟄沓潮洶湧雨 尋方外去此間幽

韻卽蓬嬴蓬蟲聽東

史足三餘聯院書登 居諸現現肄雅隨昕鼓了了譚經似石渠我亦晨 江城曉角曙光徐多士吟聲切太虛挾策自應爭蚤暮讀書難值好 興懷董子幾時文

課餘游戰學等揚射圃偷偷夏亦涼已闢泮林栽 **械樸更開平野長**

篔簹桃枝弄影梢雲菜桂箭含風引鳳吭共愛此 君能破俗幾人移

掌聽新篁 對亭竹龍

何須持釣向江頭鱗甲方池養已稠荷動盡疑珠 出浦萍開爭訝月

爲鈎夜涼逐隊乘潮起日午揚鰭唼雨浮相羨箇 中燒尾者等開飛

上禹門遊方地縣羅

無邊芳氣入書帷種得新荷滿曲池傍樹風搖香 柄柄迎潮波蕩綠

差差丹顋映日光逾潔翠盖攀天暑不知相對移時花欲語可無高

揭 陽 縣 志 卷之入 藝文下

會繼南皮曲紹有香

天然物色靄芳庭坐挹岐峯未了青綺石瓏鬆連海岱崇蘭高介汜

風馨鳥窺 人靜行書案蜂趁花香入畫橋最喜地偏塵鞅絕主翁無

事問惺惺芳展指翠

榕江水木本清華亭館幽深樹倍嘉鶯轉枝頭時 引鶴雲栖林表間

成霞從龍待作甘霖去觸石先將烈日遮會得卷舒同澹蕩奇文芳

意望來奢事順停里

又

陳子承母縣知縣

陡然傑構矗城西眼底風光趁曲研北湧岐峯横地軸東浮榕水接 天涯潮平撥棹青歸浦徑仄崩流綠染畦安得仲宣詞賦手相于倚

檻一攀野奎樓遺勝

絕頂崆唬拔地開飛泉澎濞破烟來小欲何自浮 九垓自昔仇池綿逸藻祇今寶晉委殘灰誰敷流 水牙琴外取次清 三島鬼匠從教币

徽韻石臺藝島縣原

劉公銳意振頹波吟閣凌晨競刮磨乍訝囊聳公 天河鯨鐘大小鳴如許鹿洞三千韻儘多為問清齊賡逸響肯教蛾 夜火翻驚懸鼓曙

子任蹉跎曜院書聲

繹堂碧檻翠烟籠檻外聲聲戛玉中寧識將軍誇射虎肯裁羌笛奏

吟龍林簫搖演天吹籟矢箙低昂月作弓最是蒲 苴纖頻動滿園韻

叶綠篁風 射亭竹韻

曾無氣吞沙汭堆雲錦光射鯨濤撼碧虛却笑濠梁莊惠老非魚非 秋風張翰憶蓴鱸瞥眼迴瀾入畫圖圓折璿源誰 共與方流玉水得

我樂館輸力地鮮羅

揭

陽

志

卷之入

藝文下

計

二 十 二

網裙南皮人去朱華冷西嶽雲移碧玉分剩取池 觴飛曲渚氣氤氳不盡蓮歌月下聞寫色曾看傾 皓腕合芳那許襲 塘瀬咲肸可能無

意挈蘭薰 曲招荷香

獨憐芳芷鎖圓犀迢遞睛空帶夕暉綺棟烟開平 野濶珠簾霧捲遠

峰微脩嵐明滅雲拖練古洞蒼茫樹作衣傳語青山留黛色幾時拂

拭寄將歸芳庭照翠

芳林菱葑鬱緣緣素練縈紆澹遠嵐觸石低宗差 須然空憐若木鞭羲馭何處椿杉寫露廿雲樹絲來頻附麗更移台 可擬垂天鵬翮會

樹補書龍嘉樹停具

過張陸渡宋帝井有感

鄧大業康 教莞 論舉

舟既已多 議和二聖蒙塵無返旆舉家浮海有隨波何須更海厓門去井畔停 此地舊傳張陸渡忠魂猶見起漩渦荆舒誤國緣新法繆醜愚君在

讀薛行人中離集

陳高是樂學人

揭陽士首中離子宗尚文成的派傳頓悟記淪庭柏樹良知終異野 狐禪預陳儲貳緣深愛養出端倪去舊詮不引桂洲廿受杖平生風

黄岐山小有天巖

義此為先

陳步青過學从英

揭 彎壁作嵌是誰開橐鑰於此啓包緘一隙斜通漢千盤遠起品泉聲 疎洞月書韻暮煙杉广老龍長護花深雀偶銜苔痕糝笠屐石辭綴 山骨何年鑿素時昔斸巖地連雙峽鎖天闢半龕 陽 縣 志《卷之入 藝文下 詩 二十三 饞逕仄雲橫磴谿

坐空將少室函□申儘藏有臨下正儀監瘞玉寧關勝探奇信足饞 衣衫容膝原非小離塵總不凡雨濃眞蹟現草壓 朝光松鬱鬱晚翠竹髟髟籟靜鐘初覺詩成卷任 枚仙靈終古在世 懶僧芟拓便千人

事問巫咸

榕江書院落成校士和魯餘村司馬元韻四 首

知縣劉業勤徒平

憶昔緣艱去於今歷幾秋重來驚若夢逸興喜偏 幽點綴開新院光

芒簇舊樓遭逢誇盛事千載意常留

勝地羣賢集陰陰正待培瓊筵當日宴絳帳即今開揮塵承清論成 章仗雅裁榕城花滿處應是箇中來

相對論文下芳亭酌小筵賓多崔顥句吏乏武城 絃校士嘶真賞儲

材慶得賢尊餘聊搦管未敢附名篇

鄒魯海濱地文章代有人當年稱俗悍今 日已風 醇桃李花爭艶

泉景丰新英才都入座顧此樂頻頻

榕江書院入景

文芒作作動星樓景物無邊一望收隔浦綠雲排岫起夾溪明月湧

江流盡誇桃綬栽潘岳那似牛刀奏子游公暇偶來弦誦地夜深燈

火出城頭 奎樓 撫房

榕西精舍接江潯石咽流泉炎好音浼浼暗諧務楚耳淵淵疑鼓伯

牙琴養蒙且自沿山下有本終當到海深領取寒潭秋水淨蓬壺仙

路在平林蓬島縣泉

曉起譙樓鼓未鳴好風先送讀書聲勞形久歎無奇字砭耳今如聽

揭 陽縣 志卷之人 藝文下 二十四

早鶯難息屋墉穿鼠雀尚憑風雅壯江城虧斷髣 歸成鄉魯不負韓

公舊日情羅院書祭

炎天何處弄聲寒射圃林於玉作竿巨黍分曹欣中鵠細風當座恍

聞鸞濤生繡簜流冰潭響出雲梢掃藥欄安得湖州饞太守拂箋爲

寫畫圖看影夢竹韻

鑿得方池一水澂修鱗時躍出香菱傾准别駕新來媵都講先生自

此升文鮪豈徒堪作饌靈鯤行見化為鵬尙虞野外留顏尾未敢時

來由檻凭方此鮮羅

公餘為過橫經地喜見朱華冒綠池正是一簾疎雨後恰逢長夏細

風時亭亭漸覺眶眸轉冉冉潛將鼻觀移何用涉江勞畫樂此間幽

意勝湘離曲祖荷香

揭 鶴養豐儲嘉樹停雲 蓊蔥佳樹蔚西亭接葉交柯一院靑漫說出門流 雲停扶疎得地蟠根厚靉靆垂天作雨靈最是息深求道處好隨鳴 易有斯堂芳庭挹翠 迴廊閒來始識詩書貴靜去方知日月長為語諸生頻努力外間容 不須携榼探奇芳青送岐峯過女墙無數珍禽啼灌木幾多名卉護 陽 縣 志 卷之人 詩 二十五 水住且看如蓋碧

逢其會而土木與焉旣落成因爲賦之 然蕩析閣乃盡圮夫風母於火文明在中 北剏起久遠成毁迭更從未有大壞頃者海颶 壁在天之靑位圖書是司其文炳也揭治東有 之剝實泰之亭數 變作城郭內外曠 **尊經閣峙明倫堂**

揭 巍兮維垣碧澄澄兮作裾引大海而注之東南兮 緊揭鎖之廣衍卜玉窖之清虛控雙溪以設險背 符則有橫街周道水陸叢胸吳絲楚綺照耀紛殊 物亨舒橋記太平廛宅無虞河流入市關岸連衢 跨危峯於西北兮莫測其嶙峔巉嵼之所如天吳 之涘山魈魑魅化形于平原之腴花封爱逮春風 志卷之入 藝文下 載噓陰陽迴薄萬 岐山而止居紆巍 異室同隣無猜與 沙淖迭盪晦朔冥 罔象屏跡於靜江 涵汾沖河以無極

鶯旬宣之命如綸如綍樞要之職如杓如衡勒鼎 有穿隍窖水趁往輕船飛鳥南來飄若雲鳧周遭 李不索交遊之綺泰晉休豁間關之軥或載星以 嶸歷遡斯閣遞敗遞成或瑣尾兮敞菱鮮決裂乎 圖圖之云何天牖其靈乃構高閣號日尊經前 壺爾乃兩岸寥濶出不同途烟水浮積朝日似晡 雷有象黼黻吐英豪傑奮躍溟鯤北征旣踏槐 **俄驚人舍之都都別有雕牆粉閣臨映間渠闡珍** 俱息轂擊之貲客歸肩摩之羈夫訪邯鄲于 以錦舒迎朝暉於馴烏帶晚霞于飛鳧固安瀾之 功名代駸駸其有人光弈弈乎彌翃豈堪輿之 溶發抑文治之崢 鐘於廊廟流竹帛 薦鶚復視草以遷 作之如豉斯甍雲 窗而彤貫鄉金鋪 方詫江山之熯漠 鼓楫時問月以提 水國豈善敎而不 洑減惝怳北狙趙 倒砰腿號海沸波 問洛陽於銛鋘則

揭 蕩城傾摩母庸皮乎平蓋彼蒼厭其朽蠹以故電掃於塵亟力役三 鳴朝烟夜雨杳靄鐘聲遷焉有覺天君不攖何怪 于霧障飛翠幢于雲英岈峱懷鼉蘂曜船峭岩驊 界于穹之撐則有崇山屼嶺岊岌峋峇籂金洗玉 必發韻以扣而始鏗此其大較也若夫遠覽流景 水樊遲索教于雩楹孟氏觀瀾而化達孔子登山 籍去紫蕩平太虛朗耀璣衡鬭雞走馬寂寂無偵 時之暇鳩工不日之程忽崒巍而盤鬱儼臍廞 則乃周垣之巨浸騰龍氣以成雯膽變化於蒼莽 以長征又若旂旐之捷出聆麾指之屯營高且美 固更松茂于序擎偶步閣而縱眺恍登仙以怡情 潰掉機周陰佳氣籠<

類標標于映日罩元蓋于 而厚也天宇之廓清若乃晴光乍曀幽映出雲昭 准陰陽之消息竅洩天地之屈伸何必測星辰於璇玉覘水火于珠 觀睹清芬之絕羣爾時小橋僻洫落猴橫奔支解 乃虎廇轉瞬紬繹近聞則有鰱蜷樛結錯列芸芸 陽縣志卷之人 藝文下 而 識盈虛之氤氲爾 矣山靈之呵護博 騮之逸足脫控勒 天光日晶列錦屏 于宿之隅高闢眼 乎曾皙洒志於沂 吹萬不同爲飛垂 觀其宥寅廓落撤 雇崢羨竹苞于宮 而道宏機有撥而 節合川虎風霉機 垂雲依蕭森之大 旧練白絢亂繽紛 人煙凌亂斯榕之

滿意新蟠海氣於胸次吐風霜於靈釣琳瑯璀璨 世文繡虎以入神忽陟步之所到自會心之所陳 以勵學復嚥膽以助勤儲五兵之武庫窺乙藜之 珍乃有瑰瑋之士卓犖之倫表玉尺於波摩披瑤樹於風塵既穿壁 之良材撑大廈于要津直作王朝之柱石匪梓匠 是講豈明經之是云辭曰定矩繩兮構宝留垂它 **応**分察穹窿屬有 之輿輪洵求志之 渙汗絲綸標桂林 當必濯腸洗胃志 老人筆扛鼎而出

嫩納六藝凌騷風手摘星辰駕長虹層巖峭壁世所宗裒然長劍天 字兮崇且宏宜登臨兮扣鴻濛神悚悚兮閣蓬東披襟愼屹拂籠從

外空

曲脚松閱武賦

知縣陳鼎新海率

揭 肅習抱鼓鍧騰武士奉勇駟介飄輕步伐進止按律縱横旣而置較 攻予初涖茲土山谷傳烽豈日隣戒為畏抑亦震號在躬方練習於 之屠戮慘家室之仳偽於是鳩集義勇講武詰戎 揭本淳邑俗恬民禔遘陽九之蹇運鯨鯢翻浪而 驟馳弭節樹表授鈺橫雲置陣張雁開營旌旄渥 兵事期奏績於膚功爱有曲脚松山北鎭墉城環嶙峮之峰嶂歷綺 紛之溝塍闢作閱武之地據形勝之迂閎予乃先期飭事勒部晨征 陽 縣志卷之八 藝文下 赋 = 彩矛戟霜稜魚麗 豺虎横蹊吁士女 打掫疆場敵愾戰

宿無程萬竈烟空黃雲暮興更千里裹糧二鬴未 庚癸則悍焉囂逞而臨敵則棄戈風走惟恐奔北 衰血衍為川骨聚成堆横骸沙草猶夢金閨空劍 濱死復何能狙擊而奮兢且強敵勁勇勢若山摧 且今之為揭守曷若成遼之卒乎傷心暮笳墮指 踰數百人而精銳可使將無白徒虛寄其中而盡 豪難 諸 藝 州 習 精 悍 輕 優 星 椎 月 戟 槊 舞 挺 梃 予 之做甚矣按尺籍則有兵而備戰攻則無應也朝 而聽堂上之呼夕則列市井而操生計漫不知職 彈鳥落若應弦焱拉雷厲矯比猱猿旣而百長之 分伍各挾長技而前爭奇角藝不相後先矢必的 登神氣已槁焉而 層冰長河有路野 皆聞敵不驚者乎 之不前也今揭不 破勁可札穿鉛丸 守之在戎伍也呼 子年方如過找束 顧而樂之日兵事 兩軍决絕力盡皷 衣而悲秋晚何時 入簡萬之列執戟

還被而及春暉今揭所禦者不過亡命嘯聚豕突獸奔非有飛仙激 海陵之可憑籍也揭兵不離土著猶然父兄子弟之相保非若枕戈 亦知予志之未寧乎南顧而海艘揚帆之卒突吾 于么麽小醜不亦羞乎旣而營師張筵邀予登崇光漸而觴焉伏湍 電鐵騎雲屯之勢也又攫掠無時每至饑疲非有峙糗供資若敖庾 者之軒睡吾側也以調習之師當振落之勢奚難制勝而顧目怦于 行摧鋒陷陣不必有死亡之虞也倘其志之不堅 墟烟也郊原鞠莽婦子未嬉又安能持觴而暢予懷乎昔武穆志抵 幽韻一泓澄涵石室開雲遠岫飛嵐爵方巡而予 黃龍府與諸將痛飲今不過剪滅殘醜以修飲至 民之戚也不亦守土者責乎且今柘林之創豈乏 小敵議姑息而不識芟薙令其志驕氣揚養青青 臥鐵寒沙刺骨之悲也閒暇雍容投石超距猝聞 陽 縣志、卷之八 藝文下 赋 屯守而竟令村舍 寇至而受節制以 揭也右顧而號澤 耳是豈萬難不可 復愀然有思也日 以尋斧柯而貽斯 力之不武而挫衂

故簡文穿針實躬導於諸嫱柳子去拙遂僱僂而稱臣望奕奕之光 傳爲兒女乞巧之辰者也書而志之僞如可眞俗而風焉怪亦疑神 相帥因俯而嘆仰而嚬曰此漢志所稱天孫嬪河皷之夕而荆俗盛 阮褲自褶蹀足昏階天河微出側念茲宵几筵陳吉綵縷多端拜祈 已坐驚心怳若有失哀四時之過中忽秋初之又 少學司帝鵯尾躔日西郊既迎昏建旦畢維時露白行天風涼起室 七夕賦 七爾乃郝腹徒便 郭之奇事府詹事府

幾之事而不為厲武乎哉予逡巡下山三軍華命

呼聲震谷以壯予

立瞬目層蒼聽蛩蟬之啁屋觀烏鵲之既梁霓旌 子無襦幽燐熠塞腥膏浹滇渺天垠之澄寂曷下 乞則東南之杼相與西北之將輸亦可以仰着而 于帝者曰耕曰織所司於民者維衣維食旅客而 之所司非南箕之霸舌非北斗之柄揭彼瓜李紛 之祥雲組五穀之垂穎綴桑麻之鋪梁竊惟專巧 煜如合如翔倚輪微息聳氣闡芳爱乃進而有陳祈而不乞有告于 容人孰見五色於天中佇淒凄之肅漢天自合雙 璣璇之組紙散流黄之紛紜願霞霧之繒縠遍窮閻之衣裙至其大 嗷共此餘粒又如萬里征衣深更夜摺杵響幽閨 及機槍列幟招搖耀符奔鯨構乎罔嫁覺狼並乎 交黨庶幾網民物于廣幕綸天地之大經綸七襄之炯曜纂靈匹之 岩綱時紀候罔或絲麥制蓐收之納素籠夷則于 心弗勤于物歌大中之卒章誦七夕之初什感流 兇之頭獨仰帝子之繻再假神天之積一起溝瘠 元翼逐愁心于奔龍垢傾梁之填北悲玉冤之蹶 慧精豈若詞人之所稱說而指容者遐川阻絕鶩 而心冽念伯勞之田鳴思莎雞之野習天子嘗新 雰蕩薄爛景高廳彩祛懸素金鳥遺光參差容與 君雙星照安辦髻長虛微聞驚骨是以祈呵败之 令收焚毋使陰勝冬行而敗穀來軍毋使陽還春 蛛網絲鍼亦何由以下結故女牛而無巧也女 陽 縣 志 卷之人 藝文下 東悵離秋之已兩 光靄是以祈靉靅 于天天孫獨聞願 輕鮮若霜猗猗煜 轡相從假筏渡于 夏而早火寒熱之 維紋驅以濺溽或 農夫乳急鴻鴈嗷 火而問衣切履霜 之衛於是屏思獨 **貙**偷枵夫剩骨凍 訴疾聲而呼矣以 羅亦何取於薦哉 星於夜华且夫辰 騈爍虹軟森芒輝 土之淫渝思繫羣 無乞也旅客而有 牛而有巧則所命 砧鳴落葉邊月隨

嘆今夕之無雙弄杼機而屢失揭歸去而有忡於是天孫頷首進河 牽牛之服箱又孰能跂茲兮織女之服章 津邛西照兮步星明風慶凄兮露濃零樂莫樂兮姣服之修靈悲莫 搖曳似天語之來空旣乃次其所聞歌以告之人 鼓而飛腔釋勞執手歌勸維同問黼黻于觀象者幾彰施于帝躬問 悲兮薄寒之中人時亦猶兮去舊而就新彼天孫母曷其離多而少 親蹇卒歲母宵征勤沃若兮河湄天垂象兮示諸形凡我民兮思其 服力于南畝者幾登豐于帝供暫休劬而歡洽共覽觀于下封使下 女莫敢經心舍力而棄績使下民莫不震動恪恭而務農飲輕風之 名蠶月及兮斂餘贏多聚積兮菽葵烹飾元黃兮及霜輕毋眎彼兮 日循櫃除兮曬銀 人

慶雲賦并序

揭

陽縣

志

卷之入

藝文下

賦

黎偉光 邑順教器

雍正七年己酉十二月立春之五日恭遇祥雲現於榕水遠近觀 瞻競為詩歌以彰瑞景自慚蚓咽蛩呻未足為休明鼓吹然蘅薨

之獻良棓雜陳敢忘固陋用賦長篇

車之遞起又不比出岫之去來實乃蒸霞蔚蔚大非劈絮皚皚於是 歲在作噩嘉平壬戌東方兆啓曦光濯濯陽谷初升卿靄交作始焉 注盻歷重閣以徘徊彷彿乎綺羅雲布依稀乎經緯天開旣非若砲 且訝火樹未燃何漫蠟移天上予乃握衣出戶杖藜降階棉層樓而 虹橋彩現維時野叟凝眸花村爭驅方謂七襄未織何忽錦絢雲端 鳳旌擁玉皇之寶扇驚青牛之西度兮閶闔香飄怪黃姑之隔诸兮 念慮清衣冠肅列几案陳金玉向碧宵而忭舞仰紫閣而稱祝擬趙 氣脈蔚藍旣而光延碧落映若木於千尋燦龍文于百斛罩金母之

爲脚 姚墟亳土運崇隆黃白升堂更入房我 澤馬器車出海沒去年焜耀在滇邦此日昭同應揭陽旬宣到處春 各呈異日月五星驚合壁河清海晏不勝紀矧今祥麟神雀貢殊方 胡於昭而維章獨不見黃帝涿鹿戰蚩尤金枝玉葉常顯翔又不見 繡張如赤繒白鵠之互見好何或元而或黃如白衣蒼狗之變幻兮 魯之如牛如馬兮何璀燦而輝煌較宋周之如車如輪兮奚綵列而 朝德化治重熙秀麥嘉禾

揭 將得鼎漫紀元更訝降書天中節須知實政被遐 呈賞莢生鳳舞麟遊僧福履井聚五星國祚綿奎文煥亘千秋歷薄 聖德如天莫與疆畢兩箕風從所願入紘四極總垂眷用敎營昊孕 靈奇金光翔布無已時體泉湧出甘露垂聖人在位多奇社龍負龜 陽縣 志一卷之人 藝文下 方感召天和非偶

值試看華蓋捧紅輪削為升平徵鞏極

松江書院賦井序

陳子承邑舉人聚

城西榕江書院剏於中州張侯薙草營基甚盛舉也歲久漸即頹 之伎伎也進於道矣陳子觀茲而胎逐抽毫而賦日 沼小坡詭制殊觀兼苞博落更關射圃俾擁百城者擅三鐮入法 劉公以粤西碩彦先後兩莅茲土因舊址而式廓之飛檐修梁曲 圮雖<u>歷數</u>令宰補葺顧形制狹隘不足以示壯麗而詫巨觀大令

發于蒲且蓋自吳碭與而孝廉首關二千石之舉思仲作而廣南獨 伊揭嶺之雄鎭實素戍之舊墟環雙溪之玉帶侵孤城之菰蘆炎精 潮海溯自韓蘇弋乎道德之圃側乎比耦之徒妙 干斗牛而上網線挾明珠而趨美盡東南地軸綿於桑浦風高鄉魯 機張于省括神虛

長而秘書造舍博延聿耶鉅典經義治事胡弗究 冠三百六之儒儲楩楠之嘉植課洞主于居諸緬 而濟厥美于世世洪惟我 謀甚亦惟操鏝而牽制孰是綿蠻點露隨雲融泄峨峨嶫嶫規四院 是指乃廓書院西城之隅昔斯宇之肇基也相方 機楯槢汔可小惕物窮則變工便指擺蒼鼯竄瓦 蝕天地委蛇空憶文樑無復設切腐黑撓折懸肌 是用侘傺陰陽剝 附贅脱有款門而 揆日審曲面熱欖 圖爱有劉侯南車 石鼓之賜額起山

皇崇化右文宗胡瑗禮鄭虔拓槐市優寒氈萃六 編籠烏冤而高符陋雉場之應弦于茲乎觀禮觀 奎樓擊其上躋儼擎天之八柱凌倒景而喧義鞭攢壁宿以而圖書 鐸而俱震寧假進學之解以畢兀兀之年爾乃登 陽縣 志《卷之入 藝文下 賦 射而並肅金鐸木 登馮馮載興百堵 材之奇採七略之

步隥道以縈紅循圓犀而跳跟宛樛流之瑋構羌 紛點重雷影漢眇劉衙於一縷排飛闥而終兢魂 之府燾奡桔桀轉縣痀僂权枒黝糾翔鶤却顧棼 **篠而弸彋轉拂洞房搴木蘭而解珮啓輪軒以迴** 象迷譎幻激朝暾則班間賦白光燭微茫朱明而 之羽若乃啓南端之重闈豐伯起之鱣堂睽眾序 則有觀瀾之亭植荷之沼緬彼美而波遙愴贈誰 孤芳初日還誇筆妙朱華賦罷紙延賞于夜遊白 含英齗齗多士刮垢磨光孰云施絳幃而愕眙可 四表雲導翼張機爐各落以撐挂駕躑跜而騰驤綺棟揭孽而宏敷 豁鍔鳄皇皇三間 露歌殘謾含愁于 **冱寒恍入冰室** 怳怳于水擊三千 翔茫茫墜緒咀華 邐靡而彌望其東 楣偃 虹夸岩顏而 而思攬集裳乍挹 曰擁學比而謹驚

愍精衛之怕然如射麋之麗龜如中使之間進作 秋杪田田之戲偶浹潑機亭亭之植寧夸蔓草綠 奇峯雲蒸望舒秋碧沮洳春青新晴則螺黛横空 藻茄碧玉舒霞聊潔芬于井湫伊達人之大觀嘆 研山頻揖顯米仇池如慳髯蘇會圖千幅之絹素 非羅浮之雲逗或虛鳞而緩聯或截瞬而成嚴或 娥之刊定拔二山而互走何小欲之磐礴嗟化工 鑄鴻鈞于卷石圍五嶽于一庭昔巨靈之贔屭坼 神螭蜿蜒或如魚頡鳥斯駢羅而條傂或如劍鐔 凸兮其岫穩于累棋工于曾構給岈澒洞豚絡通 南樂盤石倚傾仰攀陬互俯眺峭嶸背穴偃蹠唯 陽縣志卷之入 藝文下 賦 恍瞥十洲於蓬壺 駭天竺之飛來得 透哈女媧之鍜鍊 之在手鬱爾而紆 太華而營腠泊夸 宿雨則蝸涎鏤形 意所丁瘦骨冰鑑 逸徽之是紹前面 房密究曾濡毫于 玉筍刻峭而蹁瞵 如奔虎蹲踞或如

伊振古而若茲吁舍是而有靦迺樹繹堂迺擊射 策故春絃毋廢秋獮男子縣弧而典綦重奪牟作 循途之溯溉玉窖雁而成洿鸕鶿宛以棲行浮四 湧于中流朱欄却倚而遙 脱澄入極于無垠澹孤 于魚躍因方止鑑應候起伏準渾儀之樞轉符晷 于宇宙遲消長于潮汐澄波額蒸氣吞洮馮鑿渾 于西則飛閣修除複道詰曲築方廣之陂塘宛巉峰之溝瀆感盈虛 于周典用是以觀德示節俾持滿審固而罔既姓 之潛激寫活水于源頭亦焉往而不適爾乃致射 爲鵠胥繹厥志名澤以宮用登乃選比於禮與於 曳于素波露淬交供于瑤席錦鱗噞喝游菰姽繣 祭共幷夾偉豪難 古者通經必期射 義于禮經稽夏官 懷而誰告雲栭搖 度于圭測碧臺突 沌之坤竇亡機械 聽寒風之蕭蕭鳴 場迺張豻侯矢箙 矢而事始蔵以己 面之波光渾一灣

高風千間大廢六藝昭融高陽無以尚嶽麓可許同澤紫陌之繡壤 悵孤踪之落落觀呂梁之險似無依而洋洋哉是其衙官般爾斧鑿 鬼工圬者曷能役其朔梓人究難相厥終振河份之逸響步豐相之 芒鳥號夏服驞駍聿皇寧止由基與飛衛獨詡貫風而穿楊曠覽九 雲逖矣謝公之別墅名園綠水儼乎莊生之濠梁奚必揖伯昬之分 倭曰善哉拔幟登良斯時也氣軼天寶力羂鳴陽赤羽沒石星弧隱 峰隗其相嬰吾將逝乎廩廩忽振衣而濯足抒豪唫于東廂幽石白 垓下黷上墋弗常厥德入于坎鎔搜叢薄乘磨颭豃唇窟駕崖广峻 低昂劉侯戾止旌旆飛揚序點揚觶伎懷蒼黃發彼有的雷鼓齊鳴 叩黃岐之鯨鐘懿夫千村之化雨展也百里之令公 陳子承再見

靈芝賦井序

志《卷之人 藝文下

揭

戊戌之秋余以志事寓榕西精舍劉侯招視官署靈芝苗生平地 一並九華紫色芬蓋交光耀日有燕胎龍質之奇余日此瑞徵也

邑人觀者甚衆咸稱異焉爰為之賦

編壞種若斯于神邱胡勃然而變對趁霜氣以奪猶即而視之飛幄 懸弧之晨用譜靈芝之紀于時蓐收秉律少皡司靈銀漢昭囘碧落 **聳梧岡之秀金風淡蕩瑤臺飄桂子之馨渥藍田之玉液胎老蚌之** 植根鞏固愷澤旁施孰克呈異著之齒銷覿蔥鬱之奇花天錫劉侯 珠形鬱彼菌蠹感焉而生儀新莖之乍抽等厥草之油油根雖托于 于楚大夫鏤形于抱朴子仙李漫許絜其床夢蘭那堪嫓厥美欣值 稽確梁之朱草懿文山之瓊枝肇嘉名于易林超衆芳而含滋匪夫 人歌杜母雉馴乘中鸞翔榕水蘊台嶽之菁英挺盤槎于瑤兒採芳

揭 感庭樹之蕭城欻鳳攫而龍蟠邁金蘭而掎摭擷秀櫋于洞房肸薌 燕胎夜光蓊鬱句曲餐茂英干馮衍齊仙錄于姑射奚琴案之風清 羌疇克而僕數于是載考靈祥博參紀籍階何遲 伏如翼雖仰如哺乳方間紫以流丹條風迴而蝶 權奇宛虹撐拄駭者木之赤烏衝游絲于翠羽膏敷而氣自飛揚肌 元圃懸碧幹則掩映斜暉舒錦圍則飄蕭亭午如 弗韜厥光色思其柔倚雕欄而若承其附雜珊瑚 之神于默應迴非凡卉之可以形求爾其偃蓋扶裝錯綜參伍屈鐵 分房攀朵雲干仙掌遠而望之交柯横幹走坳堂之幽蟉斯實奇能 理而紋如篡組形糺縵以陸離中縈紆而若吐葩鮮于紫翻紅砌而 一劫惟冥漠之潛孚衡休咎而垂則彼腐敗之朽枿蒸神奇之姽儘 縣志卷之人 藝文下 賦 火如輪如拳如股 于落黨書何神于 舞盻玉樹于增除 于草堂亂琪花于

若茲侯之德兮麥兩歧宜爾多男兮休然疑鬱佳氣兮甘露滋吾焉 為期儲五嶺之松脂蕃三秋之江離九莖之莖何瑰奇食報劉侯允 奕奕夫其人懷秋浦花滿河陽月印雙溪濯冰壺于素練烟消兩洞 襲于瑤席漢一莖之九華揆初度于三索允綿綿 質金相將貽誰叢生廳事嗟異之彼芝之實子離離子離離兮秋以 知燙神菌于重涯 鳳三秀瑞溢于秋旻微英鞋之璀璨曷繫我以思 飛棠蔭于岐陽固已巢白烏于申錄空訟庭于薛鄉若乃擢紫莖于 而不禁載歌于神君也歌日石芝老兮烹肉芝採山間兮療予飢玉 仙吏符芳芷于蘭蓀葩翹遙而含碧枝拳曲以披 存是宜男之嘉植 芬小雛聲清于老 以延延嗟煌煌而

之稅人無分貧富至唐高祖武德七年定均田賦稅凡天下丁男年 錢有奇魏晉而後戶口差重然受田有差戶賦皆有田之人非如漢 布加五之一綿二両輸布絲脈三觔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 自漢文帝時丁男三歲而一事賦錢四十則成丁者歲賦不過十三 現居為籍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是庸調幷入於租也五季又有身 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按天下丁產等級戶無主客以 十人以上者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十之七死者收之 十日者租調皆免則戶之外又有丁矣德宗時楊炎為相遂作兩稅 以授無田者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歲輸絹綾絁各二丈 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二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十五日者免調三 陽 志《卷之人 藝文下

使當日者庸調之名不去何有身丁錢平元定人戶為十等立科差 立戶民父母存若亡或兄弟分居贅婿乞養子歸宗另爨之類皆得 法有絲料包銀夫役三項皆視丁力輸料之法視此明初令民以戶 石派物料銀六分續奉加派七分丁之有料似即戶調之流弊然所 徵物料銀入分充歲辦惟差役仍舊十年一事隆慶間奏勘合每丁 别籍惟軍匠戶不許蓋慮其借分異為規避也凡歲辦物料差役每 以本等名色占籍十年覈老幼生死而更造之日大造丁多者開拆 十年一次男子年十六以上成丁丁視米一石事貴者老者廢疾不 口自實戶目凡七日軍日民日鹽日匠日弓兵日鋪兵日醫令其各 ,錢宋遞減之彼蓋以兩稅為租身丁為庸調而不知為重出之賦 人者復之餘悉如例當差正德間御史沈灼行入分法每丁石歲

揭 弊著令紳衿止免本身丁徭所以寬恤民力使得 雍正五年奉文於通縣米石勻配蓋以田有多寡 賦而力役之徵又行編戶不免重累焉又全書有 貴非地所產改而徵銀非任地作真意也又每丁 也皆謂之官田至民所自占得買賣之有新開有 制職官所分之田也有學田學校贍士者也有沒 鑒前明之弊庶可仰承德意也夫若所謂官民米 而配之多者無匿寡者不累也此其軫念民隱至 之丁者明時紳衿吏承例有優免順治十四年因 六是庸調之外復有庸調也至兩稅既并有庸調 也夫庸調幷入兩稅明則兩稅如故而丁復徵銀 別立四差名目當時無不稱便久之漸忘其故竟 綱徭機站之四差復於田徵之是兩稅之外復有 明法幷入丁田派之然料綱徭機站五者田之所 目官田日民田官有官租田則籍沒之田募人耕 徵之不論士民一例同科於是丁之外復有 丁有料有鹽又有綱徭機站共為六項名色者 一條鞭不如前十年一輪差徭以一年者匀作 志 卷之人 藝文下 考 口 沙塞與寺觀田皆 官田籍入於官者 者明初別田二等 微且悉奉行者其 不無輕重之偏勻 **与减非抑紳衿也** 中多冒免累民之 矣而明則物料與 料之外又有鹽矣 計口授鹽幷女口 優免之丁無優免 種者也有職田唐 視差徭徵銀為正 十年約人徵額不 兩稅也萬歷變而 且一丁而徵之者 同鹽則丁之所獨 何則所謂四差也

官田日秋租鈔其秋糧米有本色有折色俱稱米

爲民田等則各以地宜爲差其租分三等民

田

日

秋糧米日夏稅鈔

折色正德間御史沈灼奏准凡官米俱折銀解京

折色以米直為斷也直省有正運糧米粤居顏外

漕輓不及故類解

民米俱存留此官

以穀至秋始成而

賦也矣 民米秋糧之由名也所謂夏稅者折收木綿布絹之屬元元貞間定 布帛之折錢者與穀米相亂後世逐有錢糧之稱而不知錢之非田 者也夫古之賦米粟種結而已自楊炎以戶口之賦幷歸田土於是

徭役考

陳樹芝三見

揭 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有游徼檄循 辦自是教民之役為厲民之役矣宋初循舊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 胥徒之有人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鄉役也漢法十里有亭亭有 禁可姦盜皆有禄秩又有孝弟力田俱食禄晉魏以降互有變更為 役法莫詳於周伍兩軍師之法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徒役也府史 書史里史里正保長者長衙前鄉戶各名色而徵斂雜徭俱責之承 陽縣志《卷之人 藝文下 =

戶長鄉書以課督賦稅耆老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 等第差充相沿日久衙前鄉戶每至破家王安石變法令民出錢僱 長老人里長者明制城中日坊在鄉日里通稱為里甲每十一戶為 散從官以奔走驅使縣曹司州曹司下至雜職虞候等人各以鄉戶 似若今所設四差者里甲均徭機兵驛傳也里甲之役謂之綱有里 曾減也僱役之弊於此極矣元役法不可考明初役法大率與宋相 役得以一意田畝實解一時困弊乃不正用僱直爲役而展敷二分 不給食直僱之外又有差矣至南渡而後保正副戶長事無巨細一 聚斂小人又乘此增取當時已不勝其害紹聖以來耆戶長保長復 一責辦追擾賠備無所不至而役錢羨餘展敷封椿之科斂百出未

甲十甲為里以一戶丁力相應者為長歲輪一甲見役專掌催徵錢

官給行粮而工食則給於里甲丁粮正德間法廢乃取之民田賦役 應出力者謂之力差民壯之役謂之機簡武勇編爲隊伍遇警調遣 差十甲輸差十年一次正役歇後五年一着役應出銀者謂之銀差 粮勾攝公事及出辦上供物料皆得稱為里長後 起存支用俱於丁米內均派徵銀在官凡事悉官爲給不與於民有 者僱直官歲給之雍正六年改為團練者是也驛傳之役謂之站通 關符應予者予之迨萬歷七年行一條鞭法不論四差通計縣所應 視之有里甲不為婚之語 不受虐老人者凡在坊在鄉每里各推年高有德 紐一縣民米編充本縣各驛馬驢夫防夫廩給之數且以應使者有 小民平戶婚田土勵歐賭盜一切小事均徭之役謂之徭有銀差力 陽縣 志 卷之人 藝文下 國朝康熙年間許令拆甲歸宗而甲斯 考 而里之於甲奴隸 一人坐申明亭為

忘丁四米六丁米對編之為加派又復為無名之 為丁田之科則固然而忘四差之為僱役視工食經費之為國帑而 可擅用里役法參奏一時便之越四十年又加編不等矣蓋人多視 科斂者有之矣此

司牧者所當知也

倉廒考

陳樹芝四見

穀雖非故而劉公之德父老猶嘖責焉儒學之倉以贈士也他邑鮮 勸捐輸積贖鍰沾直以儲之以濟荒恤貧惠民之政也歷於今倉與 邑置預備倉若義倉而加以察院則萬歷間巡按御史劉曾所創也 也况養孤恤貧於其中乎而以備荒歉戒不虞洪武中又韶天下郡 月奉供使客續食兼贍養孤貧是倉雖不專為民然食官吏亦為民 際留倉者洪武二十二年所創也每歲存留秋粮量地計石給官吏

有而揭獨有亦可知文章節義風有自來矣 宜也隋之初年長孫平請令民間每秋家出穀麥一石以下貧富為 倉計數則億萬有餘考實則百十不足陸宣公所以太息於蓄斂乖 聚操利權賤取於人以同公私之乏致穀價轉貴空申簿帳偽指民 之策行和羅之法關中蓄儲逐足後庶司競爲纖嗇不時飲藏奸猾 移往覆委 胡氏日要乎近民不便置倉州郡也蓋乏食之時民難須與待必文 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日義倉此社倉所由助也而 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糶以周急人皆便之唐師其意元宗用彭果 也始於耿壽昌也昌於漢宣帝時奏令邊郡皆築倉於穀賤增價而 州縣設立義倉社倉二十一年又令設立常平倉夫倉之以常平名 國朝康熙二十年合

陽縣志《卷之八 藝文下 考

Ŧ

揭

(舊志原文缺二頁)

宗封義勇武安王明嘉靖十年太常卿黃芳始奏改稱漢前將軍漢 烏二年初建蕪湖城隍史載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又不 壽亭侯史官焦竑日稱漢前將軍侯志也漢壽本封邑亭侯爵為第 陽王鴻儒以爲周禮入蜡之祭有水庸庸城也水隍也此祀城隍之 獨唐矣又按魏書明帝熙平二年韶州鎮城隍令各嚴固齋會聚集 五等在國侯邑侯關內侯鄉侯之下以仕漢而壽亭侯為封衛者非 始也其說為有要焉明洪武初於祭山川之明日祭之禮同社稷至 於漢高帝曰天帝令為城隍其神實擊於西漢是尤近於荒也惟南 糾執妖喧則北魏亦薰灼矣乃元王惲汴梁城隍記謂泰馮尚見夢 十四年合祭於山川之壇此禮遂廢關帝廟者祀關壯繆侯也元英

揭 英事甚詳蘇子日神在天下如水在地中其是之謂乎揭與潮陽隣 澤施於百世載在宦蹟班班可考俎豆馨香宜其神明奉之也爰舉 也證日壯繆傷武功之不成也為神諱而不書證 峻聳峙隋而降神唐韓昌黎有祭界石之文宋太宗封以王爵潮之 封於是有祀之者忠義不磨自與壯繆侯後先輝 陽以為江淮障廟食于豫宜也迄宋而靈於潮陽郡邑志載軍校鍾 傳訛于後人其慎重周詳誠遠軼千古云禄山之亂張許二公守睢 雍正三年追封三代爵皆上公春秋二仲祀以太牢時有謂於侯舊 或秀毓山川或風雲卜其從或雷雨殊其用或忠勤著於王家或利 **妮生于宋元祐間一云太平興國四年世居莆田湄洲嶼五代閩王** 夫遺愛之祠前之君子皆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也或功在社稷 妃奔流逐波者皆慈母依之揭多駕一章而杭吳越者是以祀焉若 永樂間內官甘泉鄭和有暹羅西洋之役各上靈蹟封宏仁普濟天 時都巡檢林愿第六女也能布席渡海雍熙四年昇化宣和中路允 里社多祀之光揭尤為蘇降地平劉希孟明脫廟記詳哉言之矣天 里穿井得磚鐫其三代名字然書傳莫致惟隆其號而佚其名不以 年太常少卿李宗延有修明祀典疏以侯廟有三 內侍季恩始齎九旒冠玉帶封為帝而太常祭祀則仍舊稱天啓元 天尊者老氏之稱尤非志在春秋者願居也及天啓四年七月部覆 遠鎭天傳關聖帝君之標太常職掌無憑按此則帝號非朝議矣况 迪使高麗八舟七溺獨迪舟見神降於牆而免還奏賜順濟廟號明 得旨祭始稱帝是時政出魏閹識猶李恩然越禮僭擬豈侯之心哉 陽縣 志、卷之人 藝又下 界伏魔大帝神威 亦非也萬歷甲寅 映也揭有三山雄

褒善編跋

陳樹芝六見

藍霖二都賴焉更波及於潮陽曾寧東則明經鄭 道修成然曰販於邑固已顧東西相距百十里老 堂惠沾地美桃山而海陽澄海之鮀江龍溪亦分 旣出所儲以助柴君於前復殫力慕義與余共濟 况僵仆者且萬計也欲徧行殄恤乎其何術而點 夏間署令柴君瑋拯救神瘁矣余來涖茲土甫下 食萬餘人西則明經楊有禔倡設粥於棉湖因之 揭產米栗恆資濟鄰封若雍正午未之貴昂父老 珍蔬果糖鹽直高十倍加以疾疫道殣相望監門 陽縣 志《卷之入 藝文下考跋七 餘瀝孝廉陳元才 好善者相繼而起 於後分設三廠日 金幸哉邑多君子 弱能來延殘喘乎 車相其疆域地廣 之圖難繪丙午春 實驚創見顆粒珠 大瑜兄弟設廠鄒

穢奔走不避者父母斯民之責也若諸君子之任如為懷惠此桑梓 豐人壽同受太平之福功良偉矣夫余竭貲傾靈 信夫子與氏日仁義未嘗不利也 明經羅孟震則施槥掩協之不斯逐使溝壑之民 則激於義而非好名也豈知余有事志乘特立一編表而予之也哉 涓滴相潤風日腥 登之袵席於今年

榕城書院至曹院在城西魁元坊

乾隆八年知縣張薰買貢生許之翰別業地六 間為學舍後以肄業日多不數棲止隨添建門樓三間後座五 畝九分屋一十八

間抖線以周垣除動支充公銀三百一十両暫之翰義讓銀五

十両外自捐銀三百三十五両此榕城書院 所由昉也後以經

費無出不足久遠隨詳請動支充公銀三百 両交在城永盛當

商生息爲膏火

乾隆十四年知縣顧雞撥充公銀五十五両交 息爲膏火 在城永盛當商生

乾隆二十五年知縣王壂撥充公銀四十一兩交在城裕興當商 生息爲膏火

揭 陽 縣 志 卷之人

附錄

乾隆三十四年知縣劉業勤於院後空坪創建 廳房一十四間并建從屋六間共銀六百兩 有奇 **奎光樓** 一座上下

乾隆四十年知縣劉業勤再任因院宇棟樂壁 瓦漸就頹唐隨捐

傳等三人董其事比前增多四進兩廡肄業 廉二千兩召匠估價重修幷選公愼紳士鄭大達鄭新喬劉慶 所凡三十四楹游

息亭二座甬道及捲篷三座於院之東偏後 建漱芳亭一座荷

花池一口方石臺一座兩旁翼以巡簷匝以髹楹前建蓬島觀

瀾廳 一座樂此亭 一座方池 一 **口下闢**狀流 一道前後兩池皆

房舍九十四間紳士各有捐題共費銀七千 欠城豪導潮水壘石爲山栽樹爲林庖湢都 兩有奇 養所皆備通院計

榕江新院 在書院之右

知縣劉業勤前後捐銀創建總數

榕江書院

乾隆三十四年創建奎光樓一座上下廳房一 十四間從屋六間

所院東建漱芳亭蓬島觀瀾廳樂此亭左右翼以迴廊中鑿池 四十一年再任重修添建四進兩無房舍三 十四間游息亭二

沼二口前後俱壓石為山植以樹木通計房舍九十四間用銀

七千餘兩

榕江新院

乾隆四十一年買民屋三十間又買許氏地創建院宇三進東西

房舍三十楹建停雲亭飛躍靈機亭闢射圃建觀德亭一座方

池一口通計房舍六十一間用銀六千餘兩

揭陽縣志《卷之人

錄

乾隆四十四年買民屋七十間拆造添建房舍用銀一千三百

二院捐買屋地銀兩開後

買貢生許之翰園地銀一百四十三兩二錢

一買盧明貴屋三間銀五十四兩

買林文與屋三間銀四十四兩八錢八分

買許永合屋三間銀四十四兩入錢入分

一買黄子家屋二間銀三十二兩四錢

買黄文和屋二間銀三十二兩四錢

買黃和賀屋二間銀三十四両零入分

一買方姚氏屋一間銀十四両四錢

揭 關帝廟 陽 一捐開馬道建射亭及創馬王廟銀四百五十両 捐置膏火銀一千四百四十両交在城當商 買蔡名顯屋三間銀四十六両入錢 贖廟東吳光烈舖子間銀二兩八錢八分 買廟前黃老老舖二間銀二百両 買黃拔倫小屋一間銀六両二錢六分 買陳遜謙屋一間銀二十両六錢四分 買黄拔倫屋三間銀五十七両六錢 買張朝信屋二間銀三十二両四銀 買許明高屋二間銀三十一両 買廟前陳發老舖一間銀 買陳世茂屋二間銀二十四両零八分 贖廟東孫顯相舖一間銀二両入錢入分 買廟前陳鉄老舖一間銀一百兩 買廟前劉利鋪一間銀一百両 買廟東楊輝幾舖子間銀二十三兩零四分 贖廟東黄韶穆舖一間銀七兩二錢 買廟東楊家老舖地銀一十五兩人錢 分五釐乾隆四十四年提同買院西民屋七 舍並置椅桌等物 銀開後 縣志 乾隆四十三年重建用銀二千零二十 《卷之人 一百兩 四錢六分 1 六両捐買民屋價 生息每月息銀 十間拆造添建房

揭 關帝廟舖租開後 天后廟鯆租開後 風神廟 天后廟 陽 勘出廟前東邊河墘填砌池一片給黄老老蓋舖 廟東舖地二間給劉文熙作舖年納廟租銀 廟東存地 廟東存地一片給吳光烈作舖年納廟租銀 廟後存舗 買廟後鄭正蒙舖 買廟西陳玉昇舖二間割七尺為巷銀二十五兩九錢 買廟西王逢江屋 買廟西陳達道屋一間銀三十二両 買廟西李利舖二間割七尺為巷銀二十 右三廟向無致祭之項乾隆四十三年捐廉銀二百兩詳明交 買廟西黄日浩屋 買廟西陳玉昇瓦屋二間銀六十二両六錢 買廟前李元直舖面四尺為照墙銀一十八 租銀一兩 縣 當商生息每月息銀一分五釐每年息銀一 春秋祀費 乾隆三十四年及四十一年重建用銀 乾隆四十 乾隆四十一 志 卷之人 片給黃紹穆作舖年納廟租銀六錢 間地 一年捐建用銀五百五十兩 年捐建用銀五百五十兩 一間銀五十兩零四錢 一片給劉文泰年納廟租 間半銀四十四兩六錢 間半銀四十四兩六錢 附錄 五 一錢 大錢 銀 四分 四分 兩六錢 四分 両 入錢 三十六兩為三廟 分 千三百兩 一両 間年納廟

買陳國威五舖尾菓子池角舖 一間架樓十 二樣給國盛納租

錢二千文為廟燈油

勘出五舖街水溝一條給鄭盛陳國盛納租 錢六千文為廟燈

油

廟前馬頭左畔造舖一 間十二樣給鄭盛納 租錢二百八十文

爲廟燈油

廟前右畔河墘買舖地十間給陳維明陳維 攀邱洪高林學坤

納租錢二千八百文為廟燈油

城隍廟 乾隆四十三四兩年捐廉重修用銀三 百両有奇

北帝廟在黄岐山竺岡巖 乾隆四十三年捐廉 重建用銀 白五

十両

揭 陽 縣 志 卷之人

六

文廟 乾隆四十四年捐廉重修用銀七百五十 面

雷神廟 乾隆四十四年捐廉重建用銀一千三 百両有奇

源頭活水 乾隆四十四年築土堤引活水入泮池用銀五十五両

登岡公館 什物共用銀一千兩四十四年詳明道府自 乾隆四十二年買黄姓粮田創建二棟並置牀鋪椅桌 本年正月起至五

十三年十二月止每年每任扣捐養廉銀 百両歸款

義塚二處

在西關外楊厝菴前 乾隆三十四年捐築 水墻九十丈以禦

水衝用銀 一百五十両

在黃岐山石鼓嶺 十五畝係無粮官埔詳明撥為漏澤園聽民 乾隆四十 一年勘出南 安葬不許私墾釘 北兩處共一百五

立石碑為界

渡船四處

在北門外拱北樓 渡夫二名每名月給工食銀五錢凡有棺赴葬黄岐山義塚者 乾隆四十二年捐銀三 十両造官渡 隻

不用渡費

在東門 乾隆四十二年捐銀五十両造官 渡 隻渡夫三名

每名月給工食銀五錢凡過往者不用渡費

在仙橋 乾隆四十二年捐銀三十両造官 渡 隻渡夫二名

每名月給工食銀五錢凡過往者不用渡費

在鸞坡 乾隆四十二年捐銀五十両造官渡 隻渡夫三名

每名月給工食銀五錢凡過往者不用渡費

揭

陽

縣

志

卷之入

以上工食銀皆捐廉支給

堂院三處

一養濟院 乾隆四十二年捐廉五十両改建 座正從房十

間

東關外癩民院三十二間 乾隆四十三年 捐廉二 百四十两

重修並添買那姓屋七間連田地共添建十 間

新亨埠癩民院二十間 乾隆四十三年捐 廉三十両重修

灰路石橋自東門渡起官都至普寧交界屯埔止 二千文北自進賢門起漁桃兩都至海陽交 界萬里橋止計程 計程二十里灰路

六十里灰路六千丈二共用銀五千兩捐修 列後

官溪都渡頭灰路內石橋一道 乾隆四十 二年捐造用銀六

兩

東門渡北面溪馬頭兩畔 乾隆四十二年 捐椿灰墙高於田

塍中央填沙樁灰為路用銀一百三十兩

官溪都土名蛟湖大坑 乾隆四十二年捐 造石橋一路用銀

三十兩

官溪都土名徐厝嶺坑石橋 乾隆四 十二 年捐造用銀十両

一官溪都土名屯埔大陂石橋 乾隆四十二 年捐造用銀二十

五両

進賢門外石橋 乾隆四十二年捐造用銀二十兩

漁湖都土名打鐵鋪石橋 乾隆四十二年 捐造用銀十両

漁湖都土名菴前石橋 乾隆四十二年捐造用銀三十兩

揭陽縣志《卷之八

桃山都土名院前大陂溝石橋

附錄

乾隆四十二年捐造用銀三

十両

桃山都土名木瓢山脚石橋 乾隆四十二 年捐造用銀十両

桃山都土名太僕寺碑下石橋 乾隆四十二年捐造用銀八

兩

桃山都土名蔡坑小坑二處石橋 乾隆四 十二年捐造用銀

入両

桃山都土名小官橋 乾隆四十二年捐造用銀五十両

	かる女		- 4		Legist	大路厅三	1	ナ	五		大孝第一三	大賢達二	四 四	九	世界二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111	1		45.3			正志覆校	le le	學校二一分	100	建置二五	五	四十	四四八八	一四三	三三大		三三五	7/ 3/	1			- 十	方與一二二〇		+		序	卷次葉次	正志覆校	
	五	後一一	是 後	- A	1	参 — —	- - -	一卷九九	-		五		一後 四	後九	後三	111				セブ	\	るーー	後	後	表	1	後十	王山	五十二	1		後一一	後後八四	· - 4	後一一	九	1 1 1				後十一〇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		四九	行 次	表	
夫	多		人	軍	包马	鳥	- M	at a				破	季		角色茶				Men	語品品		在	密	公治		47	宣划	魚名	走州	洪	上北		副植	前灣	害	厝	實善	黄西	=	行	水不能	兼	寶拜	間	齡	版志	京郎		
	-	1	-	-	4 2		是 一	-				被破	兩一季		電電馬	-			-	生一普里	巨么	-	-	-			-	-	-	北	下	上		-		FILE	-			浦至		-	-	精剛		100			
偶一	生	等 谷	1	中命一	直面	平 一	卷	4				母被一	雨		1					生二	西部	有这一	容蔵			1	尼公仙	路沿	計關		北山		無加	域	子	洋	塞屋	圣姆	語	補	不能	77	手一	精	新	悪核	正		
								區第号	联·	首該編	國東京原書排列與下明字國東字			工一格	志賦役應移接在二行日蕃也之下		序九行可證此原書之誤也秋注	三葉接第五行觀目錄及瓊荷小	四葉鷹黎																						一个正是然及与初个	石无星座熊芳是了				核粉核衛生官作楼老持具持察之華前不遜	備		

							正志覆校			風風一四一	_	八曹一八十	1 大五	五三大六		八七記二二四二
						100	表			後三四		後後七一九一一	大三		後一三二	
										者行				而倭		
										一艺术行	便	準代	地抱有	而倭鄉納	大田子	形才
											城王此十四字保小註	一 原				